



暗

景

著眠葉黃

行印 社版法國中

售經總社版出主民新

影 暗

著 眠 藥 黃

行 印 社 版 國 中

售 經 總 社 版 出 主 民 新

目 錄

- 一、古老師和他的太太……………一
- 二、縣長……………四一
- 三、陳國瑞先生和他的一羣……………一零五
- 四、暗影……………一二三

117324

古老師和他的太太

一

一連上了三個鐘頭的課，又跑了五里路，古老師的確也是有點累了，所以他一跑到自己房子裡放下書包，立即就直挺挺地仰臥在床上，手掌交叉着墊在腦子的後面，閉上了眼睛，他腦子裏空空洞洞的，好像只聽得見自己的心房在拍拍地跳。

「唉，現在真的老了，不如從前啦！」他自己心裏想，「才不過半年呢，就是老得這樣快，五里路，就好像一副老骨頭搬不動似的。」他輕微地吐了口氣，接着他又想到下午還得跑三里路，到一間商業學校去上兩個鐘頭課，就不由得不耐煩起來，張開眼睛，立即就想開口喊。可是另外一種思想又把他這個主意按住了。他把眼睛移到牆上自己寫的幾幅字條上。「怪他楊柳舒青眼，只向長街看少年」這是前年春天錄的別人的詩句，那是物價還沒有跳躍得這樣利害的時候。他審視了一下那些字，連自己也有點疑惑，爲什麼那個時候，他竟還有這樣閒心事。他的嘴角旁邊鬆開了一點笑意，又閉上了眼睛。

肚子雖然不會餓，但究竟是空籬籬的，而且一身越來越沒有氣力了，他張開口又想喊，可是剛說到嘴邊他又縮回去。唉，不要催她罷，這幾年也够累壞了她，眼看她一天天的瘦，頸旁的癭子一天天大，人家都說她是肺病，但他是完全拒絕承認的，因爲承認是肺病，那不是什麼希望都完了嗎？「不



，不是的，」他忽地自言自語着。他翻了一個身，隨手摸到一本「唐詩別裁」念了幾首，於是他就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一覺醒來，日影已照到書桌腳的旁邊，他知道，這已經是將近一點鐘了，他一想起，下午還有課，就不覺焦急起來，亂匆匆地大聲喊着。

「喂，飯來呀！」聲音裏顯然帶有一點不耐煩的意味。

但是奇怪，後面廚房裏一點回聲也沒有。唉，不對，怎麼的，她還好好的沒有事呀，而且她親眼看見我進屋裡來的。當他正想開口喊第二句「喂，飯來呀」的時候，他聽見他的太太從廚房裡拖着木屐跑出來的脚步声。

古太太一隻手端着一大碗煮得焦黃的芥菜，一隻手提着一隻小鍋子，滿面不新鮮的努着嘴踏進了房裏。把茶碗狠狠地向桌上一放，把飯鍋放在桌腳下，轉身就走。

「唉，怎麼的，就是這一碗芥菜嗎？」

「不是一碗芥菜，你想什麼，你給了我多少錢？」

「唔，怎麼是稀飯？」古老師提着飯勺子到飯鍋裡去掏飯的時候，不覺吃了一驚，同時還帶着三分怒氣探出頭向他的太太質問着。

「沒有米啦！」太太回轉身冷冷地說。

「沒有米，爲什麼不告訴我！」

「唔，我前天不告訴了你嗎！你可裝作聽不見！」

「你胡說……」古老師氣得口唇發顫，可又不好說下去，不過心裡還是不服氣，所以急忙找着另

外一個題目來發火。「你……你明知我下午有課，爲什麼偏要這樣遲才來給我吃飯！」

「大老爺，人家發熱，你曉得罷……你要快，爲什麼自己就不來下手……一跑回家，就只會埋老爺架子，只會出嘴吧，「喂，飯來呀！」好像你用了三個丫頭，四個長工似的！」古太太挺着她長着癢子的硬頸，說一句話，點一下頭用以來增加自己的語勢。面孔氣得發青，口沫濺在她丈夫很久沒有剃鬚子的臉上。

「難道我就閑着不做工嗎？每天跑三四里路……」古老師一手端着粥碗發抖。

「唔！你也做工！老婆兒子都養不活，試問你做什麼工！我如果是你，我早就拉黃包車去了！……」古太太悶着一肚子氣，像火山一樣噴發着。

古老師瞪着眼睛看着古太太的可怕的臉孔，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感到氣餒，不做聲的坐了下去，等了好半天，才想出了一句話：「我看你發了瘋，你發了瘋！」一面他就開始吃粥。

古太太看他示了弱，心裡的氣也就平靜一些，不過肚子裡還有餘氣，所以當她轉過身的時候嘴裡還是咕嚕着：「唔，一說，你就說你會教書，試問你教了十多年書，教出了什麼來，這是叫做守着崗位，我看你還是不要誤了自己，還要去誤別人的子弟！……」

古老師坐在房子裡，感到異常的傷心，特別是古太太在後面咕嚕着的那幾句，結婚十多年，他真的想不到她會有如此的刻毒。他的鼻孔發酸，喉嚨裡和肚子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塞着。實在吃不下去，所以只喝了幾口稀飯，他就放下筷子，挾着書包出門去了。

古太太這時正站在廚房裡對着爐灶發呆，聽見他鎖房門，她知道他出門去了。她心裡有點過意不去，就爬到窻口上去望。她看見他無精打彩地，滿面憂愁地走出了大門，疲乏地走上了大路，又望見

他那走路時候的虛弱的影子，忽然她覺得一陣心酸，就坐在矮榻上，伏在大灶壁上，傷心地哭起來。

「媽媽，好吃飯了嗎？」孩子阿順起來觸着她的手肘。

「唔，你又去同那些野孩子玩嗎？你瞧，你那樣子！」古太太指着孩子的滿面泥污的臉孔，斥責着。

「媽媽，我肚子餓啦！」孩子一點也不聲辯自己，只是催着要吃。

「唔，你這餓鬼，如果不是肚子餓，簡直就看不見你的影子！好，餓鬼，把鑰匙拿去，自己去填吧！」古太太把鎖房門的鑰匙伸給了他。

可是當阿順回過頭出去的時候，她心裡又有點懊悔，他不知道爲什麼她現在對於丈夫和孩子都一天天粗暴起來。

二

古老師趕到學校，差上課還有十五分鐘。從會計室門口經過的時候，他看見那個瘦得像木柴的胡校長正站在窻口旁邊，和會計廖牧人商量些什麼事。「唉，這些人，一天到晚都是那麼鬼鬼祟祟的，」古老師腦子裡有一種觀念閃了一下。因爲教務處的門還沒有開，他就跑到教員休息室裡去。

教員休息裡沒有別人，只有劉訪春老先生獨自一個人在那裡不安地踱着方步。一看見古培仁老師進來，他的臉上的綉紋，馬上泛起了愉快的微笑，同時把他的眼鏡取下來，準備要和古老師談話。

「你來得早呀！」劉老先生躬着身走前來說。

「是的，」古老師無精打采地坐在櫥子上漫應着，喘着氣。

「喂，柳肖愚老師的事情，你知道了嗎？」

「不，我不知道，什麼事？……」

「吓，真糟糕，他的母親生病，他的老太又生病，昨天到會計室去，想借一個月薪水，但那個會計，混蛋的會計，却公然敢侮辱他說，「你們上課不照時間，薪水却要先支預付，沒有這個事情！」後來大家吵起來，現在該校長，正在大放空氣，說要請柳肖愚辭職，今天我已對他說過，你母親老婆生病，儘管請假，但偏不辭職，……人家說我最愛在人家後面搖鷄毛扇，這次，我可真要搖起鷄毛扇起來啦！試問爲什麼一個妍頭跟人逃跑了，可以請假一個月，而他的母親生了病，就不可以請假……」

劉訪春一面用手掌刷着鬍子，一面憤慨地說着。

一個瘦長的影子從門口闖了進來，那是圖畫教員繆楓。他怯生生地向他們兩個人望了一眼，就斜乜着身子挨着椅子坐下去。

「生病？究竟是什麼病？……」古老師担心地問。

「呃，母親是心臟病，老婆是肺病……」劉訪春答，「……而且都是很少希望的了……」

古老師坐在那裡，不覺全身打了一個寒顫。

這時劉老師又回頭向繆楓先生說起話來：「喂，繆先生，我如果是一個畫家，我一定不畫油畫而去畫漫畫！」

「爲什麼？」繆楓摸不着頭腦，怯生生的向劉訪春望着。

「呃，因爲我們這裡諷刺畫的材料太多了，我們這學校裡，所有的寶貝全都是漫畫裡面的材料呀

古老師坐在那裡，挪移了一下屁股，偷偷地嘆了口氣，他沒有十分注意去聽劉老師的談話，腦子裡浮起了老婆的頸癢和她那又瘦又蒼白的面龐，「很少希望啦！」這句話好像老是在他耳朵裡响着。穆楓用手指挖了挖鼻孔，哼了一口氣，然後帶着自言自語的神氣說：「我剛才進來，本來想到會計室去的，但是看，校長又是在那裡，」

「吓，你怕校長嗎？你就進去好了，你怕他！」劉老先生說到「他」的時候，特別提高了語氣。「也不是什麼怕，不過不方便就是……」穆楓囁囁着。

「唉，現在會計室才是校長辦公室……」古老師想起了自己剛才也想進去借錢的事，無意中忽吐露了一句。

穆楓對古老師這個感慨，似乎也有點意見，正張開口要說，可是教員休息室門口又有一個人進來了，穆楓一看見他，馬上面孔變了色，急忙翻開自己的舊冊，裝作預備功課的樣子。古老師也低了頭。

劉訪春老先生這時倒還安定，他背着手昂着頭照舊踱着方步，好像並沒有看見那個人進來。

那人一進來，向大家看了一眼，好像立即就很敏銳的感覺到他們是因爲他的到來而中止了什麼談話，他大踏步走到休息室的中央，停了脚步，才又突然笑了起來，「啊，各位先生好早！」

穆楓和古老師都急忙欠身起來，口裡囁囁着「啊，周主任！」

劉訪春背着手，面向着牆壁好像在那裡審視那掛在壁上的名人肖像。

「啊，劉老先生，」周主任回過頭向劉訪春招呼起來。

「啊，啊，你回來……」劉訪春翻過頭來，好像現在他才知道他進來似的，一面又戴上他的白絹

邊的老花眼鏡，向周英上下看了一下。

「劉老先生，現在月底啦，你那兩班的學生筆記都看過了嗎？」

「呃，看過了！」

「都同他們談過話吧？」

「談話？那可沒有，實在沒有功夫……不過，我想他們都沒有問題的……」

「啊，劉老先生，這個……千萬大意不得，上頭對於學生的思想是十分注意，這次我去開會，還特別提到，所以希望老先生千萬對他們多多的感化……」

「啊，感化，那又不敢當，如果學生們學到和我一樣那就要窮死了。」

「啊，老先生幽默得很！不過千萬不要這樣說，這是我們的責任啊！哈哈……」周英對劉訪春陪着笑臉。

「哼，責任！」劉訪春鼻孔裡吐了一口冷氣：「……好的好的。明天下午，我通通把他們弄好就是……」

「那你們兩位的是麼樣？」周英回過頭來望着穆楓和古培仁老師。

「還沒有呀……」古老師心感到失了職似的。

「我也還沒有，明天，明天下午，同劉老師的一起……」

「請你們兩位談話的時候，過細一點，因為我知道你們那三班的學生是有些有問題的……」周主任帶着慎重的口吻。

「張，周主任，我倒想問你一件事，這一次去開會，人家都說你不會回來了呢……」劉訪春故意

打叉着。

「爲什麼？……」周英錯愕了一下。

「他們都說，你和什麼廳長好朋友，要發表你做什麼縣長呀！」

「沒有這個事，沒有這個事，是什麼人說的？」

「我們這些窮教員那裡會知道，都是那做生意的人說的！」

「啊，笑話，笑話，我從來也不想做官，千萬不要聽他們的話……」周英一聽見是「做生意的人說的，」馬上臉孔上就露出不自然的神氣，雖然還勉強作着笑容。

「唉這樣的窮教員，誰願去做，如果有縣長的，我都願意呀，只要人家不要嫌我落後。」

「啊，劉老先生，你又在幽默了，但請你千萬不要信……你知道，我一向都主張守着崗位的。喂，那麼好，明天下午，千萬千萬大家給同學們的談話記錄填好啦！……」周英手臂下挾着一大包表冊之類的東西就匆忙地出去了。

「呃，真是無恥！……明明是出去活動縣長，活動不到跑回來，還要說他是守住崗位，碼走的時候，他還大吹牛皮，說民政廳的陳廳長是他的老同學，打電報來要請他出去當縣長，借着這個名義他還問恆豐號的米店老板敲了五萬元的竹槓！真是面皮有八尺厚！……」劉訪春的眼鏡放下，口水飛濺說着。「他要什麼談話，紀錄，好，明天我通通蓋上一個圖章，讓他們學生自己去填，反正我把他們通通都認爲是思想忠實就是了。」

繆楓眯着眼睛看着劉訪春狡猾地微笑着，而古老師，則感到胸前有一種壓迫，而微微地喘着氣。

「鐘，鐘，鐘，」上課鐘响了，繆楓抱着書冊，立即出去，這時古老師腦筋裡才模模糊糊的開始

想到他所要教的課，一直到劉訪春在他面前揮着手說。

「我們去罷，」他才茫然地站了起來跟着他出去。

三

好不容易上完了兩堂課，古老就眼睛却有點發花，走過高中第二教室的時候，恰好劉訪春也從那裡出來，於是大家就一道走。

走到走廊旁邊，一個穿着西裝的少年，頭髮梳得光光像一個圓拱般，迎面走來。

「下了課，下了課，」他向劉訪春笑嘻嘻地點頭。又風一般跑了過去。他是學校裡新請來的英文教員。

「你認得他罷？」劉訪春問。

「我在開會的時候，見過他兩面，他是教英文的。」

「對啦，你看他穿得多漂亮，他是香港出身的，開口閉口都是「我們皇家……」真是洋奴脾氣十足，動不動就說，「你們這些當教員的，將來都會餓死，但我們懂英文的，無論到那裡去都找得工來打，比方在K市的南京飯店，連做茶房的，每個月都可以撈十萬八萬呢！」你看，這是什麼話，那裡像是爲人師長的，不過現在，他突然不談這些話了，而且還特別向我們拉攏！」

「爲什麼？」古老師問。

「因爲他有一個叔父在省城做什麼處長，現在正替他活動這裡的校長啦！」

「本校嗎？」

「自然是本校的！」

「那不更方便罷，自己人！胡校長也知道嗎？……」

「那裡會不知道！有什麼不方便呢，現在的人！而且校長還怕他，要拍他馬屁呢！」

經過教務處的時候，教務員劉思孝伸出頭來向他們點頭，請他們進去。

「兩位先生。月底到啦，請你們把月考的分數給我，好結算！」

「呃，到處都是迫債一樣，剛才訓育主任要我們交什麼，你現在又要我來交什麼，試問，我做教員的一個月才拿到你們多少薪水，養一個老婆都養不活，上一個鐘頭課，花了好大氣力，還買不到一粒奎寧丸，吃一碗寒吞，還得貼水！……」

劉思孝也給他說得笑了起來。「劉老先生說話，真是，不過，我也是上頭催了我，我不能不催，就是……」

「剛才我才對我的同事說，這樣多的分數，算來算去，好麻煩，如果是算鈔票，那才不錯呀！」

「喂，老弟，你的算盤，還是打錯了！光是算鈔票還是沒有用，銀行裏做小職員的人，不是天天算鈔票嗎？——最好是要能够印……」

一個面部像臘味店裏的乾豬頭的人走進來了。他的眼皮厚厚的垂下，面上的肉虛腫而沒有表情，看見是劉訪泰，他才歪開他的潤大的嘴唇笑了一下。

「劉老先生一定又在這裏說笑話了。」

「不，我不說笑話，我說的是真話！……前天你們的胡校長見到我，對我說，他說，「上頭有命令，說學生的國文程度太差，因此今後要每星期作文一次……」我說，「要做到這也很容易，只要

校長答應我一件事，」他說，「什麼事？」我說，「首先要請學校裏替我們每個人買一副棺材在家裏等着。」給我這樣一說，連他自己也笑起來。」

「呃，這也要虧劉老先生才敢在校長面前這樣說，」劉思孝插了一句。

「可不是嗎？我在這裏教兩班的國文，每班六十個人，照這樣的辦法，我每星期要改一百二十六卷作文，一個月就得改四百八十卷，再還加上看一百多本的日記，同學生談話，開什麼訓育會，七七八八，再加上別的學校的兼課，這是公開的秘密，試問我一個人既非三頭六臂，也不是駱駝牛馬，怎麼能做得這許多。如果說這是命令，那我說，這是可以丟到毛坑裏去的命令！」

「是的，苦是苦一點的，」那個豬頭臉的人擠出一副難看的笑。

古老師站在旁邊也只好陪着笑。

「那我們走罷。」劉訪春帶着三分興奮向古老師說。

「可不，劉老先生，你的月考的成績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呀！」教務員劉思孝急急追問道。

「可，是的，纔總明天下午罷！明天下午。」

「你的呢？古老師！」

「我？我也是明天罷。」

「那麼現在算是交帶清楚了罷？」劉老師回頭笑着向劉思孝問。

「呵，是的，是的，老先生。」教務員不斷的點頭表示恭敬。

「怎麼？同我們一道走罷！」劉老師回頭對那個豬頭臉的人說。

「不，我還有課呢……真不想上呀！……」

「對了，你那件事情，弄到怎麼樣啦？」劉老師低聲微笑地問。

那個豬頭臉的人先回頭也視一下那個爬在書桌上的教務員，露着一股尷尬的神氣，「唉，倒了一
次卷，也就算啦」

「我就很奇怪，一個女人，她怎麼能夠逃出去，而且還敢惡人先告狀！」

那個豬頭臉的人又回頭看了那個教務員一眼，顯然不想在教務員面前，談論這些事。「我等下回
頭再來同你商量罷！」

他對教務員招呼了一句，就拉着劉訪春一道出來。古老師也在後面跟着，簡直弄不清，他們究竟
在談些什麼。

跑出了教務室，那個豬頭臉的人才輕輕地鬆了口氣，一嘆，當然是後面有人在支持她搗鬼！」

「是誰？敢在你胡先生太歲頭上動土！」

「請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那個胡老師預先低低地叮囑了一句，然後接下去說，「就是那個商
會會長，那混蛋！」

「啊，原來是他，真是太可惡了！我早就猜中了後面有人！」

「你想一個女人，她怎麼會敢來告我，她進我家門的時候，原是聲明納妾的，怎麼能告我是騙婚
？」

「啊，胡老師，我如果是你，我一定和那個姓……什麼的，見個高低，明明是他在拐逃別人家的
人，爲什麼可以倒反過來鼓動女人出面來向你爲難！」劉老師一本認真的說。

「請你不要這樣大聲，老先生，」那個胡老師急忙向週圍看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人在窺聽。然後

又回過頭來垂頭喪氣的說：「唉，算了，我現在也比較看開了，我當初納妾也不過一時高興，並沒有別的意思，現在她既然要妍上別個，那也就讓他去吧！同他們來打官司，花錢還不打緊，就是名譽要緊，我們這些學界中人，就是要愛惜名譽，胡校長也會經勸過我！……」

參鐘、鐘、鐘、上課的鐘聲又响了，胡老師向他們很隨便的揚揚手就無精打彩的向左邊的橫門走進去了。

古老師對於這些事，一點也不感到興趣，不過碍於劉老師的面子，只好站在那裏等。現在才算等到談話的結束。

但是顯然的，劉老師對於這些小事，却特別感到興趣，因此剛才的談話使得他非常的興奮。他一而走，一面還替古老先生解釋着那經過的故事：「唔，這傢伙，」劉老帶去着輕蔑的神氣說，「妍了一個寡婦，帶回家去做小老婆，殊不知才到半年又給那個商會會長勾了過去，人逃跑了還要告他一狀說他是編婚……爲了這個事，他天天請假，請了三個星期，而該校長一句話也不哼，因爲他是他的親信人物，到餛飩庵去打牌喝酒，都全靠他去拉綫索……」

經過總務處門口古老師突然停下脚步，向劉老先生忸怩地說：「我想在這裏……進去一下。」劉老先生正在說話，給他這樣橫腰一截，不覺錯愕。「你是要到會計室去嗎？……」

「是的，」古老師悔着半截身子，不自然的說。

「那你就進去好了。」

但是這時古老師却躊躇起來，因爲他已瞥見會計室裏那位胡校長的側影了。「胡校長在那裏呢……」

……他低聲說。

「吓，你怕什麼呢？我陪你進去！」

會計室裏，胡校長尊嚴的坐着，一隻燃着香煙的手，下垂在椅臂上，一點沒有光澤的灰黯的臉色，和那戴有眼鏡的一對無神的眼睛，幾乎會令人相信，那是失去靈魂的一尊木偶。會計廖牧人則坐在他的對面，撥動着算盤珠子，對於他們兩個人的進去，好像根本沒有看見。

「廖主任……」古老師站在廖會計的辦公桌面前，低聲地叫道，明明他是會計，但一般的老師們都叫他做「主任」，自然古老師也不敢例外。

「什麼事？」古老師的話完還沒有說，胡校長就先插進來了，他的話，同他的人一樣冷冰冰的。

「我想通融三五千塊錢，因為……」

「學校裡沒有錢呀，你們要知道！」校長切斷他的話。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因為……」

「你們沒有辦法，但學校裡還要沒有辦法！」校長又一次打斷他的話。

「但是……我今晚上連下鍋的米都沒有啦，而且……」

「你們的苦，我並不是不知道，現在上頭九月份的經費還沒有發下來，上個月，十月份的薪水都還是我從中國銀行用個人的名義去借墊出來的！你問廖主任就知道……」

「是呀，十月份的薪水都還是我們用一分半的月息從中國銀行借來的，剛才我才問校座商量，將來這個月息，誰來負責的問題……」廖會計用筆桿頭在空中劃了幾下。

「不過胡校長，我這個是特殊情形，我現在家裡沒有米，而且太太又生病！」

「你多曉得，你一個特殊，人家也一個特殊，那就糟啦！」廖會計停下他撥動算盤珠子的手，鼓

起大眼睛，直規着古老師簡直用教訓的口吻

古老師木然的站着，胡校長，臉孔朝着窗外若無其事的抽煙，廖會計手下的算盤珠子「的歷的歷」的鬧得更响了，房子裡的空氣好像凍結了似的。古老師打算回去，但一想到明天就沒有米下鍋，所以兩隻腳還是釘在那裡不動。

胡校長繃着眉頭轉過臉來，對於古老師的頑感到懊惱，同時又有點困惑。

「沒有錢，你就這裡站到天亮也沒有用……」胡校長冷冷地一句，他的聲音，雖然和蒼蠅叫般那樣小，但意味却非常之惡毒。

古老師還是站在那裡，一點也沒有移動的意思，廖會計斜乜着眼睛看着這個可憐的人，表示十分鄙視。房裡的空氣格外鬧得僵了。

「喂，校長，我看學校裡無論怎麼苦，也不會苦到三五千塊錢，而且既然請教員教學生，總得使教員能够有三分氣……」劉訪春踏前兩步，一陣響亮的聲音。

「劉老先生，你不知道，如果有錢，我們有什麼不給的，反正錢是公家的……」

「學校裡的經濟情形，我也並不是完全不知道，你們的錢都存在中國銀行，舍姪就係銀行的副行長，所以多窮，我也不敢來叨囉你們，但這點小數目，我想無論如何你們也得講個人情！」劉老先生的話裏面，顯然是有骨的。胡校長一聽見「你們的錢……都在中國銀行，」臉孔立即由黯而轉變成可怕的黑色，一動也不動，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廖會計打算盤的聲音緩慢下來了。

房裡的空氣還是很僵的。

「請你們通融通融這一次罷……」又是古老就的低沉的聲音。

以會計手邊的算盤珠子聲忽然停止了，他的眼睛偷偷地向校長的棺材般的臉上一溜，校長上嘴唇的左角差不多令人看不見的微微顫動一下，廖會計立即知道，這是「批准」的意思。

於是這位廖主任首先長長的歎一口氣：「唉，這個也來迫我，那個也來迫我，有一天我總會給你們追上吊的！」他放下筆，順手就把桌上的一張自紙向古老師一推，「哪，拿去簽個收條罷！……」同時他從右手的抽屜裡，取出了十多張的新紙數了一數，就壓在墨盒下面，他立即又好像十分注意的記起賬來，一點也不理會旁邊站的人。

古老師顫着手寫了一張收條放在桌上，然後怯懦地伸出手去把墨盒下面的鈔票取過來塞在袋子裡，累累的停了一停，慢慢的回過身才走。反而是劉訪春老先生向他們客氣了一下。

「廖主任，真是麻煩你們！……」他向他們物畧的鞠了一個躬就大踏步跟在古老就後面走出了。「這個劉老傢伙，真是討厭」廖主任首先咬着嘴唇狠狠的一句。

胡校長這時才把望着窗子外面的額回過來，憤憤地說：「真是混蛋！越對他客氣，越是那麼瘋瘋癲癲的！」

「早就應該請他回去養老的呀！」

「不是看他的堂兄的面上，我不叫他滾，那才真是！……」

「這就叫做腳踏馬屎傍官勢！……」

四

古老師和劉老先生跑出了學校的大門，大家都感到有打了一次勝仗般的滿足。

「多謝你老先生幫忙……」古老師帶着裏的心感謝向劉老先生說。

「那些傢伙，只是向他求情是沒有用的，總得給他一點利害，因為我知道他們在中國銀行裡存有錢，在做生意，街上的人都說該校長是「三油主義」。

「三油主義？」

「是的，三油主義，並不是三民主義！」劉老先生微笑地說。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因為該校長囤積汽油，荳油，花生油賺了不少錢，所以人家送給他這一個綽號，……其實，我說三油主義，不如說是「一油」主義，因為反正他都是向學生和我們身上揩的油，」劉訪春老先生張大着嘴天真地笑着。

古老師注視着他，忽然發現這個老人非常之美麗的，他的下巴有點像甘地，他的眼睛有點像慈和的耶穌基督。他的鼻樑有點像什麼畫上的孔夫子，他的頭髮有點像什麼地方看見過的東方的聖者。他同他同事住了六七年，直到今天他才覺到他一點也不多咀，一點也不刻薄，一點也不好事，一點也不偏狹，他是又聰明，又智慧，又勇敢，又俠義。於是他低聲說了一句：

「我看他們是很怕你喲！……」

「……略，對於這些人，就是不要客氣，你想，現在做校長的有那一個是好東西！我們做校的，該校長是會計室的掌櫃，那是不用說了，此外，比方省立學校的田校長，同學生打夥做生意還吞了學生的款，學校裡今天演戲籌建體育場，明天開遊藝會建圖書館，比方師範學校的程校長，學生才不過二百七十多，他報到上頭去的却有三百一十二，做奎寧生意賺了錢，還在學校旁邊起了一個小洋房，

娶了一房十八歲的小姨太太，人家說，他是有了奎寧屋，又有了奎寧妻，真是風流之至。還有那農藝學校的校長，學校的田地不給學生實習，寧可租給鄉下人去每年收租穀，雞舍裡的火雞每年以幾何級數遞減，在學校裡揩油還不夠，就是學校周圍五十里的山上的松樹都給他壟斷下來，鄉人到山上去砍松枝賣，每斤他就要抽一塊錢的植樹捐，你看這是什麼話，我早就告訴過他們，我說：「你們開什麼會，還不是滿面天官賜福，滿肚姦淫邪盜！」還不是同做校校長一樣三民主義，在他手裡會變成三民主義！還有那位縣立學校的谷校長，上任才不到一個月，就鈎上了教務處的一位女職員的膀子，每天帶她去上館子，試問他的校長月薪有多少，那裏來的錢！最好笑的是那個野雞大學的李教務長，一碰到星期六就要關起房門來找女學生去談話！……真是我說。我教書教了十多年，從來沒有遇見這樣多無耻的寶貝！」

「劉老先生。你真是那裡聽來了那麼許多消息啊！……」

「吓，你真是好好先生。我知道。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向聖賢書』的好人，可是我，人家早就說過我是一個為事之徒，耳朵喜歡聽！嘴也喜歡說，又是心直口快！……」

「我真是感謝你，劉老先生，如果不是你，我明天真的沒有米煮呀！」

「唉……」劉老先生訪春沉思了一下搖了搖頭，他的心好像在想別的事情。「……你不是在師範學校也兼課嗎？那裡的薪水怎麼樣？……」

「唉，也是一樣難的，而且我已借過了半個月啦！」

「唉，我們這此窮教師真是沒有辦法的……」

「不過，你老先生總還好一點罷！」

「唉，也不見得，幸好我的大孩子於前年在大學畢了業，一個女孩子也出了家，現在家裡只剩我一對老夫妻和一個小孩子，現在在師範學校讀書。因為中學讀不起，就是負擔還不大，大孩子做了工俾師。月中補貼，補貼，不然，也不得了呀！……前個月。我的大孩子來信說要同一個學音樂的小姐訂婚。本來他的母親，早就暗中替他揀下了一個，也是大學裡讀過兩年書的，人才也生得不錯。蜜結實的，在鄉下的一間初級中學裡教書，別的沒有什麼，就是樸素得好。自從接了她的兒子的信以後，一個晚上都沒有睡覺，她就怕他娶了一個外頭的女子，不願意回家，娶了媳婦，賣掉了孩子，而我也覺得一個學音樂和藝術的女孩，總是有點浪漫。後來想來想去也沒有辦法，所以我對她說，「孩子大了，我們也管不了許多，算了。還是由得他罷。」昨天我覆了他一封信，我說：「現在戀愛自由，父親也只好不管！……」唉，其實我也不是很贊成的……」

劉老先生一說到自己的事情，响亮的聲音也漸漸變得低沉。

「你不是還有兩位很得力的姪兒嗎？」古老師忽然想起了剛才他說的那位副行長。

「從前他們年紀小的時候，我也曾幫忙他們讀書，可是現在各人有各人的家，這只能叫做「目眉毛配好看」，別人看起來。總還是以為我有兩個姪兒！……」。

到了這裡，他們已走到叉路口，劉訪春先生向古老師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們明天見。」就抱着書包向右邊那條小路走了。

古老師一步一步的跑回家，心裡還多少有點興奮，劉訪春老先生的响亮的聲音，還在他的耳朵旁邊响着。雖然他的話，他並沒有完全聽進去，不過他覺得他說的都是對的，都是真的，就是那一股聲音也使別人感到很大的溫暖。

五

古老師帶着興奮的心情回家，但一脚踏進房門，立即就感到不妙。

床上帳子低垂着，古老師輕輕地走到帳前怯生生地問：

「怎麼又不好過嗎？」

帳裡面沒有回答。從被窩裡面吐出一陣輕微的呻吟。

「怎麼的，又是生病嗎？……」

「是的，是的，又是生病！……」古太太特別加重了「又」字，「我看你倒是希望我快一點病死呀！」

古老師不敢回答，在床前站了一忽，就退出來跑到廚房裡去。他捲起了袖子來生火，又到米缸裡去打米，果然米缸裡只剩下今天晚上的米了，於是劉老師的慈和的面影又在他腦子里閃了一下。

米是放下了，因為柴濕，那爐裡的火好似故意在和他為難，他吹火筒拚命的向爐口吹，爐裡的煙和塵就衝了出來，刺激得古老師眼淚直流。正在這時候，他聽見好多小孩子在拍手大笑，口裡喊着，「古阿順，古阿順，跑快一點，跑快一點！」接着又有一個婦人叫罵的聲音，「你這野孩子，死瘟疫……」

古老師本能地感覺到這一定又是阿順出了什麼事，趕快抹乾臉上的眼淚，三腳兩步趕出去。

這時阿順正從前面奔來，滿頭泥污，胸前的短衫敞開着，一個老太婆則高高地擎着手杖喘着氣在後面追趕，許多小孩子站在旁邊拍手大笑。一看見他父親出來，阿順回頭看了一下那後面的老太婆，

臉上帶着微笑，就一直從他父親的身旁圍進屋子裏去。

那太老婆看見屋子裡有人出來，走到屋門前就顛巍巍的停了脚步，用手杖指着古老師痛罵起來：

「吓，又說你的父親是教書先生，養出來的兒子是這樣沒有家教！這完全是強蠻，青天白日跑來我菜地裏偷挖蘿蔔吃！吓，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工夫種的，賠了多少錢，跑到學堂裡買尿水，人家都說學生尿，特別肥的！吓，你這個發瘋的。這樣……吓，你們這些教書的，就是怎樣窮，也不應該使自己的兒子出來偷東西！……」

「什麼！我唆使！……我的兒子挖了你多少蘿蔔，我賠你……」古老師向前挺出了身子。

「吓，你賠，我說你要賠得起，昨天夜裡，有人偷了我成担蘿蔔和番薯，說不定都是你的兒子幹的事，我現在也不管你，明天，我告訴我的兒子，叫警察來把偷東西的捉到警察局裡去，老實說，我蔡家也不是好欺負的。現在讓你們吃了我的蘿蔔，發瘋，痾痢，死三代！……」

古老師氣得面孔發青，好久都說不出一句話，最得頓着脚，煙着嗓子說，「好。你叫你的兒子來抄我的家！……讓我先去打死他。先去打死他，」他隨手拾起了一根短棍跑進屋子裡去找尋阿順。而蔡老太婆，也因為她的罵失去了對象，嘮叨地說了幾聲，就跑了。

古老師跑遍了屋子都找不到阿順，經過了好一會，他只得跑回廚房裡，爐裡的火早已給鍋子裡噴出來的水弄滅了。古老就瀾瀾地歎了一口氣，勞碌了一天，緊張了一天，全身都感到酸痛。

「這真不像我的兒子，真不像我的兒子！」他自言自語着。

好容易把稀飯燒好，他端了一大碗稀飯和一小碟豆腐乳進房子裡去，準備先送給他的老婆吃。

「怎麼樣？你起來吃一點東西罷？……」

「……」帳裏面沒有聲音。

「怎麼？吃一點東西罷！」

「唉，那該死的，我真希望他早一點死，免得害了父母，害了自己……」古太太顯然是聽見了剛才阿順的事。

「……亦不要去管他，你吃罷！……」古老師一手端着稀飯，一手端着一个小碟豆腐乳還是站在那裏。

「我不吃，你吃罷！又不是參湯燕窩，死死端在手裏幹什麼的！」古太太又在生氣。

古老師躊躇了一會，站了一刻，然後就側着身子坐在桌子旁邊委屈地吃起來。

等到古老師端着碗回到廚房裏去的時候，他看見阿順早就在廚房裏吃飽了正在那裏抹着嘴唇呢。他一看見他的父親進來，最先是閃着兔子般的畏葸的眼睛，但有經驗的阿順，從父親臉色上立即就知道一切事情都已平安度過了。真的，近來古老師對於阿順已比以前寬恕得多了，因為他覺得孩子之所以會學到這樣多的壞脾氣，都是因為自己不好，自己不能使他享受孩子們所應該享受的幸福，所以當他看見他穿得破破爛爛衣衫襤褸的樣子，他心裏就感到難過，和良心的苦責。這一次他也只是在踏進廚房門的時候，帶怒的鞭了阿順一下，以後，他就把飯碗堆到屋角裏逕自出去了。

天色已經暗下來，因為既是深秋天氣，屋子外面，全是郊野，黃昏的薄寒，格外使寒素的家庭增加了陰沉的氣氛。古老師鎖好了廚房門，在房子裏點起了茶油燈，而且爲了陪伴自己的老婆起見，特別把那張帆布椅移到床面前來。

他站在床面前傾聽了一會，他聽見帳子裡一陣陣勻稱的呼吸，於是他想，她是睡着了。他躺在帆

布椅上，一身都覺得骨痛，但又睡不着，所以他順手又把那本「唐詩別裁」拿來讀。

在這時候，阿順摸手摸腳的走進來。輕輕地爬上了他睡的那張床，把頭一蒙就睡着了。

微微地一陣咳嗽聲音，古老師急忙坐起來向帳子裡面探視一下。

「怎麼？好了一些罷？……」

帳子裡面沒有聲音。

「怎麼？好了一些罷？」古老師再探問一句，比前一句問得更輕。

「吓，好啦好啦！你真是激死！……」古太太忽的坐起來搥着床板歛氣的罵着，「你恨不吃藥，病會好的嗎？我看你是枉讀了一生一世的書呀！」

古老師沉默了一會，然後低聲說，「你要安靜一點呀！」

「我知道，你希望我死！……」古太太倒在床上，嗚咽地哭泣着。

「好啦！明天我一早到藥師菩薩那裡去求一個藥方！……」

「一說，你就說要去求藥師菩薩……藥師菩薩如果有靈，我的病早就好了！」

「那也不好這樣說，前次你發熱發得這樣厲害，不也是藥師菩薩的方子把你吃好的嗎？……」古。

老師微微帶點反抗的意思。

「好，你去求，你去求！……唔，破除迷信，不曉得你教書教出什麼鬼！……」

古老師躺在帆布椅上，兩隻眼睛直挺挺地瞪着天花板，默然不作一聲，他知道，他的老婆雖然嘴裏說不相信，但事實上還是相信的，因為每次檢回來的藥，她總是順服服服的喝，而且不相信也沒有辦法呀，最初是用西醫，西醫請不起，後來只好吃中藥，後來連中藥也用不起，就只得請求神方了，

神方只要二十元的香紙臘燭，加上十塊錢的油錢，而且那藥些都是草藥，藥店裡檢起來也十分便宜，其貴一切希望也只好寄託在這神方上面。不然的話，怎麼辦呢……古老師簡直不敢再想下去，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有時那藥師菩薩的塑像在他腦子裡閃爍一下，但一剎那間又被黑暗吞沒了進去。

唉，藥師菩薩究竟靈呢，還方不靈呢？照藥師菩薩簽上的話說來，她這個病是熱毒，並不是什麼肺癆病，但如果是熱毒的話，早就應該好了呀，爲什麼到現在還是那個老樣子？藥師菩薩座前一對搖幌着的臘燭又在他眼前閃亮起來，冷風從窗隙裡忽地吹入，古老師全身一楞，這才使他從沉思中醒過來，他欠了欠身，拭去那凝在頰上的兩滴冷淚。

當他輕輕地爬上阿順的那張小床上睡時，他心裡又在想：唉，明天又得一清早起來到藥師菩薩那裡去求藥呢，太過去，給學生們看見了，是要鬧笑話的，可是第一堂，還得趕到學校裡上課呀！

六

這是第三天的上午，也許是藥師菩薩的藥方靈驗，她的熱又退了。

古太太正在走廊前面晒太陽，手裡拿着一本小學的課本，她打算把阿順從外面叫回來，教他多認幾個字，但一拿起書本來，她的眼睛就有一點發花，因而，不知不覺陷入到沉思裡面。

阿順今年已經是九歲半了，照理，應該已經是在初小畢業，但是因爲經濟拮据的關係，自從今年春天起，就停了學，每天在家裡，沒有人照管，天天都在跟着別孩子跑，臉上的肌肉也不知不覺一天天粗野起來，許多動作和說話也都完全不像教養的孩子，甚至年頭年尾還聽見有人說他曾偷人家的

東西，幾次想叫他來審問，可是自己的身體不好，除了燒飯以外，有大半天要躺在牀上，而那個老好人又天天要跑到學校裡上課，沒有功夫來過問家事，真是天天忙着教別人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却任由他一天天變壞。唉！人窮就什麼辦法也沒有，她自己一面想，一面在搖頭。

「古老師在家嗎？……」外面有人問着，古太太剛一起身，那個人已探頭進來。

「啊……是志學？你幾時回來的呀？請就在這裡坐罷，房子裡亂七八糟的……我去拿張椅子來……」古太太向那個新來的董志學讓着坐。

「啊，不要客氣，不要客氣……」董志學一面手弄着帽子，向那個竹椅子首先看了一眼，然後坐下去。

「怎麼？幾時到的？」

「前天到的，我大後天又要走啦！」

「你這個人真是快樂，總是這樣飛來飛去！」

「沒有辦法，吃了這行飯啦！……怎麼樣，陪仁哥去上課了嗎？」

「是的，去上課啦，他是一天到晚都是上課的，你想他除了教書以外，還會做什麼！」

「還是在省高中嗎？」

「還兼了商業學校的兩班國文，師範學校的歷史……」

「唉，三頭跑」董志學用食指指了指南，又指了指北。「那起碼每天要跑二十多里路呀，教幾個鐘頭？……」

「這學期，共三十個鐘頭，除了四班國文以外，還兼教歷史，地理，我說真是像打雜的！」

「啊，那是辛苦！」

「有什麼辦法，物價一天天高，他是不會打別的主意的，總是多兼幾個鐘頭，多兼幾個鐘頭，所以最先是十八個鐘頭，後來加到二十六，再後來就加到三十，幸而有兩個鐘頭是給學生當堂做作文，所以可以偷懶……」

「那是一天都要上課上到晚了，若是相當苦的。」董志學又搖頭重複一句。

「吓，誰像你這樣愜意，到處跑來跑去，什麼事都不要操心。家裡又有田地……」

「唉，這也叫做是「人看人好呀，」」

「不，我前個月還聽人說過，說你要做什麼地方的縣長呀……你表哥還打算寫信到省城去問呢……」

「啊，沒有這個事，沒有這個事，造謠，完全是造謠。」董志學搖着肥厚的手掌。「他們因為看見主席對我好，所以就亂造我的謠，不過，我如果想做縣長，那也並不困難！」董志學得意地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

「講了半天，我還沒有問清楚你的官銜，你現在究竟做的是什麼官？」

「我現在是視察，民政廳的視察，照權力說起來，比縣長還大，所以前天我到的時候，他還跑到車站來接，還同我拉老同學，哈哈。」董志學得意地大笑着。

古太太對於董志學這種得意的笑，既是羨慕，又有點妒忌，大家靜默了一會，最後還是古太太打破了沉默。

「本來我如果不是生病，也還可以去設法找一個職業，幫他一點忙，可是現在我自己又有病，」

家三口，光是靠教書，實在是沒有辦法。……」古太太眼皮垂下，搖搖頭。她等着董志學接下去，但董志學兩隻手舞弄着帽子，一句話也不說。

「你看，你們都是同學，但大家是差得多遠……」等了一會，古太太看見董志學沒有回答，只好又把話題重新拾起來……「你如果有機會，也替我們這個老好人想個辦法啦！」

「唉，前年的時候，我不是介紹過他去做秘書嗎？……但做到沒有三個月，他就不要做了……那有什麼辦法！……」董志學把手掌向前伸出來一攤，表示沒有辦法的神氣。

「就是，就是那個怪脾氣，我說，人家受得了，爲什麼你就受不了……」

「就是呀，我們這些人，對上級，自己要受氣，對下級，人家要受我們的氣，這是極平常的事，有什麼受得了受不了，就是那副怪脾氣，還是在學校裡的時候一樣！」

「不要講，講起來也真是氣人，每天上課回來他就只會躲在家裡，什麼地方也不去！我說，『你也去找朋友呀！』你猜，他怎麼說？他說，『找什麼朋友，那裡去找朋友！』我說，『人家都有朋友，難道你就沒有朋友嗎？教書教了十幾年，連朋友都沒有！』給我這樣說了以後，他一句話也不說，好久好久才又咕噥了一句：『找朋友，找朋友不要錢嗎？沒有錢找朋友又有什麼用！』你看氣人不氣人，我嫌了他真不知前生造了什麼孽，真是完全像一個死人！……」古太太氣來了，簡直把客人面前不應該說的話也說了出來。

「那也不好這樣說，就是脾氣有點古怪些……」董志學嘴唇微微動着，又像笑又不像笑。

「我看他一生，就是那個書害了他，出門是帶着一本書，進門也是帶着一本書，回來家裡也是一本書，究竟從那書裡，他學來了些什麼？真是，我如果是秦始皇，我也要把這些書通通燒掉燒掉……」

「表嫂，你這個話倒是說得很對，比方我從來就不大……相信讀書的，但今天你看，我在社會上也有着相當地位，至於那些激烈份子，那全都是讀書讀瘋了的，唔，讀書讀到頭都殺掉的，還不少呢！」

「是呀，我就不知道，他爲什麼越讀書，越沒有出息！……真是前生作了惡才會嫁到這樣讀書人！」

「唉，讀書人，讀書人就是這樣呀，……」董志學好像頗帶有感慨的氣味說，可是說完以後，又是笑着。

「像現在般，物價一天天高，去年暑假我就向他說啦，但他總是說『沒有辦法，下學期多兼幾個鐘頭課罷，』現在兼課已經到了三十個鐘頭，還能够再加嗎？我就不知道他下學期怎麼辦！可是我在那裡着急，他可若無其事一點也不急，吃飯是手裡一本書，睡覺也是手裡一本書，我真不知道他腦子裡想些什麼……真想不出，世界上會有這樣的書呆子……」

「唉，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說他也是沒有用的，而且講起生活來，抗戰時間，大家都是苦，這也不能怪他！」董志學這樣安慰着她，目的是要停止古太太的話，自己脫身好走。

「呃，我如果不是退一步想，真是氣也都要氣得上吊……每天從學校裡回來一放下書包就閉着眼睛躺在床上，叱呼着『喂，飯拿來啦！』前天，我才同他大吵一次，我說，你又不是大老爺，我又不是你的老婢！……」

「……不過夫妻之間也得互相原諒，你這樣去激他，激出病來，那就糟啦，還是大家都忍耐一點

好……」

「忍耐我真是肚皮都要氣破啦！因為你是自己人，所以才同你說了這多話……」

「以後，日子總可以慢慢好起來的！」董志學說。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安慰的話，「……現在我要走啦！對，有一封姑母給他的信呢，這裡還有兩千元，是我送給阿順買點心吃的……」

啊，那不要，那不要！「古太太口裡這樣說，一方面又伸出手去接下了那封信，「……你……你多坐一會呀，他也許就要回來了……」

「啊，不，我還有應酬……」董志學聳起了右肩伸手到懷內的袋子裡很費頸掏出了兩千塊錢。

「啊，不要不要，」古太太就了開去。

「那真是，你又何必這……客氣，大家自己人，」董志學把錢放在椅子上轉身就走，嘴裡一面說着：「你告訴我我來過了。我如果有時間，在走以前還會來看他一次的。」

古太太追着送，「真是對不起你，連茶都沒有喝一口……」

「啊，自己人不要客氣，不要客氣……」董志學提一提帽子，一雙新皮鞋就「格格格格」的跑起

太太送客回來，先把那櫥子上的兩千塊錢收好，（票子全是新的）。站在那裡木然地呆了一下，然後拆開他婆婆的信來看。

那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仁兒知悉：

來信收到了。關於寄米一層，因為今年年辰差，少收五石多穀，現在家裡存下的積穀只有五

石多，除了我自己一個人食到明年早造登塲要留下兩石外，其餘三石多，則準備到年底出糶，以變賣出來的錢作為家中日常的開支和過年的用費。所以你說託人帶兩石米給你的事情，實在無法可想，而且最近姪孫女阿添因早晚侍候我，她家中又苦，所以也和母一起吃飯，無形中就等於多了一個人食，阿添年紀輕，每日跟其母在田中工作，食量亦甚大，每餐五六碗也。賣屋之事，我不願意，城裡的那座房子，原是你祖父父親讀書的地方，雖然被敵人炸毀，但我總希望你們能够籌錢修復，你亦是讀書人，即不能發揮光大先人事業，但又何忍把祖業出賣，讀了你們前次來信，我心中實在苦惱萬分，望你們改變念頭，千萬不要作此想。所以我也沒有和你的二叔三叔談及，我想他們亦一定不會贊成。入秋以來，我身體極不適，夜裡發熱，心氣痛，睡不着諸症均一齊發作。最近請王子秋先生診斷，據云係年紀大，血氣衰弱，須用補劑，現在已服食兩劑，尚無起色，而每劑藥都非常之貴，動不動要二三百元，如果像現在這樣用費浩大，明年新春開頭即須借債。現在借債亦很不容易，起碼大二分利，不然要大三分。從前我家隔壁做豆腐的蔡阿福現在發了財，專門放利，利息最高，要三分起碼，不然要三分半。這些人沒有讀過書，做起事情來，真是毒辣，刻薄。阿順已進學校否？前次你們來信，並無說及。我家五代書香，代代相傳都是讀書，我希望阿順亦能繼續祖父父親做一個讀書人，而且你們子媳不多，尤其希望你們能對他加意保護，我因身體不好，不能來看他，但你們來信必須道及。前大引玉姑之子志學來此，觀其舉動言語，已完全與小時不同。據云渠到福興時必到你處看望你們，他亦是你們的老同學也。茲特託他帶上米糕二包，係交阿順做點心者。到時希查收，餘容另叙，希望你們夫妻快樂，

又此函係託姪孫旭章寫的。

母孫氏、十月十四日

古太太讀完了那封信，心裡有點漠然之感。希望家裡能寄兩石米來補貼補貼家用的事，現在是完全絕望了，特別是下面提到阿順讀書的事情，她覺得還是有點諷刺，一回想到他剛才同董志學說的話，她全身都覺得不自然起來。

「古太太！古太太！你的阿順同人打架呀……」門外有人高聲喊着

古太太手裡緊揉着那封信急忙走出去。

一個面孔圓扁，約摸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這時一隻手緊抓住阿順的頭髮，一隻手則猛搖着他的肩膀，面孔上因為滿佈着黑點而格外顯得醜陋，而阿順這時，則把頭索性向對方的胸前衝，兩集手支撐着對方的雙手，顯然是想極力掙脫。

「吓，你不能够打人哪，他年紀小……你有什麼事打他，吓，你講。」古太太一陣心疼，一面趕上前去，嘴裡一面喝着。

那個小孩子，因為看見有大人出來，手力一鬆，阿順就乘這個機會，把頭猛力向前一衝，那個小孩倒反而被他撞倒了。阿順看見他的母親趕了過來，就急忙跑開。

那個小孩站起來冤屈地哭了。「……他……他搶了我的番薯！」

「誰搶了你的，你是在蔡家園子裡偷的！我不知道。」阿順站在不多遠的地方大聲伸辯着。

古太太一聲不响的向阿順走去，但阿順看見他的母親的形色不對，拔腳就走，古太太趕了不多遠就停下來，心尖急促地跳着，上氣不接下氣的指着阿順罵：

「你這個野孩子，你不要回來！你不要吃飯！」

阿順駐足站在那裡，回頭不自然地呆視着他的母親。

古太不走到大門邊，已有點站不住脚，眼睛裡金蟲亂飛，她急急地走到竹榻子上坐下。頭俯在椅背上，一陣酸辛又把她的喉嚨塞住了，「唉，他的祖母還……希望他去讀書呢！……像這個樣子，將來會變成什麼呢。」

七

這是他們半年多以來的最豐盛的晚餐，因為今晚古老師把董志學送來的兩千塊錢當作爲「意外之財」，特地提出五百元來買了半斤牛肉，豆腐，二兩老酒。飽食了一頓以後，精神也就振作起來，家庭的溫暖不覺又重新復活。碗筷雖然撤去，可是大家還是圍坐在一盞菜油燈的面前。阿順因爲祖母託人帶有什麼米糕之類來，希望他的母親立即拿出來分給他一點，一隻手支着頭在那裡安靜地等着，一對眼睛也比平常柔順許多，活像一隻吃飽了飯倚在主人旁邊打盹的小貓。

古老師，二兩酒一到肚，一切憂愁和焦慮都被拋開，話也就多起來。

「今天聯立中學的谷校長特別來請求我，要我替他幫忙。……」

「呃……那還不是又要你多兼幾個鐘頭課！」古太太說。

「不是，他同你的懷瑾妹戀愛成功啦！……」

「戀愛？」古太太睜大了眼睛。

「是的！他們戀愛啦，所以今天他特別拉我去，要我去同你的爹說話，他說，他的父親母親方面都沒有問題，都疏通好了，現在就是要他老人家答應一句。」

「我的爹是很嚴格的……」古太太下意識地搖着頭，心裡想起了自己十八歲那年，爹還用手杖敲

她的轉眼的情形。

「但我已經同他說過了，今天下午，他說既然是讀書人，年紀大些也沒有關係……他答應啦！」

「你是要同他做媒嗎？……」

「谷校長說，要我們兩個人呢。」

「但是你知道，他家裡還有一個老婆！」古太太忽然想起似的提高着聲音說。

「……」古老師嘴唇動了一動，沒有說出口，他很怕他的太太生氣。過了一會，他才用低沉的語

調慢吞吞在說：

「不結婚又怎樣辦，聽說你的懷妹已經有孕了呀！」

「什麼，有孕？」古太太的眼睛一直迫視着他的丈夫，但一會又好像自知理屈似的收回去。

「但是這是重婚呢……」

古老師沉默着，好像考慮什麼重要事情似的，過了很久才想出他的話：「他那個原來的老婆是鄉下老婆，從來也不會出城裡來的……我想，總不會成問題的。」

「但是要我做媒，我就有點怕！……」

「……怕什麼。」古老師一聽見說怕，心裡也就有點惶惑起來。

「我第一怕我的爹，萬一他將來知道……」

「他是快要到八十歲的人呀，耳聾是聾的，眼睛又不大看得見，一年都不出到兩次門，他會聽得見什麼呢！而且谷校長告訴我，你們兩叔叔也已疏通好了……他答應他們，明年可以替他們找點事情

「咁，我總覺得不大自然，校長和一個教務員戀愛！」古太太還是表示懷疑。

「他說，一切都沒有問題，教務長他們正要想大大的慶祝一番呢。」

「唉，也許現在時候不同，我們已經是落伍份子了。」古太太側着頭慨歎地說。

「……而且他說，要重重的酬謝我們……要送我們一人一件衣料。」古老師有點不自然地忸怩。

「……誰稀罕他的酬謝！」古太太等一會才淡漠地說。

「我們是成人之美呀，而且懷妹年紀也相當了。」

「其實，我說，送衣料，倒不如折錢……」古太太忽然轉了一個念頭。

「也不別太去計較，他要送就讓他送罷！」

「不過，衣料也可以拿去賣錢就是，璋伯那個故衣店，我會託他賣了兩件……」

「如果，我們不穿新衣服去，恐怕他們不高興，他們是結婚哪……」

「我們穿的還有呢，你那咖啡色的絨袍子就是油漬太多，我因為省錢沒有拿去洗，改天我用酒精

拿來洗一洗，勉強還可以穿，我自己也還有件短外套，老早就想拿去賣的，就是怕有時有什麼紅白好事，要應酬呀。」

「你瞧，阿順睡啦！」古老師指着那伏在桌旁睡着了的阿順說。

「唉，這孩子，有時很恨他，但有時亦覺得他很可憐……」

窗子外面有人打着燈籠用急驟的步調走過，接着就有人拍門。

「古老師先生在家嗎？……」門外有人問。

「找古老師的，古老師請你去開門哪。」隔壁房子的吳太太傳着聲。

古老師滿面驚惶，心尖拍拍地跳着，好像做錯了什麼事，古太太本來正在搖着阿順的肩膀要他醒來的，急忙縮手，爬到窗子上去探望。「什麼事？從來沒有人這樣晚來找我們的！……」古太太也未免有點着慌。

「啊，原來是劉老先生，」古老師一打開大門，一見是劉老師，心不覺好像落下了一個大石塊。劉訪春老先生氣喘呼呼的，花白的鬍子上留着稀薄的鼻涕。「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他一進門就頓着腳說。燈籠的光閃閃地跳着。

「什麼事？劉老先生？……」

「真是糟糕！今天上午柳肖愚老師死了母親，下午又死了老婆，一天死了兩個人，柳老師昏倒在地上，花了好半天，才算投藥救醒！」

「一下子死了兩個！」古老師全身打了一個涼戰。「……怎麼辦？……」

「她們兩個都是老病的，我現在正要去替他籌錢買棺材。」

「棺材？」古老師失了魂似的噁嚥了一句。

「我剛才從學校裡去找那個該死的，死命要借三萬塊，後來只借借一萬五，真是錢就是他的命，他媽的！」劉老先生粗魯地罵起來了。

「那麼現在……」

「兩副棺材起碼就要兩萬四，還有什麼壽衣抬棺材的，這樣算起來差七八千。現在我想，沒有辦法，只得向兩校的同事們捐一點；你這裡……這裡，亦捐一個五百罷！……」

「錢，沒，沒有呀……」古老師說到這裡，忽然又把話縮回來，他想起校長室那天劉老先生的力

賤，「也太……多點呢……」他急忙接着說。

劉老先生用眼睛在他的臉上打了一轉，就不耐煩地搖着那燈籠，「好就三百罷，我他知道你是很窮的！」

古老師羞澀地挖出了三百塊錢，交給劉老先生，嘴唇旁囁嚅着：「真是對不起……」

劉訪春接下了錢，回身就去。

「你不坐一會嗎？」

「不，我還要去很多地方，明天一早就得入殮把棺材抬出去呀！」

「劉老先生，真是難為你」

「唉，這也叫做沒有辦法的事，沒有辦法的事！做了同事，他的兩個兒子又還小，」劉老先生手裡的燈籠又亂幌了一陣，然後跨開大步就又亂匆匆地走了。

古老師沒有關大門，眼望着劉老先生的燈籠在黑暗中漸漸走遠，又聽見一陣狗吠的聲音。一陣風刮過來，禾坪上的落葉沙沙作響，古老師出神一會，自己好似別有感覺似的慨歎着：「唉，終於是死了！」

一走進房子裡，古太太就迎面問道：

「這樣半夜出去買棺材嗎？」

「是的！」古老師低着頭。

「唉，一個人還是死了乾淨！」

古老師吃驚地看了他老婆一眼，從她那對眼睛直射出來的堅決的神氣，幾乎使他驚抖起來。

第三天，星期六的下午，日腳已經下山，照例古老師早就應該挾着書包踱着不慌不忙的脚步回到家裏來了，可是晝後面的烏鴉已經在樹梢頭亂叫，而古老師還沒有回來。

古太太心裡有點焦急，明天就是谷校長和她的堂妹訂婚之期了，爲古老師準備的咖啡色的絨袍子早已洗刷乾淨，妥貼地放在木櫃子上面，她自己也有點奇怪：爲什麼爲了這一點小事，也用得着這樣操心和焦慮呢？晚飯早就煮好了，可是人還沒有回來，古太太一時好像在廚房裡忘記了什麼，跑到廚房裡去；一時又覺得很疲乏，跑回到房子裡的帆布椅上躺一躺。一聽見脚步聲她的心頭就拍拍地跳，於是她又爬到窗口上望了一望。一眼望過去，路上只有一二個行人，但是可看不見古老師。「真奇怪，今天出了什麼事嗎？」她想着。

「媽媽，我餓啦！」阿順牽開竹簾子進來。

「餓？總是填不飽的，要吃，自己不會到廚房裡去填！」古太太帶着申斥的神氣。

當阿順剛剛跑出去，古太太馬上又感覺得懊悔，因爲從前天起，她就發誓不要這樣罵自己的兒子。於是她又想起了她的婆婆的話。她閉起了眼睛，好似感到有一個好多奇奇怪怪的形象在她腦子裡浮起陰影走近前來，她張開眼睛，古老師正在她的面前擺着一副苦臉。

「怎麼？這樣遲！」

「不成！」古老師搖着頭。

「什麼不成？」

「懷妹的婚事呀！不知是誰去告訴了你的爹！」

「我的爹也聽見什麼嗎？」

「是的，他叫我去大發脾氣。」

「啊，我早就說過啦！」

「而且，他們也不贊成。」

「什麼人不贊成？」

「他們，學校裡的人，學生！」

「可不是！我不說過嗎？但那時候，你總是說，「他說沒有問題，他說沒有問題……」」

「唉，現在的人，那張嘴實在是可怕得很！」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校長和懷妹的事，都是我拉的皮條！」

「真是！我早就說你不要去理這些事，真是羊肉沒有吃到，弄得滿身羊臊，」古老師一句話不說，長長的歎了口氣，倒在床上，很久很久才咕嚕了一句：「這也不是我去要來做的。」

「但當時你就應該反對，不接受！」

「當時你也沒有反對嘛！」

古太太給他這樣一塞，好久沒有做聲，後來才又駁斥一句：「你是同我的爹談過以後才對我說的！真是天下也難尋你這樣的爛屎好人！人家說什麼，你也就相信什麼，總是「他說沒有問題，他說沒有問題」，要才這樣相信他的話！」

古老師一句話也不說，手按着額角；古太太面朝着牆壁沉默着，房子裡的空氣像死了一樣。

「喂，電報，古先生，你的電報！」隔壁房子住的吳太太把電報伸進竹簾子裡來。

古老師一躍起來顫着手去接那電報。

「要圖章呀，蓋圖章呀！」吳太太在竹簾子外補一句。

古老師又在桌子上亂摸了一陣，胡亂的蓋上了圖章，急忙把電報拆開。但是房子裡已經是很黑了

，古太太還是躺在帆布椅上，一點也不理會，不動。

古老師把電報拿到窗子旁邊就着黃昏的薄光，讀那張淡黃色的土紙上寫的鉛筆字：

「母病故，速返，韓弟荷」

古老師的手，慢慢地垂下來，頭也慢慢低下去。

「什麼事？」古太太有氣無力的徐徐問道。

「是媽媽……媽媽死啦！」

「那麼，怎麼辦？」古太太等了好久才又問了一句。

「他們要我趕回去！」

「要回去就得快囉，前次媽媽來信，說還有四五石穀呢！唔，你的好叔叔！」

「……但是棺材！……一副棺材要多少錢？」

「那天夜裡劉老先生來，不是說一副至少要一萬二嗎？恐怕乘縣，一萬二還買不到！……」

「啊、棺材！……還有壽衣，抬棺材的……」古老師僵直地站在那裡，喃喃地說。

「……我看，不如大家都一齊死了算了罷！……而且你現在還要籌一筆旅費回去呢！」

古老師，好像心裡猛烈地受了一鎚，彎着腿跑到床面前，就僵直地倒下去。

他腦子裡一片混亂。一陣刮噪的聲音在他的耳朵裡亂响。「棺材，壽衣，棺材，還有抬棺材的腳錢……」忽然這些聲音，又漸漸地變得遠了，而在眼前却突然現出紙上寫的：「只因棺材貴，不敢上兩天！」那麼幾個字，接着他就看見劉訪春在那裡指手劃腳憤慨地罵着什麼人。

而在這同時古太太也睡在帆布椅子上喃喃自語：「這樣活下去，倒不如一齊死了算了罷！一齊死了算了罷。」

縣長

縣長是坐在縣衙裏的，從前清末年一直到現在縣衙門還是那個老樣子，門前的照壁雖然是已被革命革掉，在外面還修了一個半中不西的門樓，可是從外面望進去，那個張開口般的大門，却總是黑洞洞的，陰森森的帶着幾分鬼氣。

最糟糕的是，那個丁潤河的衙門口始終點綴着一兩個無精打彩的衛兵，你說他不莊嚴罷，他那個長長的野獸的牙齒般的利刀，却總是明晃晃的擱在那門口，你說他是莊嚴罷，可是你只要仔細諦視一下，那個衛兵的尊容，像稻草人般的那樣瘦，你就又會覺得這實在有點滑稽。

一到三點鐘以後，縣長是照例出門去應酬宴會了，縣衙門於是也就顯得冷落起來。站崗的衛兵，一連打了幾個呵欠，他一時用左脚支着，一時又用右脚支着，看樣子他已經很想把鎗當作手杖支了起來。他最討厭的是現任的馮縣長，東西起了價，菜錢沒有加，而却又獎勵行『新生活』那些衛兵們有時煩燥起來，簡直就在肚子裏罵『他媽的，怎麼許多窮毛官，也要老爺替他立正呢！』

如果你從頭門進去，再窺探一下這縣衙裡面的內容，那你就更會覺得這簡直是好像一座破廟啊！中間一條直通中堂的甬道，左一塊右一塊的崩落了，有些沒有崩落的，也早已遙遙遺遺，一腳踏上去，牠們就會不自然地動搖起來。發出『卽貢』，或『卽查』的聲音。甬道兩旁盤據着百多年的老榕樹，它們的根，像蛇般暴露在地面上。日影漸暗，樹頂上百十成羣的烏鴉在那裡盤旋，不時『呀呀』地亂叫，秋風一吹，有些樹葉簌簌落下，格外增加了它的淒涼的氣氛。

兩邊的廊廡，更是破敗，屋漏的水痕，蜿蜒在壁上。沒有一扇牆壁不是東歪西斜的，前後左右都用木柱支持活像蟹腳，特別是一進門左手邊的廊簷，早在前年敵機轟炸的時候，給炸彈炸成一個大洞，看起來真像一個老人家缺了一個門牙，每個新縣長上任一看見這個缺口都搖頭認爲非修補不可，然而一任交一任，錢袋子搬出去不少；而那個缺口還是存在着。

現任的馮縣長據說也是個有爲的人物，他一上任就會帶着他的隨從，在縣署裡到處去視察。他手揮手杖口含煙斗，搖着他的笨重的頭壳和笨重的上身，時時歪着頭斜斜地向上望着。他對於縣署的佈置，曾表示過很多有益的意見，比方尿缸要放在什麼地方之類，他都會有過精闢的議論。當他看見這個屋簷的缺口的時候，他臉上的顏色都變了，一啞，這成什麼話。非馬上把它修補起來不可！但現在算起來，他上任已經有六個多月了，而那個大缺口還依然沒有補好。這當然不能怪縣長的不够認真，而只能够說他的事情，實在太忙了。

不過如果說馮縣長，不注意革新，那也是不正確的，在他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在縣府裡的大堂，就掛起了一個特製的大橫匾，「實行新生活！」大概馮縣長的意思也和中國人的帶有「國粹味」的風俗一樣。只要在大廳子裡寫上金玉滿堂的紅紙條，於是滲廳的雞屎豬糞都立即「金玉」起來了。何況這個橫額還是大老爺親自揮毫的呢！

至於說起縣長的歷史，那更是屬於革命之類的。在十五六年前，他曾經伸着右手臂，大聲叫着：「革命的這邊來；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每說到精彩的地方總是把頭一旋，立即吊起了高音調：「爲什麼？」接着他才又用沉着的語氣接上去：「我們革命就是要爲老百姓求謀幸福！」後來革命失敗了，據說，他也曾被列入革命的人物裡面，因此他不能不逃到海上去作了好幾年的寓公，生活教訓他

，使他不能不重新把他的「爲什麼」，用實驗主義的精神去考驗一下了。不久之後，他就忽然大澈大悟，他認爲要革人家的命，首先就得維持自己的生存，換句話說，就是先要維持自己的生存，有了本錢，然後才能够革人家的命，本着這個原則奮鬥的結果，他竟然也就脫離了「革命人物」的惡名，而做了好幾任科長秘書之類的小官。

可是馮縣長之交好運，却是在他三十八歲嫁女兒的那一年起的。的確也算他有眼光，他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同他差不多年紀的一位省府的處長，一做了岳丈雖然照舊是科長，但地位却比以前不同，「無形的收入」已然增加，而請他飲茶的人也就多了起來，一個人一得志，身體也就會胖。現在他坐在交椅上擺起來，也已經够十足的官相了，何況還有人做他的奧援呢！去年他的女婿又升了官做了部長先生的機要秘書。這就使得馮仕懷的抱負更高起來，他寫了一封信去告訴他的女兒，說老做人家的幕僚太沒有意思，總得做一次主管官。他這封信立即就生了效，一封信從重慶寄到主席手裡，主席馬上就召見，於是不久馮仕懷也就出來屈就鄰近淪陷區的縣長了。

馮縣長今年是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人到中年萬事憂」，他常常自己慨歎着，「到了這個年紀，什麼成大功，立大業已經是沒有希望了！」他深知這一次的縣長是他爲自身的幸福而奮鬥的「最後一戰」，所以在演說訓話的時候，他的聲音雖然還是那麼宏亮，那麼中氣十足，甚至還口沫飛濺，同當年講革命的時候差不多，但他所攻擊的對象却完全和從前不一樣了，而且他究竟爲了什麼出來做官，他肚子裡早就有數，所以他說的，和他做的，可以一樣，也可以不一樣，這完全沒有關係。只有時碰見過去的老朋友時，他才會良心發現似的說幾句外頭不可以發表的話：「唉，革命還是要革的，但還得等時機，而且上頭有命令呀！……」這幾句話自然包涵着有送點「秋波」的意味。

馮縣長，官雖然做了，錢也還可以「有得用」，但生平有一個缺陷，那就是除了他的鄉下老婆生了一個女兒以外，沒有兒子。這使他從三十五歲那年起，就相信起菩薩來。多謝菩薩的保祐，不久這位「現任」的太太果然生了個兒子，但菩薩並沒有一直保祐下去，只養到三歲就又死了。當時他曾對菩薩有過一點懷疑，可是嫁女兒的那一年，菩薩暗示他要嫁什麼地方人，果然又是嫁得對，於是他把懷疑收回。後來最使他相信菩薩的，是他前年曾掉到河裏去，給河水打了六七里路，還沒有淹死。據他事後對人說「唉，真是出奇，我給河水打了這樣遠，水底下硬是好像有人托住一樣，所以我這一次不死，完全是菩薩的力量啊……」於是他索性把廟裡的一尊小菩薩叫做定光菩薩的，迎回到家裡來奉養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升做了縣長。

縣長太太據說也是過去一個小縣裏的才女，她會做幾首鹹酸酸的詩，如「春風吹柳絮」之類她有一雙改組派的脚，走起路來一跳一跳的。說話的時候，靠左的上唇，時常吊起，很久不能落下，在最初，他受到馮先生的精神所感染，在「爲什麼」的指導之下革起命來，後來又跟着馮先生到海上去奔走革命於是做了夫妻。那時候，她全身的細胞都是革命的，就連罵丫頭都是用「你這反革命的東西！」後來她才改用「你這個飯桶」直到最近幾年她簡直非用「你這個賤骨頭」你這個死豬這一類的話來罵，就覺得不痛快！至於以前小時學的春花秋月，早就看也不看了。

她很驕傲，因爲馮先生很怕她。據她說，她的命很好，很能主夫貴，所以馮先生會做官，也是她的命下帶來的，還有，嫁女兒給那個處長，也完全是她出的主意。就是他那一次河裡沒有淹死，她也認爲是她的功勞。「唔，那一次，不是我的菩薩，他早就給水淹死啦？」她常對她的朋友，女太太們說。

其實，馮先生之所以「革命」革過一條路，也有一半是受他的太太的影響，她常常在枕頭邊，壓架着他，……「唔，你現在也算中年人了，你還不算趕快找一點錢，難道你願意老了才來吃苦頭嗎？……如果要講清廉，那就不要回到家裏來埋怨什麼吃不得……」

馮縣長怕老婆，不久也就給P縣的人知道了，雖然他表面還裝着秘密。

★

★

★

那天下午，馮縣長正坐在辦公室裡辦公，他在公事上隨便批了幾個「如擬」，就感到頭有點昏，連連發着呵欠。其實，他這幾天爲着攷察專員到來，也真的有點累了，最先是事先佈置，既然要歡迎，又要陪着他去東跑西跑，還是提心吊膽，現在算是把這個大傢伙送走啦！「真是大大的解放。」他想。

馮縣長悠悠地抽着捲煙，一想到那位攷察專員，他心裡就有點得意地暗笑。當他最先到來的時候，他是何等神氣呀，既說這裡不成樣子又說那裡不成話，但是後來他和秘書商量偷偷地送給他一個銀盒，裡面放一個一萬元的鈔票，於是在走的時候他就什麼話也不說了，連握手都用着很大的勁，談話之間還表示，大家以後要做個朋友哩！

唔，這一次又是菩薩保佑啊！他這樣想。

吳秘書這時正從門外走入來。手裡捧着一件公事，在他未踏入辦公室的門以前，早就預備好了半鞠躬的姿勢，吳秘書是老於辦公事的人物，從他那慘白的臉孔上也可以看出來。在上司面前，他總是不會忘記恭敬的，他向縣長深深地鞠了一躬，把公事輕輕地放在桌面前，然後低聲地喊一聲：

「縣長……」

「什麼？……」縣長揚起了半個臉，香煙從他手指縫裡升起，使他緊緊地皺着眉頭。

「你看這個公……怎麼樣？……」吳秘書用手指指着。

縣長打側頭隨便看了一下……怎麼的？……就是這樣！他們故意在專員到來的時候來控告我的老弟，幸而那天那個糊塗蟲給我們灌醉了，不然那是多難下場，所以我看先把那些搗蛋的傢伙扣留起來。老三自然也是個糊塗蟲，不過那是以後的問題。」

「……不過，縣長還得做點功夫……不如批他一個查明核辦……派一個人下去，馬馬虎虎查一下，就算了事，將來要捉那些……幾個劣紳，還不是很容易的事，胡姓和他們很不對的，只要暗中叫胡姓紳士出來告他們一下，那麼那幾個混蛋就不愁落不到我們手中啦……」吳秘書說完露着陰森森的笑。

馮縣長沈吟了一會……可是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就是不痛快就是……」

「我想還是這樣曲折一點，各方面比較週全和好看些……」秘書說話是說得這樣輕，使人聽見時有着溫柔之感。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辦罷……」縣長悠然的說。

「不過老三也不方便……留在那裡了……」吳秘書補了一句。

「這是以後的事，面子上總不能使自己人太難看……」

「是的，請科長，太太的弟弟倒很有意思出去呀……」吳秘書又故意迎合一句。

「那傢伙亦浮燥得很做壞事則有餘……」

「唔……」吳秘書碰了這一個橡皮釘子拿起那桌上的公事，就回頭出去。

「……你坐坐好罷，你沒有別的事情嗎？……」縣長想了一想，忽然說。

「沒有……」吳秘書輕輕地在側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他的面孔瘦長而清癯，下頰向外兜出，薄的嘴唇裡面包含着長而且整齊的牙齒，他眼睛很小，眼皮一揚起來，眼皮上就繃出四條很深的皺紋。他想起一隻左脚，兩隻手的手指相對的插了起來，圈在膝蓋上，兩隻大姆指在相互地輕輕地磨擦着，他心裡在想這是縣長又有什麼機密要事相商的時候了。他肚子裡在揣摩着他想這一次大概總是商量米的事情。

「唉，這一次什麼專員來，別的倒還沒有什麼，招待費一花就花去了七千多吊——這樣大的開銷，真是不得了呀……」縣長先淡淡的說了一句。

「那傢伙，官架子十足的，但一開始我就看穿了他，他是想敲竹槓……」

「大的敲了，也還算了，小的又要來敲……前天那個請假回來的軍部參謀跑來找我，又說了一篇道窮的話，還說籌旅費都有點困難；後來我不客氣，也發了一篇窮牢騷……」

「不過那些軍人也是不好得罪的，小的不去，大的不來呢……」

「唉，做縣長，真難，真難，既要迎來送往，又要這樣那樣……」

「我看送他三五千元敷衍罷，我們總得另外想點法子呀……」

「有什麼法子？」縣長的眼睛一亮。「小的辦法，三萬五萬拿來還是不夠的……」

「那件事，我已同商會的王主席他們說過啦……」吳秘書等了一會才慢吞吞的說下去。

「他們怎麼說？……」馮縣長性急地攔着問。

「他當然贊成！我說縣長這次到半淪陷區去看了一趟，他覺得那邊的人民生活太慘，想運一二百石米出去救濟救濟……其實縣長完全是好人」；我說：「你們如果願意的話，不如組織一下乘運運救

濟米出口的方便，買一個幾百石米出去，不過，我說，這完全是我自己個人的意思，縣長是不知道的……」後來我又告訴他們。」

「他們怎麼說？……」

「他們當然十分願意，我告訴他這件事情，要秘密……如果大家認為做得過就來。」

「唔，是的……那麼他們能够拿出多少錢來？……」

「他們？他們當然希望生意做大一點，後來我只答應他出六百石，其中一半的股由我們介紹，辦貨的時候，由他們先墊出股款的百分之七十，將貨賣出去以後，我們可以抽百分之十的紅利做佣金……」

「唔……」馮縣長沉思了一會，然後說「他怎麼表示……」

「自然，要賺錢，這一點小數目，他總得拿出來的，這一次可不是我們向他捐款呢……」吳秘書帶有一點狡獪的意味笑着。

「但我們這樣一收買，一定會把價格搶漲，而且風聲大啦，我們得到縣去買，就是連那一百石救濟米……即是說，我說那救濟米提高到一百石。唔，可惜那個老李，名叫經濟幹部，完全是飯桶……永福公司的事，事實上還得我來操心……」

「不過，這事我今天已專人到縣去買了，後天一早起運的話，大後天也就可以運到了。」

「你託誰去買？」馮縣長一面有點驚訝，一面又有點不大高興。

「是我的內弟，就是原來在縣做生意的阿福恰好前個星期來我這裡，所以我就叫他去了，他是一向做生意的，沒有人知道他是縣府的人……」吳秘書閃着眼睛窺伺着縣長的臉色。

「那麼，錢呢？」

「錢也是由他先墊出去了。」

「那麼，將來是不是他也加股呢？」

「不，他只負責把米由T縣運到這裡。」

「T縣的米現在賣到六千九，一石？」馮縣長皺着眉頭問。

「不，現在已賣到七千三，有電話來，我已同太太商量過啦！」

馮縣長沉默了一會，然後又吐了口氣「……那麼你打算把米通通運到這裡再說嗎？」

「是的，我準備告訴王貴泉米船一到，他就派人帶着現款同永福公司的老李一齊去接貨，至於那百分之三十的股款，太太已答應她可以拿出來……」吳秘書的眼睛又向馮縣長的臉上窺探一下。

「不，不……把米船駛到這裡來，太招搖了……」

「那，那就這樣……」吳秘書沉吟了一下，忽然心生一計「把米船駛到這上流十里的泰墟就停下來，立即通知王貴泉帶錢去接貨，永福公司也派一個代表，數目一交割清楚，就叫老李押着連夜運出去，這裡停也不停。」

「呃，但是那一百担救濟米的錢又怎樣籌呢？……」縣長還是皺着眉頭。

「呃，我正要向縣長請示，我的意思，我們在銀行裡還有二百多萬元公款，就先提出八十萬來……」

「唉，這件事情，你做得太欠周密……」縣長這一次才公開的表示一下自己心裡的不滿。「這個錢，何必自己拿出去，萬一發生了軍事行動，或有什麼人搗蛋，這八十萬豈不是白白損失嗎？其實這

一百石米儘管可以在救荒的米倉裡先借出去，以後再設法報銷，這樣可以不要一下子拿出這樣多錢去冒險……」

「……當時我的意思就是怕從倉庫裡搬出米來，目標會太大……」

「唉，管庫的，全都是自己的子弟兵，我們可以在夜裡搬啦……」縣長淡淡的說了一句。

「是的，這的確是我當時太欠週到了……」吳秘書欠着身。

「那麼現在你把運救濟米的事已經告訴他們了嗎？」縣長沉思了一會又說。

「沒有，我只是，說縣長想這樣做……」

「你剛才不是說，你已對商會的王貴泉說，乘着縣府運救濟米出口方便，運米出去嗎？」

「啊是的……」吳秘書給馮縣長問住了，不覺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防軍那方面，你也有準備嗎？……」

「我已告訴王貴泉，設法去向他們的團長疏通，答應他們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進貢。」

「不過，光是團長那邊打點，還是不夠。太安墟口上的營長那裡，也還得派人去說好，那才是鬼門關呀，你想，他一知道是縣府的救濟米，或是同縣府有關係的米，他會讓你出口嗎？而且這本地的紳士，如果不給他們一點甜頭，他們也是要借題發揮的……」

「那麼，這樣，那一百石也不要說是救濟米，就是說都是永福公司的，不過又怕王貴泉會懷疑這一百石米是他的對頭胡志仁勾同縣府運的……」

「所以我看還是用永福公司的名義好，而且防軍方面得叫王貴泉多多去連絡啊……」縣長又淡淡地說了一句。

「你看，用百分之十的錢，也能在那位糊塗團長那裡打通關節嗎？」

「這是要看經過什麼人，如果通過李夫人，也許是可以的……不過李夫人，對王貴泉是沒有什麼好感，百分之十也許會嫌太少罷！」

「那就讓我來去罷！」吳秘書自告奮勇。

「唔，你一去，不就表示，這些東西都是縣府的嗎？……」馮縣長看了看他，微笑了一下。

「那麼，縣座的意見……是不是不妨超出百分之二十？……」

縣長右手撫着下頰，凝視着糊着昏的發暗的玻璃，很久很久，都不說話，心裡在盤算着吳秘書能不能在這次的生意裏弄些什麼花頭。

「怎麼樣，縣座的意思是……」

「唔——」縣長吐了一口氣，「……好的，……讓我考慮考慮吧……」

「……那麼我就去叫王主席來直接同您商量商量好不好？……」吳秘書顯然是窺破了縣長的心事。

「……啊，那倒不必……我一出面反而不好啦……」

「是的……」吳秘書用差不多聽不見的低聲應着。心裡有點不大愉快。

這時室內已經很暗，玻璃窗外只透進着黃光。烏鴉在屋頂上呀呀地叫着，格外增加了室內的陰沈的氣氛。

「點燈來呀！」縣長在向門外喊。

吳秘書知道，這是他應該退去的時候了，但爲了要表白一下自己，他還是支持着，故意又透了一句……「蕭科長前天和我說了好些話，他說他這個科長錢不夠用呢……」

「唔，現在的公務員離够用呢，我每個月薪水連辦公費在內，還不到一萬三千元，連同衛兵的空額，也不到三萬元，但剛才我算一算，我私人的用費除伙食費每月五千元左右外連家用雜費，和不能開公賬的費用，差不多要八萬多元了呀……」

「是的，我今天早上也接到我家裡來的電報，我早就想同縣座商量……」吳秘書繃出一副愁容說：「我的母親生病，兒子又要去上高中要錢呢……我想縣座這裡：先借兩萬元救救急吧……」吳秘書，這時把剝着的腳放下來，特別表示尊敬，他知道這個時候，縣長是一定不會不答應的，因為現在正是「借重」他的時候，而且他這個時候來借錢還可以是另外一個意義，那就是可以向縣長表白一下，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好處啊！……」

「好罷！我明天來下條子罷！……現在真是一切都要靠那批米的生意啊……」縣長停了好一會才概歎着說。

「喂，你還不進來吃飯嗎？……什麼時候了，……」從辦公室通到內室的門口忽然飛來了太太的聲音。

「好，來啦，來啦！」縣長急忙起身。「你沒有旁的事情了嗎？」他匆忙中又回頭問那站在那裡低着頭的吳秘書。

「沒有了，縣座」吳秘書微微昂起頭，他目送着縣長用急速的步調走進內室。他心裡想：「唔，難怪人家說他的太太不是內閣大臣，而是太上皇帝啊……」

✱

✱

✱

縣長的內室是比辦公室稍大的長方形的房子，前後兩端都是玻璃，屏風，從辦公室一進來。對

面是一張木床，中間一張小圓檯，四張椅子，靠辦公室的間壁放着一張靠背長椅和茶几，而在前面的屏風下面，則放着一張公事桌，那是縣長有時辦機要事情時用的，後面的屏風側邊有一小門通到後院的廚房，屏風下面亂雜地排列着一些米缸，油瓶，醬罐之類的東西，在這房子裡最特別的陳設，是辦公桌和木床中間的壁角裡，用紅綾蒙着的小桌上，放着一尊古佛，那就是曾保祐過縣長的定光菩薩了，菩薩面前的檀爐，香煙裊裊發出一股幽香。

這時才剛吃過夜飯，縣長翹着腳斜躺在靠背的長椅上。用牙簽剔着牙齒不時從舌尖上吐出肉屑，有時拉長着聲音，不斷的噎着氣。縣長太太坐在圓桌旁邊咕嚕咕嚕地抽着水煙筒。滿面都是給煙蒙着。圓桌上殘餘狼藉，一個丫頭，着頭跪在後門往來蹣跚收拾着碗筷。

丫頭剛把碗筷收拾出去，縣長太太就開始用力掙起了她的雙眉，罵了。

「你看，這個小媳婦，故意慢吞吞的！……難道每天做的事都忘了嗎？……倒茶來！……」縣長太太回頭又對着縣長說「你那位勤務是永不會進來招呼我們的，而你這位大老爺也真的這樣好……」

丫頭舉起了衫的邊緣揩了揩手，倒了一杯茶雙手送到縣長太太的面前，翻身就想出去。

「碧桃！站住！唔，你就想走……難道你倒多一杯茶就手骨斷了嗎？唔，你又骨頭癢了是不是？……」

碧桃跑回頭，又倒了一杯茶送到縣長的跟前。

碧桃一跑出去，縣長太太就用嘴向她一努對着縣長說：

「你看怎麼樣？……」

「唉，不要再說罷……」縣長皺着眉表示嫌惡。給人家聽到難為情呢……」

「哎喲，還有什麼雄爲情，你現在已經四十二歲，雖然有一個女兒，但是她生的兒子，總不會變成你的孫子！難道你真的想兩代不成……」

「……不要去呀，你看那樣子多懨的……」縣長一看到碧桃那雙給煤炭弄得十分烏黑的雙腳就發生着欲嘔的感覺。

「啊……難怪你總是推三推四的，原來你是嫌她不漂亮！你又不早對我說，其實，碧桃打扮起來也還不錯，皮膚也是很白嫩，真是三分人面七分裝……老實說，她比起那些手粗腳粗的女招待總好一些呀……」太太話中有刺。

碧桃打了一盆洗臉水走進來，縣長太太就停下來，沒有說下去了。

「老爺，洗臉呀！」

碧桃站在那裡，兩隻褲腳捲起，一隻高一隻低，厚眼皮下面埋着兩隻無神的眼，短縮的嘴唇下突出了三隻牙齒。

「出去！還站在那裡幹什麼！」縣長下着命令。

「……唔，也不知道你是真的還是假的……太太吊起嘴唇皮冷笑了一下：「人家又說你在外面總是梨夫人，棗夫人……唔！你也要自愛一點呀！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不肯你娶妾呢……不過老實說，你到外面去弄了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我倒是反對的；像碧桃般，總比較老實，肯聽話，而且跟我們跟得久了，也知道我們的脾氣……」

「唔，閑人的話，你聽他許多幹什麼呢？昨天有人對我說，外間的人都說我賺了六七百萬以上呢……我想百萬不百萬你總是知道的……」縣長坐了起來，把牙簽丟到痰盂裡，然後喝了一口茶，啊囉

啊囉地滾着口」

「噫，現在有了六七百萬，可不願意做縣長了……不過說起錢的事情，我又得對你說幾句，你雖然沒有五六百萬，但別人也許替你賺上了五六百萬啦……」

「你說的是誰？……」縣長吃了一驚，兩手用力地按着椅臂。

「我也沒有說誰，不過，你也不要太相信吳秘書，那真是一個會變把戲的人呀……」

「唉……如果有人相信，也不致相信到他了……唔，我有什麼人呢……過去用的人，你不是說這一個不可靠，就是那個不可靠，結果還不是臨時拉了些雜牌隊伍……而我的老三和你那位弟弟又……」

「……你說這句話，難道是想說，我害了你嗎？……」縣長太太正待發作下去，但縣長太太的弟弟蕭科長從外踉蹌地跑進來了。

蕭科長頭部的兩邊，好似給夾板夾過了似的，微帶扁形，肌骨纖細，眼睛不安地閃動着露着浮躁的氣質，兩手放在褲袋子裡，頭髮披下來掩覆了半個前額，他喝得醉薰薰的，向縣長很馬虎的點了點頭，就很笨重的在圓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了下去。

「報告縣長，我這個教育科長再也做不下去了，我要辭職……」

「這是怎麼回事，怎麼一回事……」縣長想要發作又不敢發作。

「我實在幹不下去啦……四千多塊錢薪水和辦公費，你想想能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每個月酒和花生都就得花去一千四左右……一點油水也撈不着……」

「你還說一點外水都沒有，前個月，你得了好些外水不是鬧得全縣署裡的人都知道了嗎？……」縣長迫着氣說。

「是的，我就得過那一萬塊錢，珊姊是知道的，老實說，那也難怪，我窮到連打酒喝的錢也沒有，唔，那個混蛋校長，我不說撤換他，他會送錢給我！」

「唔，你這混蛋，你在外面總是去打破我的招牌，你要小心，你的腦袋……」

「你也不要自己人面前裝起正經來！」太太嚴辭駁斥着。

「你知道他在外面說了些什麼？」縣長反問着。

「他說了什麼？你說！」

「他到處在說「這次我的姊丈做了縣長，我不出去括點錢還行……」……」

「我沒有這樣說，沒有這樣說！」

「那你怎麼說的？」太太問。

「我只是說……只是說，一個人有機會總得打好一個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喀喀……」

「混蛋，你這個話，怎麼好到處亂說，這是要犯法的……」縣長氣得兩腳直跳來起。

「唔犯法……」從蕭科長鼻子裡吼出了一股冷氣，「你的令弟老三做區長，包賭一張檯子一千

元，每天二十張檯子就是兩萬，一個月就是六十萬，縣署裡大家那個人不知那個人不曉……唔，連他每個月進貢你二十萬他們都知道呢……」

「胡說……」縣長面孔都漲紅起來，指着蕭科長對他的太太說「……你看你這位弟弟，像這樣胡說八道怎樣去做事……真是丟盡醜臉的事情……」

「凡弟，你現在究竟想做什麼？你告訴姊姊好了，讓我在這裡當面同他說……」縣長太太沒有理會縣長，只回過頭用溫順的口吻撫慰着自己的弟弟「你為什麼喝得這樣醉啦……」

「我也沒有什麼，就是這個科長我再不要幹了！」

「不幹，你就替我滾……」縣長把他的笨重的身體像鐘擺般擺着，

「唉，當初是你請我來的……我就不相信世間就有這樣不平等，他是一個中學畢業，我是一個大學畢業，我一個月才四千多元，他一個月只賭錢的收入就有六十萬……」

「……這也有點是，你的老三做起事來也不見得就比我的凡弟高明，最近不是給人控告到政察專員那裡去嗎？……」

「就是呀，到現在他還是這樣私心不肯撤他……」蕭科長指着馮縣長說。「姊姊，如果我有錢，我就報效你三十萬。」

「這是爲什麼呢？……」太太回轉頭對着那背着手在房子裡打圈子的縣長用質問的口吻問。

「你也要知道，在面子上要下得去才行呀……」縣長彎着腰一旋，表示這裡有着許多說不出的苦衷。

「總而言之，你的老三做到被別人控告到專員那邊去也不大成話，總得趕快撤職，我的凡弟無論如何也得給他一個區長，一個大學生做一個區長也算不得希罕……」

伏在圓桌上的蕭科長忽而啞，啞，啞大吐起來，他自己急忙按着肚皮跑到痰盂面前去。

「成什麼事體！……」縣長眨着憎惡的眼睛，自己含着一隻香烟坐在辦公桌前的藤椅上，用背向着他們。

「你怎麼弄的，怎麼弄的！……碧桃，碧桃，快點倒杯開水來呀！縣長太太親自跑前去扶他。蕭科長從褲子裡拖出一條髒到發黑的手絹，抹着眼淚和鼻涕。

「你喝得這樣醉幹什麼的呢？來，快點到床上來休息一下吧！」縣長太太扶着他的手。

「唉，他們欺負我……」蕭科長有氣無力地軟着頭說。

「誰敢欺負你，你對我說好啦……但你何必喝得這樣醉呢……」

「……我不喝醉，我就不敢在他面前說話……」蕭科長一面倒下去一面說。

「以後你同我說好了，有什麼事我會同他說……你看那個死丫頭，叫了硬是詐耳聾不來呀……」

縣長太太起身想去到茶几上倒開水。

「鈴鈴……」大家都給辦公室裡的電話鈴聲怔住了，馮縣長急忙把自己肥而矮的軀體向辦公室裡的小門撤去，他心裡顯然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打來的，而且正有些急於想找個機會脫身。

「報告縣長，丘公館的電話……」勤務兵出現在門口。

「唔，……」縣長急急出去。

「唔，又是丘公館打來的……又是什麼梨夫人葉夫人！」馮太太把開水遞給他的弟弟，也急忙一跳一跳的趕到那門口去偷聽，結果只聽到縣長最後一句話：

「圍座在那裡嗎？……好，我就來，就來……」縣長說完這句話就把電話機掛上了。

這一晚十點多鐘了，丘公館廳子裡的電燈還是雪亮，打完了八圈牌以後，大家都有點意態闌珊，馮縣長究竟因為身子上的負擔重，斜躺在一張長沙發上，鄭團長則像木柱般站在騎樓上吸空氣。商會的王貴泉主席光着禿頭斜坐在一張沙發上，滿臉滿身都紅得像煮熟了的蝦，他的樣子很像鄉愚，但他在腦子裡在籌算着剛才吳秘書所告訴他的事。

其實馮縣長早就想溜回去了，只因爲鄭團長還留在那裡，又不能不奉陪，而主人又堅請要吃了消夜才去，所以他很不耐煩地不時用手指抓著大腿，從喉嚨裡吐出了因身體過於笨重而發出來的豬一般的吁氣。

主人兵士從房裡跑出來，手裡端著一盤剝好了的柚子，他全身胖得幾乎有許多油要從裡面溢出來似的。

一來，團座，縣座，這是真正的沙田柚，味道很好……」他把盤子放在圓桌的中央，他的屁股從西褲裡面突了出來就像一隻圓籬。

團長還是又著手在騎樓上沒有動。

「喂，來，團座。」丘志敏特別從盤子裡取回過扎雙一奉了過去。

「唔，這柚子味道很清……」馮縣長稱贊這麼一句。意思是要鄭團長能夠賞光。

一走回到燈光下面，團長那個圓得像柚子般的頭就格外顯現出來了。他的臉孔作紫黑色，中間凸出了一對金魚眼，他的兩隻手插進在褲帶子裡按著自己的圓的肚子。他伸手接下了柚子，一面向廳子溜了一眼。

「唔，你們的胡副主席走了嗎？……」他向著那伸長著頸項咬啞著柚子的王主席問。

「唔，唔，唔……」王貴泉一時張不開口，只得亂點著頭。

「……一賭贏了就跑了？那傢伙？……」團長面上佈滿了一種不快。

「……啊，他？你說那老胡？……他早溜走了呀——哈哈……」丘志敏臉上湧起了兩堆肉。

「這就叫他的作風……」王貴泉用濕手巾揩著手，趁機加添了一句，因爲這位胡副主席一向都

是同鄭團長親近，而和他不睦的，所以他走機來了一個落井下石。

「以後不准他來，他媽的！」團長發着命令。

「……只恐怕團座，縣座在這裡，他不敢不來呢……哈哈……」丘志敏是最慣以「哈哈」來結束他的語尾的。因為十一年前，他在南洋爪哇做小攤販，從小就學會了一副歡迎傾客的笑臉，不過現在發了財，他的笑臉已經發展成爲貴客們面前的「哈哈」了。

「喂，老丘！你的消夜怎樣了，快了嗎？……」馮縣長因爲他的哈哈不甚得體，而感到厭惡，所以用別的話支開去。

「啊，我知道，縣座又有点急了，你恐怕內閣大臣發生問題是不是？……哈哈……我已經催了他們，而且李夫人正在下面督工呢！」丘志敏勝起了額上的綉紋，放低了聲音說着「李夫人」三個字。

「唔，李夫人呢？……」團長把自己的手重新插進褲帶子裡面。

「他在下面就來呢……」

「你下去叫她上來呀！」團長吩咐着。

「是的……不過我現在把我們消夜的菜單向大家報告一下：一大盤炸蝦一大盤干雞，一大碗蓮子燉鴨，一大碗脚魚，這都是團座，縣座喜歡吃的，前一種是送酒補火，後兩種是送飯滋陰。吃了以後，不僅你們大家滿意，而且太太都會滿意……哈哈……」丘志敏一面走，一面意味深長的笑了跑下去。

團長用向後轉的姿勢轉了過來，向縣長走前幾步，面色表現得甚爲莊嚴。

「喂，馮縣長，聽說你要運米出淪陷區去呢？是不是？」他雖然用的是問話，但裡面包含着的意

義却十分肯定。

「啊……是的……是的……我正在打算……我前一次不是向團座請示過，……淪陷區的人民餓……的確……不，我的意思還不是淪陷區，我是說，自由區和淪陷區中間的那一些地方……唉，生活太慘實在太慘，需得救濟救濟！」縣長給他突如其來一問，心裡有點慌張，不過在面孔上還是本能的纏着哭痕笑紋站起來迎上前去。

「你並沒有對我提起過……關於運米出口的事情……」團長睜着伽藍眼，緊縮着嘴唇。

「其，其實這是誤會……完完全全是……我不過正是想這樣辦……其，其實，米也還沒有買……」

「我知道……，不過我先告訴你，如果你們不通知我，你們就休想運一粒米出去……」

「那自然……一切的事情大家都……略略……都要請團長多多指示無論什麼事……這事問王主席亦知道一點。」馮縣長聽見團長的口氣，知道他也不過是要分一點利益，心裡就比較安定一些了。說話之間就有意把商會的人拖上，比較好說話。

王主席坐在那裡，一聽見團長提起米的事情心裏就有些着急，正在考慮問到他時，他應的怎樣應付，最先他最怕團長反臉，但後來他知道團長的意思也不過是……他心裡有點好笑，不過不提防給馮縣長一下子，把事情拉到自己的身上，他心裡一個「忽突」但只好硬着頭皮裝着笑臉：

「啊，是的，是的，一切事都還得向團座請示啊……」他用含糊的辭句，把問題拖延了一下。

「嚇，我是一個軍人，做事是很痛快的……」

團長也是一個老手，所以他把話說了一半，也就不再說下去了。

團長又回身走到洋台上，縣長急忙移動他那短得蹣跚的身體走前去，向團長低聲說話，玉主席兩眼釘住他們，他心裡在想：他媽的，該縣長一定又把所有責任推進我身上了……那位祖貨，對縣政府一向是有意見的……前一次沉船，他不是以爲是我幫忙縣府搗了他的鬼……唉，同軍人講話，出錢還不打緊，還得受氣。

「團長和縣長一定等得不耐煩呀……」嚶然一聲李夫人從樓下上來了，縣長急忙從團長身旁走開。

李夫人穿着淡青色的旗袍搖着頰長的身體，面孔長而自皙，正適合於她的身材。尖尖的鼻子正對準了她的紅唇。她的微黑的眼皮使得她的眼珠更加飄逸而浮動，當她說話微笑的時候，兩道輕羽似的長眉，就好像要飛舞起來。

她是P縣之花，關於她的來歷是沒有人能夠十分確切地知道。有人說她是一個醫生的姨太太，現在她的丈夫跑到香港去買藥去了，現在她在這裡等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事實上在香港恐怕又別有所歡；又有人說，他是一個有錢佬的姨太太，因爲同丈夫賭氣，跑了出來，想經過淪陷區回到原鄉去，但終因爲不敢太冒險的原故，所以停留下來。

她的年紀已經有二十七了，但她有着成熟了的婦人的特有的風姿，她沒有少女的癡戀，但她能夠以一二句話，一二種表情，勾引着男人們的心，使人銷魂蕩魄。她眉宇間微帶有點憂鬱，平時說話亦並不多，只是她善於微笑。

如果有人問她，「喂，李夫人，你的丈夫呢？」

「呵，男人的事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我由得他……」她的微黑的向上輕揚的細羽似的眼臉掛

下來掩蓋着她黑自分明的眼睛，整齊的牙齒，輕輕地咬着口唇。

如果再問她時，她就瑩瑩欲淚了。

誰願意去損害她，像她這樣在一般嬌嫩的人？她是P縣之花，她喜歡同這裡軍政界的人來往，她有這樣的媚力，使到每一個人一看見她就很難把她忘記。

你跑到下面去幹什麼呀……團長一聽見她的聲音，馬上翻過頭來，語調裡面包含着很多的愛惜。完全不是剛才那樣硬繃繃的了。

「……我就怕他們弄得太晚了！我們的縣長回家回不成……」她眼睛向縣長一瞟笑着。

「嚇，開我的玩笑……」縣長忸怩地噙嘴着。連不怕羞的縣長給她怎麼一說都有點面紅起來。

「唉，剛才的柚子怎樣？你們吃到好嗎？……」李夫人問。

「很好很好哪……那裡面還有……」團長指着丘志敏的房子說。

「馮縣長，我幾時很想到縣署裡去拜見縣長太太呢，因為我也想送你們幾個柚子……」李夫人好像沒有聽見團長的話，面朝縣長說。

「呵，歡迎，歡迎……」

「……你歡迎，但你的太太却未必歡迎啊……」李夫人一面說一面跑向丘志敏的房子裡，鄭團長跟着她的後面走了進去。

縣長一看見團長進去，馬上起來向王主席招着手。

「……剛才我同他說過了，我說，縣府只準備五十石米運出去平糶，不過這也還沒有決定，因為縣府單獨不能作救濟去，須得團長的同意和徵求地方紳士的意見，等一下子，關於米的事情，你去同

他說一說，你說此事，縣府完全不知道要防軍方面答應以後再同縣府商量。」

「我就怕他不要佣金，他要加股。」

「要加股，他們又不肯拿出錢來！」

「就是呀！」

「我看，講到最後，答應他們百分之四十，縣府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國部得了還有營部呀。」

「如果百分之四十，那就要他包，下級營部，連部，我們不管……」

「唔，現在又要我來挑上這樣大的担子……而且爲了那一次沉船的事情，他直到現在還不相信我

……」王主席好像還嫌自己的背不駝，說話時格外把自己的背弓了起來，很像一隻老偷東西吃的姿勢了。

「……事機不密是很糟的……」

「……恐怕還是你那位吳秘書……你知道，他一看見李夫人，是什麼話都會說出來的……」

「他媽的。真是那混蛋，什麼事他就只會同李夫人報告……」縣長沉着足。

丘志敏提着一枝拔蘭地酒走上樓上來，自言自語着：「……唔，今天人少我們開一枝好的拔蘭地

酒來飲一飲……」

「……我今天到不十分想喝酒，剛才你們吃晚飯的時候。我似乎喝得太多了一點……」縣長說。

「吓，縣長，他們外面還說你每天在我們這裡歡天喜地，花天酒地呢……哈哈……」

「那簡直是胡說……」縣長沉着臉說，

「啊，縣長，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前天我有一個堂弟從九十多里的鄉下跑出來，我問他爲什麼跑來，你猜他怎麼說？他說：『我聽說縣長老爺常常到你這裡，我特來看看縣長是怎麼樣子的，』你好笑不好笑……」

李夫人和團長從房子裡跑了出來，她嘴唇微濕，在燈火下面發着閃光。

「喝酒嗎？……我今晚到想多喝一點呢……團長，你說怎麼樣？……」她回頭看着團長。

「啊，是的……志敏，多開一枝酒吧……」團長好像生氣地吩咐着。

「酒？……那多着呢！只耍團座有興趣！我常說喝酒就要喝得昏天黑地才好……哈哈……來，家先飲完這一杯罷……」丘志敏首先向團長舉起了杯子。

「好，你們先飲，我馬上就來。」李夫人以一半跑步的姿勢搖着細腰向後廳走去。

馮縣長和王主席勉強陪了一杯。

「喂，你去再拿一支酒來呀……」團長又下着命令。

「是的……」丘志敏用手揩着額上的汗，又跑下樓去。

團長的面孔，陰沉沉的比以前更難看了。

「……喂，縣長，剛才米的事情……我們防軍也要出二百石……」團長歪扭着頭，表示這是他的命令。

「喂，是的……是的……」縣長對他這樣突如其來的變卦，實在是完全沒有提防到的。

「米，由你負責去收買，錢亦由你先行墊出……」團長指着王主席。

「噫，……是的……但……但是米，恐怕一時買不到這許多呀……」王主席一看臉色就知道這件

事不答應下去，一定會發生事情了。

「買不到，亦要買……賤錢，亦不要只是自己賺啦……」團長顯然是生了氣。

「……我看，這個樣子……米買得到最好，萬一買不到這樣多，由兄弟去代買，補足一百石，自然由商會負責也能够在多買一點則更好，總之，平均，要平均……」縣長急忙含糊地轉圜。

「錢財不要緊，就是你們做事太不漂亮……」團長發着牢騷，接着又飲了一杯酒。

「吃飯啦！先生們！」李夫人嘎然一聲從後廳叫着。

丘志敏左手提着一枝酒，右手拿着兩個沙丁罐頭喘着氣跑了上來。一唉，團座，今天可太簡慢你們了，多開兩隻罐頭來送酒罷……」

「來，大家請……」李夫人首先舉起了酒杯，她的尾指很高雅而又輕靈地翹起，滿面堆着笑。她的笑使人記起了花瓶上插的花。

「怎麼？……你是主人？」團長粗聲粗氣的打趣說，說完他又立即回頭向縣長賭氣般說「來，縣老爺，我同你來乾這一杯！……」

丘志敏，想好了一句很有趣味的話，好容易等團長和縣長乾了杯才獲得了說出來的機會。「團座在這裡，李夫人自然要代主人敬酒呀！……哈哈……」

「我不是主人，也不是代表主人，我只是代主人呀……」李夫人很嬌憨地說了一句，就夾了一塊雞輕輕地放進她的兩片櫻唇裏面。

團長望着她，深深地吞了一次口水。

王貴泉主席夾了一塊腳魚掉落在枱上了，接着他就弓着背木然的坐在那裡，一句話也不說。

「怎麼？……你們兩位有什麼心事……總是不肯動箸，來我敬你們一杯！」李夫人舉起酒杯。

丘志敏坐在李夫人的旁邊，拍着手「啊，好量，好量！」不絕地稱着。

「我說會喝酒的人就是好人，因為至少他不會有這樣多心事！」團長吞下了一塊肥肉以後，有目的地發表着議論。

「那麼，我們這裡在座的都是好人，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能够喝幾杯的！」丘志敏無目的地附和着。

「事情忙的人，晚上喝幾杯酒也是好的，不是嗎？縣座？」李夫人舉團長在低着頭喝湯的時候，向馮縣長送了一次含有笑意的秋波。

「啊，是的，是的……那當然。」縣長不自然地答着，同時又向團長斜睨了一下。

團長抬起頭立即又舉起了酒杯向馮縣長賭氣般說，「來，大老爺我向你來乾這一杯！」

「啊，真是好量好量！」丘志敏拍着手。「喂，團座，我看你今晚興緻很好，是不是要叫他們再多開一支酒？」

「這個你要問縣座！」團長意味深長的用筷子斜指着馮縣長。

「怎麼？……縣座？……」丘志敏問。

「啊，不必，不必……太晚了不方便呀……」

「唔，我知道，縣長是怕他的太太的呀！」李夫人掀起了她的口唇露出可愛的牙齒。

「縣長明天還要辦重要的公事，不要勉強他呀！」團長又說了一句。

「是的，我們家裡鄉下人，聽說縣太老爺常常會到我這裡，還特別從九十里地跑出來要看大老爺呢……」丘志敏，旨在奉承，但這句話却使得馮縣長更跼促不安。

了。
王主席坐在那裡，手時不斷的痙攣般撞動着。他肚子裏已準備好了等下干同團長談判時的說話

了。
這個消夜，足足吃了半個鐘頭才算吃完。

馮縣長趁團長洗面的機會向王貴泉身邊說了幾句以後，就先向主人告辭。

團長一起身送他的時候，用一半是命令一半是委託的口氣說：『那件事情，就拜託拜託你了……』

縣長回到家，已經是十二點鐘了。他聽聽床上勻稱的呼吸聲音，他知道她是睡了。他借著定光菩薩面前一點油光，蹣手蹣腳地脫去了鞋襪，用毛巾來偷偷地揩去額上的汗。他正想打算上床，可是太太的審問的聲音。却從帳裡面傳出來了。

「爲什麼這樣遲才回來呀……」

「唉，陪他們消夜喝酒，真麻煩呀……」

「打了牌沒有？……」

「打了……」

「團長在不在？」

「在，」

「輸了多少？」

「四千多？」

那小氣鬼，連打牌也要人進貢呀……那個什麼李夫人，在不在？

「當然在啦！」縣長沉吟了一下說。

「那她才歡喜呢，她對你很好罷……」

「誰說的？她同團長打得熱啦……」縣長答的時候，腦子裡浮起了李夫人和鄭團親暱的樣子。感到很大的不快。

「唔，你問誰都還問不到呢……我說她是像漢奸……」

「不要去說啦，那件事給她知道啦。」

「什麼事……？」縣長太太在帳裡面把被掀了開來。

「那米的事……」

「你說他是誰？」

「是……」縣長本來想說是李夫人的，但一轉念，他就說：「是團長」

「她怎麼能知道？……」

「誰知道？這裡只有吳秘書知道，連齋科長他們都不曉得……」

「真混蛋，那傢伙！太太簡直拍着床板怒吼着。『沒有問題，一定是他……誰叫你這個笨蟲自己人不相信，一定要去信任他……』」

「……唔，也說不定的，也許商人會去告訴他呢，你知道，商會程主席和那個胡副主席，大家就很不和的……」

「……那麼現在怎麼樣……」

「有什麼怎麼樣，他說他亦要二百石，但老五說一時恐怕買不到這樣多米……他差不多要反臉，後來還……我說，儘量去買，買不到由縣府設法！這有什麼辦法的……」縣令用手挖着腳指甲。

「現在有什樣的就惡，我早就說你不要再做文官……」

「……」停了一會，馮縣令掀開帳想上床，但是這又給太太禁止了。

「……」唔，你還沒有在菩薩面前拜過，就想睡嗎……」

那天夜裡馮縣長發着許多夢。他夢見鄭團長那個抽一般圓的頭在轉。一會他又看見他在演說。「國家……民族呀……奮鬥到底呀……」他的手一時橫伸了開來，像個十字，又起腰來像個中字，跨開腳來像個人字。但一會他又覺得他的手在伸進自己的荷包裡，抓住自己的存摺，正在這個時候，李夫人幾身婷婷來了，她喊着他的名字。於是團長又丟掉他，跑前去抱住她的腰，唔，這該死的，他極力一掙，却驚醒了。

他仔細看看，他還是睡在自己的床上，太太正在那裡發出可憎的鼾聲，而定光菩薩的神桌上，一隻老鼠正爬在油燈上偷油吃。

「唉，這真是一個可怕幻夢啊……」他自己想了一想，轉一個身，他想起了李夫人，她那額上幾個漩渦般的鬚髮，她的美，她的眼睛，立即他的眼前好像有李夫人的身體在漾漾。『唉，那真是尤物啊，』他幾乎自言自語地說。但是她是何等可恨呢！在我面前她是這樣眉目眼去的正由你撫摩，但團長一來她又變過了一副面孔，而對可恨的眼睛却又在團長身上轉來轉去了，唉，女人的眼睛都是勢利的。而且吳秘書爲什麼也同她這樣好呢？那個米的消息，一定是他漏出去的，也許，她在吳秘書面前也正如團長不在的時候對我的態度罷！啊，狐狸精似的女人她是多麼可恨，但又多麼可愛啊！

第二天，早上才九點多鐘，馮縣長已經出去開全縣的儲糧備荒會了，只有太太坐在辦公桌上，表面看起來，她好似沉思着什麼事情，但其實她正在捏着手指計算着她這一個月來的收。

「太太」她聽見門邊有人低聲叫着。

她回過頭來一看，一個穿稅軍服頭髮疏得雪亮的青年人已站在臥室的門內了。

「呵，你來了嗎？請坐罷！」太太並不起身，只把頭向圓枱那邊的樓上微微示意。

那人坐在圓桌旁邊的椅子上摸了一摸枱布的花邊，然後又茫然向壁上掛的字畫望一下，帶着壓抑的聲調回頭向縣長太太問。

「縣座出去了嗎？……」

「不曉得開什麼會去了。」縣長太太背向着他，慢吞吞的答了一句。

縣長太太這時正拾起了針做些什麼針番之類的東西了。好像她很忙，無暇來招待這個來客。

「太太你亦很忙罷？」那人問。

「我？還不是無事忙，每天油鹽柴米……」太太故意裝作不理會他的意思。

「我想同太太談談呀！……」

「啊，什麼事？……莫非你有什麼東西送我？……」太太依舊坐着不動，但臉孔上已微微露出一絲笑意。

「那當然有的……」

「唉，真是做不完的事，」太太歎息一聲起身把手裏縫的衣服拋在一旁。「喂，碧桃，有客來了，也不打杯茶進來……真是那個死豬……」

縣長太太在圓桌旁邊坐下來，微合着眼睛，輕微地搖了搖頭，表示有幾分倦意。

「你幾時到的？」

「昨天晚上因水大到得太遲了……」

「怎麼樣？你那邊……」

「唉，真是難！現在做事情……」

「難？……」縣長太太在這一個反問中表示有點不滿。

「是的……那些紳士真是難攪了。包賭包捐。我要禁宰牛，他們偏就要宰牛……最討厭的是那位李實文，他是強房大姓，又是縣長的老朋友……」

「那他們怎麼樣？……」

「他們把賭包下來了以後並且還通知我，不要去捉他們……稍稍得罪他們，他們就說要控告我……」

「是的，我也聽見縣長說，有人在告你，那幾天，視察來的時候，他真是每天都是提心吊膽的……」

「那人真是刁透了。明明是他們包賭，你如果去捉他，他就立即會到處造謠說是警察局包賭……」

「那麼，你一點好處也沒有？……」縣長太太有點不耐煩聽下去了。

「那那……亦不是一點都沒有，不過那個地方就是難！」

「唔！難！現在有什麼事情不難的？」縣長太太，鼻孔裏哼着氣「難道做縣長就不難，每天迎來送

往這有那個。表面要做得裏面又要做得到，又怕你們部下辛苦，又怕你們鬧出亂子！」

「是的，一切都是靠太太，和縣長栽培……」

「其實，我也實在有點懶，在沒有找到事情以前，是千句太太萬句太太，找到了事情以後，又不是嫌沒好處就是嫌難！其實有好處沒有好處，要你們自己才知道，難道你們有好處，我就要敲你們的竹槓不成。」

「啊！太太不要這樣說，我正是……」那人伸手摸着糧袋子。

「……比方，那次你們捉到一批黃金的事情，人家都說馮縣長做了半年縣長，還不如你做一個月的區長，但是一個多星期了，搭信叫你太太上來，却連屁也沒有放一個，這擺架子還是什麼……」

「啊，太太請不要生氣，那次的太太正是在打擺子，實在對不住，那次的黃金案，說來也實在冤枉，外面傳得多，事實上也不過十幾兩，連賞的花紅，局裏出力的人……呻吟還有那個李實文，又來敲竹槓，一直到現在才把事情剛剛弄清楚！」說到這裏，那人摸出了兩條金鍊放在桌上。「這請太太……」

「啊！我用不着，還是留給你的太太罷……；縣長太太眼睛也視着那兩條金鍊，心裡在盤算着牠們的重量。」

「不，這一點小東西，無論如何，要請太太賞先，……以後還有許多事情，要請太太幫忙……」縣長太太，沒有表情地看着外面，辦公室裏聽得見有腳步聲走來。

那人怕縣長太太嫌少，所以又急忙的加一句，「下星期，我的內人，病稍好一點，她……她還要來，這一點請太太先收下罷……」

那脚步聲來得更近了，縣長太太把桌上的金鍊迅疾的抓起，一拋拋到床上枕頭邊去。

吳秘書由辦公室探頭入來。輕聲輕氣的問；

「縣長不在家嗎？……」

「他不是同你們一道出去開會了嗎？」縣長太太若無其事的答。

「會已經開完啦！他是回來了。」

「那誰知道他……」縣長太太愛理不理的說。

吳秘書向那坐在桌旁邊的李區長送了一眼就把頭縮了回去。

「有什麼事嗎？……」縣長太太大聲地遙問着。

「是商會的王主席來啦」吳秘書把頭再一次伸進來，就跑出去了。

「唔，縣長真是忙啦……」

「誰知道他忙的什麼事……」

「我想同太太商量一件事……」那位李區長因為縣長太太已經把牠的金錢收下，不覺也胆壯了一些。

「什麼事？你說！……」

「我想請太太在縣長面前說一說……我想調，聽馮老三有調差的消息！……」

「爲什麼？你那邊那一區還不好嗎？」縣長太太一聽見她的話裡面的意思，就又有點不太高興，因為她現在正想把自己的弟弟蕭凡科長放在老三的地位上去。

「我那一區，好是沒有什麼不好，就是雜糧，土豪劣紳多，特別是那個李實文，動不動就說縣長

是他的老朋友，從前在上海沒有事情做的時候，都是在他家裡招呼的，我們蔡宰中，他就包八家宰牛。我一說他，他就反臉，說我包了許多，就不準他包，如果我要干涉他，他就說要告我！」

「唉，出來社會上做事，那有不難的！既然他這樣不講道理，你也就看在錢的份上對他和處一點好了……」縣長太太的聲音也就溫柔許多了，

「我同他和處，他却偏要逞強，到處對人說我怕他！說我有好多整腳拿在他手裡，……所以我這次，特別想來問問縣長，究竟是不是他的老朋友！……」

「哇，老朋友不老朋友也不去究研得這樣清楚……不過你那個區是最好的一區，老三的，還不如你那邊入息好，你爲什麼還想調？」

「太太不知道，他那一區的紳士比較好商量！」李區長急忙湊上前去低聲說，好像是有什麼特別的秘密。

「嗯，……」縣長太太肚子裏有數，她一心只是爲自己的弟弟打算，所以他對這位李區長也就決意採取敷衍的手段。「……這樣，話我是替你說的，但這也要看機會，你不知道縣長的脾氣，有時碰他脾氣壞的時候，你不提還好，一提倒反而要惹他一場臭罵呢……」

「那就一切都要請太太多多幫忙呀！」李區長眼睛裏露出了一條狗給主人餵飽以後的那種感恩的神氣。

「唉，幫忙，求我幫忙的人太多了，但我們的事情，又能夠請誰來幫忙呢！」縣長太太微微的歎息一聲，這裡面是包含着有無限的得意。

「太太名下的事情，我們無論如何總是曉得的！」

「是的，我說一個人出來社會上做事，總得要有良心，至於那些過橋拉板的人，人家即使會上他一次當，可是第二次是誰也不相信的……」

「太太請放心，我李某做事，就從來沒有這樣沒有良心的事……」

「一個人要嘴對心！」

「太太，讓以後的事實來證明，我總不會忘記太太的好處的。」

辦公室裡有一陣急驟的脚步聲走來，李區長以為這大概是縣長回來了，急忙起身，可是走進來的却是面孔狹長眼神散亂的蕭科長。

「啊，蕭科長……」李區長知道他是太太的弟弟，急忙趨前去同他握手。

「啊，你來了，聽說你的運氣不錯，上台不久，就有十幾斤黃金！」

「啊，不要亂說啦，不要亂說啦！那裡會有這樣……我剛才已經同太太說過啦！真是P縣人的嘴……」

「但是你總有點好處！」蕭科長用手指一對直指着他的前胸。

「唉，也是很難的！」

「難，無論如何總比我好，像我這樣當科長，一個月不過幾千塊錢，我早就同縣長說過，我、幹啦！」

不過在縣長和太太的身邊，一切都可多多帮忙呀……」李區長含笑地說着。

「你想四五千塊錢一個月，又沒有外水，我能够活得了嗎？……喂，你來了，正好，等下請我去飲茶……」

「那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李區長涎着長臉笑着。

「喂，二姊」蕭科長丟下了李區長回頭就同他的姍姊商量起正經事情來，「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剛才有人告訴我一件消息……說縣立中學的校長，連外水……每個月至少有十多萬……」

縣長太太急忙眼睛瞪了一下，努嘴示意，要他不要說下去。蕭科長一半理解一半又不理解的茫然看了李區長一眼，然後又向縣長太太注視着，意思是問：「怎麼的，我不能夠再說下去嗎？」

縣長太太回過頭去，裝着找尋什麼，於是蕭科長站在房子中央倒有點惶惑起來。

「太太……我先出去一下，一切事情都要請費心……」

「是的，我有機會總是這個……」

「好，蕭科長，我先走一步！」李區長向蕭科長鞠躬一次。

「那麼，你請我吃飯的事怎麼樣？」蕭科長奇異地眯着眼，急忙迫着問「你知道，我們這裏是每天見不到二兩豬肉的……。」

「啊，沒有問題，我十一點鐘到你們教育科來，請科座一道出去。」

「好，那就不要忘記了！」蕭科長又再三叮囑一句。

李區長鞠躬再鞠躬地出去了。一回轉身縣長太太就努着嘴向她的弟弟責難着。

「說話也要看有什麼人在，一走來就哇啦哇啦，而且要人請客，也不必像這樣，餓了十年八載似的！」

蕭科長給他的姊姊一罵，就一屁股坐在圓桌旁的椅子上，一句話也不說，用牙齒咬着指甲。等了好一會，縣長太太才又問：

「那麼，你有什麼事，你說罷！」

「是剛才，才聽見的，一個科員打聽出來的，因為他認得縣立中學的一個總務。他說的，縣立中學的校長，每個月至少十多萬的進款……所以我想做一個縣立校長名譽也還不錯！」

「那麼，你願意錢多呢，還是名譽不錯呢？」

「當然，要有名譽地位。但也要有錢！」

「那麼，那老三的區長，你要不要嘛？」

「當然要，但是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

「現在老三是一定要調了的。不過爲了面子關係多等一兩個星期就是。」

「那麼一個星期就有……啊，二姊，我將來如果包拾子一個月能够包到六十萬，那我就分給你一半……」蕭科長一笑，兩邊的小耳朵都有點豎了起來。

「你還沒有做事，不要就先對人許豬許羊的……」縣長太太微笑地說，心裡自然是充滿着歡喜。

「格格唧唧」皮鞋夾着手杖敲着地板的响聲，蕭科長知道這是縣長的脚步聲，笑容馬上歛了起來，輕輕地咳嗽了一下。

縣長一進門，牛瀾瀾地吁了一口氣，看見蕭科長坐在那裡，眉頭輕輕地縲一下。

「你到那裡去來？剛才吳秘書找你總是不在！」縣長太太劈頭就是一句。

「我不去開會嗎？有什麼事？」

「他說，你去開會早就回來了，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啊，成開完了會，還有一點事情，到別的地方去打了一轉。」縣長淡淡地說。

「別的什麼地方，是什麼地方？我問你！剛才商會的王主席，過到處在找你……」

「好，那我就去看一看。」馮縣長把手上的帽子重新戴上，回頭就跑。

「不，不要走，你究竟到了什麼地方，講清楚……」縣長太太就有點冒火。

「我當然是去接洽事情！」

「你到那裡去的你爲什麼不敢說出來！」

「我爲什麼不敢說！我是到李夫人那邊去的……」

「啊，知道你又是到李夫人那裡，難怪你不敢說出來！」縣長太太冷笑着。

「唔，我亦知道你要吃醋所以我才不說……」

「那麼，你去接洽什麼事情！」

「還不是那米的事情！」

「米的事情，爲什麼要向她來接洽……」

「你還不知道她和團長的事嗎？」

「唔，好，你同他接洽到怎樣了？」縣長太太忽然冷靜起來。

「昨天不是鄭團長一定要王貴泉 錢買米加股嗎？現在我託她疏通他們團部也作爲一段，能買二百石則二百石，不能則一百石一齊運出去，錢則由商會副主席，胡志仁設法去籌，因爲王貴泉……」

「那麼，她答應了嗎？……」

「當然，她也有好處的。」

「她答應了就算數？」

「自然哪 團長託她做代表！」

「唔，米就這樣臨時當地買，搶漲啦，我問你老百姓怎麼得了！」縣長太太忽然想起了老百姓。

「那是他們軍隊攪的，關我縣府什麼事？……」縣長縮了縮肩膀就氣忿忿地跑了出去！

「唔 我就不知道那個李夫人是什麼一個狐狸精！團長對她好，縣長對她好，縣府的秘書也對她好，有一點消息都要送到她那裡去！」縣長太太 已發了一陣牢騷，回頭看見自己的弟弟還在那裡木然地坐着，心裡乃有點好氣，「你還不回去幹嗎？真沒出息，做了教育科長，還想去搶縣立中學校長……」

蕭科長給他的姊姊一罵就拖着腳跑出去了。

當蕭科長也出去了以後，縣長太太站在房子中央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了剛才的金鏈，於是她伸手從枕頭邊把它摸出來，用手托了一托，然後把牠放進一個抽屜的小箱子裡，她自己呆想了一下，因為她正想把這一個收入加進到他自己剛才算的總收入上面去。

這又是第二天夜裡的事了。

縣長太太自己一個人咕嚕咕嚕抽着水煙筒坐在圓桌旁邊，而在她面前則恭敬地站着一個穿短上衣長褲子的青年。這就是馮縣長說的經濟幹部老李了，他雖然住在縣衙裡領着公務員的米，但他並不是縣府的職員，他經常在各縣和淪陷區走來走去，他的對外頭銜就是永福公司的老板。

「那麼那些米你都接收過來了嗎……？」

「是的，我已接收過來了。」

「貨款交了嗎？」

「交了」

「是不是完全交清了？」

「是完全交清了！」

「那些米都檢查過」

「檢查過了，都是上好的白米」

「價錢怎麼樣？」

「雖然貴點，但還是差不多。」老李躊躇了一會答。

「那些船都很結實嗎？沒有漏的？」

「都是封的最好的新船！」

「唔——」縣長太太等了好一會，才又問「你現在趕回泰墟去連夜開嗎？」

「是的」

「現在調查清楚一路水路都平安嗎？」

「都平安。」

我要告訴你，縣長交帶你在外面，只能說是永福公司的老板，你在外面絕對不要說出是縣府的人，不要在路上同人打架，需要用小錢的地方，不妨用一點！

「是的！」

「經過保和墟的時候，你也不要去找那些區長或是什麼熟人，免得把這些事傳出去。」

「是的」

「經過太東墟的時候，他們的營部在那裡，那個營長是很難說話的，他們都說是鬼門關，到了那裡你就讓那個胡志仁派來的人拿團長的片子去接洽好了你不必去多管啊。」

「是的」

「那個胡志仁派來的人叫什麼名字？」

「叫做胡守中，太太」

「你在路上，要一路同他和氣，不妨請他喝喝酒！」

「是的」

「到了淪陷區，賣米的事情，那你就得抓得緊全權處理，不要讓別人去跑！」

「是的，那邊的人我都是很熟的！」

「價錢方面你可以向胡守中少報一點，你知道？」

「知道，太太」

縣長太太說到這裡又眨着眼睛想了一想，「還有，你到那邊以後，如果看見有什麼便宜的，便於的也帶回一點來。」

「是的」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就『是的，是的』」知道，知道」一跑出去，就什麼都記不得了！」

「不會的，太太」

「好罷，你就去罷！」太太揮着手。

那人剛一轉身，太太又想起了一件事。

「喂，還有，如果米運到以後，發生戰事，你就暫時不要冒險回來，因為日本來至多也，過是一個星期的，你就暫時住在廣州好了。你有熟朋友沒有？」

「有的，我有辦法，太太。」

「那就好了，我就是擔心你的安全。」

「我那邊熟人很多呢……」

但不要跟他們去胡鬧啊，你要知道，這一次的米，是縣長的全副身家都在那裡。」

「是的，太太。」

「所以你一切都要小心，不要粗心大意如果這一次做得好，賺的錢多太太準備替你發一個老婆……」

「是的，多謝你太太……」

「好，去罷！」太太再一次揚着手。

老李搖着粗大的腰肢跑了出去，太太因為費了很大的腦筋，想了許多事情，也感到疲倦了，她狠狠的吸了一口水煙，然後高聲地喊。

「碧桃，打洗腳水來！」

可是正在這個當兒，她又想起了一個問題，她想她應該，問一問老李，究竟這些米船，要幾天才能走到淪陷區的安全地帶。她正在懊悔一陣熟息的地步聲踏着外面辦公室的地板走來，縣長的前額突現在燈光下面。

「唔，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來？」太太冷淡地問。

「沒 什麼，吃了飯以後，因有丘參議在那裡，不便就走。」

「沒有到李夫人那裡？」

「沒有！真是！」

「剛 老李來了，米船已經到了，泰墟他已經去接過來了，等了你好半天沒有來，我只得先打發他走了。」

「好的，船幾時開？」

「他說，他今天趕到泰墟去，馬上就漏夜開船。」

「胡志仁那邊派有人來嗎？」

「有的。」

「那麼，他帶有什麼團長信件沒有？」

「他說，好像是有團長的名片。」

「名片上，不知寫了多少石米沒有？」

「那就不清楚。」

「那你爲什麼不問他？」

「那你爲什麼不早點回來？我那裡聽得這許多！」

「照理是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的。」縣長自言自語着。

碧桃打着一大木盆洗腳水進來，放在太太的腳下。太太目送着她出去，於是又正經地向縣長說：

「喂，碧桃的事情，你究竟怎麼樣？」

「好了，我求求你，請你再不要來問我這個問題罷！」縣長繃着眉頭，半解開中山裝襟鈕子，倒在新買的一張帆布椅上，眼睛半閉着表示倦怠，但其實他心裏正在想着李夫人，而他的手指尖上，還好似殘留着李夫人的乳尖上的滑膩的快感。

「喂，那個吳秘書，他洩漏了來的消息，你有向他提出沒有？他爲什麼要告訴李夫人？」

「我已問過啦！」縣長只不耐煩地答應了一句。

「他怎擊？」

「他說，他當時誤會了我的意思，他以爲我要他去向李夫人疏通，所以他告訴他王貴泉想組織公司運米……其實要疏通，我自己還不會嗎？」

「是呀，你同李夫人，還不是一樣好朋友嗎？」

「你不要這樣多心！」

「唔，我……，李夫人，那才不知是什麼地方的妖精。」

縣長沒有做聲，他手指對手指在摩擦着，他完全沉醉在那滑膩的感覺裡面了。

上午八點多鐘，馮縣長剛剛起身，就接到從吳鎮電報局轉來的電報，他知道他們的米已經安全運過了境。他很高興的回頭對那個睡在床上的太太說：

「米已經運過去啦！」

「呵，那才好。我這兩天，真是天天都在擔心，你應該多謝多謝菩薩呀！」

當馮縣長在定光菩薩面前拈完了香，傳達已經走進來說，下縣的唐縣長來了。

「真是那傻子……這樣早來找人的……」馮縣長低聲罵了一句，就黑跑出去。

「……那傻傢伙，你試探他一下，我們將來也許有許多事情，有他幫忙，總比較方便啊。」縣長太太在床上交帶着。

「唔！」縣長口裡咬着煙捲應着。

縣長走到門口，剛巧吳秘書就從外面匆匆進來，他在縣長耳邊低聲地說：

「……這傻傢伙來是想在我們這裡辦米回去，……昨天夜裡攪了我好久，不要理他，等一會你把一切事，都推到商會身上去好了……」

「唔，」縣長口咬着煙捲應着。

在會客室裡，那位唐縣長早就坐在藤椅上不耐煩地等着了，他踏着脚，一時望望天花板，一時望望牆。因為他起得早，他時時抹着眼屎。

「……唉。唐縣長，久見久見……」

「啊，久見，久見，我昨天夜裡等了好久，好久，一定又是開什麼會是不是？」

「唉，是的，現在會真多呀，……哈哈，怎麼樣你近來好吧？……」

「……不要去說，馮縣長，你前次說，要做好縣長，首先就得先打倒土豪劣紳……真的是一針見血的話……」唐縣長用拳頭打着大腿。

「怎麼的？……你也領了教嗎？……」

「吓，真的說來話長……我一上任，就禁止他們高利貸，你看，他們就說我是壞份子，現在他們

全體保甲長罷工去上頭告我……前兩個星期捉到一批劫貨，鄉公所的大紳士竟然敢打電話來問我，你的縣長還要不做？你看混蛋不混蛋，我說我的縣長可以不做，但就得同你們碰！……」唐縣長簡直說的氣來了，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

「真是可惡……不過有時小的地方也只得放鬆一點啊……」馮縣長開始暗示了一句。

「……唔，馮縣長，我這個人生性就是很倔強的，除非不做，一做就要做到底……」

「……那麼，老兄到來看看做縣怎麼樣？……」馮縣長看見他完全是不可救藥，所以就急忙轉口，心裏對於他的傻勁，實在有點暗笑。

「我看貴縣長很好……我這一次是特別出巡，我一路都向那些青年訓話，我說中國的希望，就是全靠這些青年……」唐縣長似乎還沒有觸悟到他問話的用意。

「怎麼有什麼事情要見教？」馮縣長再問一句。

「啊，是的，是的，大家講得投機簡直連要說的事情都忘啦！我這一次來是因為我想向貴縣採辦一批米回去平糶，唉，真是窮人太多啦……」

「買米？……那是困難啊！你這樣一買，我這裡的米價馬上就要高起來呀！那不是又要弄得民怨沸騰嗎？嘻嘻！」

你這裡是出米的地方，我想如果縣府能派人到民間去直接收買。不要通過那一批商人，那一定便宜得多……」

「這裡的情形老兄不大知道，唉，那是很難辦的，而且辦不通的……」馮縣長連連搖頭。

「有人告訴我，你這裡的米價所以會弄到這樣貴，完全是因為有人偷運出口呀……」

「沒有這個事，完全是遺謠。」馮縣長因爲這句話打痛了他的腦，而急忙否認着。

「那裏你現在總得給我買回一點去，因爲我們縣裡的價格已八千五百元了。」

「你要多少？……」

「我現在至少要帶五百石回去，以後的再陸續來辦……」

「唔，好的，好的，這樣好了，五百石太多，唔，太多，不過我担保，我這裡，是可以批准你出口，就是說批准把米運到那縣去，你現在帶有現款來沒有？……」

「有的，有的。」

「那你到商會去同他們商量好了，因爲米的出口由縣府批准由那邊統籌呢？」

「這是鄰縣買米，怎麼能夠叫做出口呢？」

「但這從做縣的立場看，這個米總算是出口，如果這裡的米給人儘量買，米價就要騰貴起來，而我的縣長也就不好做啦！哈哈……」

吳秘書這時早就帶着牛個鞠躬的姿勢走進來了，很客氣的向唐縣長鞠了一躬。

「吳秘書，那你就同唐縣長到商會去交涉買米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好啦……我還有一點小事情呢，失陪了，……回頭再來暢談……吃一個便飯罷……」馮縣長正式送客。

吳秘書等着他們鞠躬後，馬上（一）走向馮縣長面前耳語了幾句，……馮縣長面孔發青。

「真的……」

「情報放在太太手裡，快一點準備撤退的事情罷，我就來……」吳秘書以快步向那唐縣長趕去。馮縣長剛一回到內室，太太蓬着頭髮，哭喪着臉就迎上前來抓住他的手臂。

「怎麼辦，怎麼辦……還有這樣多貨，那米，還有和我的弟弟買的火水油……該死的，日本人遲不來，早不來，我們的貨剛剛還沒有賣出去……快想法封船，封船……我們得趕快撤退呀……」

「不要這樣呀，不要這樣呀，」縣長擺腕着太太，其實他的聲音都顫抖了，他迅速從那枱上拿起了那字跡潦草的情報。

「敵人約一聯隊已向容城增兵，在湖溪一帶集中有二百多隻橡皮艇，洪山一帶敵又增兵一大隊。」

馮縣長睜着眼睛，由於瞳孔的擴大，使他感覺他頭壳在漲大着，米，火水油，家眷，錢，這些問題，簡直就像許多轉動着的輪子，在他的腦筋裡轉着。

這一個晚上，縣署裏充滿着緊張的空氣，繃長大人沒有出去打牌應酬了，從天亮到天黑一直都爬在桌子上在那裏辦理公事。他首先考慮到的是米倉裏的米，和太太的火水油要如何的運出去。

吳秘書悄聲悄氣走進來，馮縣長感覺到身邊有一個陰影在那裏，他不抬起頭來看也就知道這是吳秘書了。

「怎麼樣？搶運米的事情？」

「我已專人送信給柳大爺那裏，現在他已覆信來了，他說，米存在他那裡，他可以保障安全，不過如果叫他派人來這裡挑，腳錢是要由我們出。」

「你看怎麼樣？」縣長抬起眼睛看着吳秘書，表示徵求意見。「……不過問題是，是不是安全？」
「安全是沒有問題的……他那柳莊很偏僻不是在山谷裏，雖然離城才不過六十多里地，但隔了這樣一重大山，據柳家人說，他們村子裏有一千多枝鎗，他們屋後就是大山，敵人即使要來，我們也可以逃到山裏去的……」

「唔，就是可惜，我們過去沒有和這位柳大爺多多聯絡。」

「但至……我們是沒有得罪他們，他的田地的徵實數量，我從前總是由得他老人家給的……」
「那麼既然安全沒有問題……那就趕快運……」

「如果縣長同意，我就打一個電話叫他們馬上派他們村子裏的人來，」

「是的，越快越好，漏夜搬出去。你知道，如果團部知道……米，一定又是來徵用的……」

「如果他們能夠派出八百人，我們這裡再抓一二百名伙子，天未亮以前就可挑出一千担……但我們一共有兩千担，天一亮就不好辦了。」

「呃，我想起了，那個唐傻子，不是要買米麼？我們就賣給他，我們負責給他封船，但沿途則由他負責還回去。」

「但是賣給他，可惜！」吳秘書表示不贊成。

「賣得到現款，爲甚麼可惜？」

「但是這個現款將來是要繳賬的，錢還不是我們的，敵人來，我們要損失一大批東西呢！我們也得在別的地方撈回一點損失呀……」

「唔，你的話對，最好是一筆爛塗賬！」縣長聽後一動不覺也就點頭同意。

「如果我們能救出這一批米，我們倒還希望敵人來呢！」秘書慘笑着。

「不過要賺這一筆錢，精神上也太緊張了，而且我們的永福公司還有一批米呀！好，閑話休提，你趕快設法把米疏散出去……」縣長揮着手。

蕭科長頭髮散亂地走了進來，口裡亂嚷着：

「喂，縣長，船，那條船，又給軍隊封去啦！」他上氣不接下氣，面孔發青地說。

「什麼，船？你們的船，太太呢？……」

「太太在船上……」

「太太在船上，爲什麼又還沒有船？」

「但是我們多封了一條船，又給軍隊封去了！」

「爲什麼要多封一條船。我們一共多少船？……」

「我們兩條，但……但是我自己又多封了一條！」

「爲什麼你自己要多一條？……」

「因爲，因爲……」蕭科長幾乎要哭了出來！

「混蛋，你！因爲，因爲……因爲什麼！」

「因爲我給人家……人家託我帶……帶……疏散……」

「混蛋……自己的東西都還管不了，還管人家的！」

「但是縣長，我這一次做了五個月科長，什麼都沒有啦！」蕭科長眼淚直流，幾乎就要跪下去了。

「混蛋，真是混蛋……」不過縣長雖然生氣，可是自己人還是自己人，所以他回頭又向吳秘書交帶着說：「你再派兩名衛士去替他再多封一條船。」

「唔，吳秘書出去了。」

蕭科長還木然地站着。

「你還不跟他一道去，混蛋！」縣長向蕭科長揮着手。

蕭科長才剛一出去，大隊長又進來了。

「叫你多派幾個人去封船，去了沒有？……」縣長沒有抬頭，手裡在改着一張準備好了的安民的告示。

「派了！」大隊長站在那裡，仍然沒有動。

「唔，你站在這裡幹什麼，我可沒有叫你……」

「報告縣長：」「孫大隊長璧直的站着。」

「什麼事？」

「他們要求關餉……關……」

「關餉？在什麼時候？那裡來的錢？」

「但已經積欠了兩個月啦，而伙食……都吃不飽的！」

「唔！你們來威脅我！你以為現在敵人要來了，就來威脅我，以為非發給你們不可……」縣長放下了筆，頓着脚咆哮着。

「不，不是這樣，……是……是他們，他們實在太苦啦！」

「他們，你幹什麼事的？你到吃不飽，你看老百姓就吃得飽嗎？……」

「是，縣長，……那麼……？」

「那麼？那麼什麼？我有餉自然會闖給你，難道我做縣長的要剋扣你們的餉銀嗎？……」

「是，兄弟們實在是太苦啦……而且現在正是要用他們的時候……」

「我比你還要知道！不用你說出來！我回頭會叫吳秘書來同你們解決……」馮縣長發了一頓脾氣以後，一想到眼前的局勢漸了也覺得問題的嚴重，可是官威已經擺出去了，又不好收回來，所以就只好在後面補上一句，留一個轉圜的餘地。

大隊長出到門口，差不多同一個從外面走進來的人撞了個滿懷，原來那是縣長太太。

「怎麼的？你還跑回來！」縣長吃驚地站了起來。

「吓，你不知道，就是那條船……」

「什麼，你的船也給別人封掉了……」

「不，不是，還是我那個三弟的……真是要命，他要領下了人一筆貨……」

「唉，真是天老爺！自己的貨都還沒有功夫搬，他又替別人搬，真本事！……」

「好，你牢騷，請別發了，現在他的船，給軍隊封了，他可發了瘋，到處去找船……」

「唉，真是好太太，他已經來過，我已經叫他們再派兩名衛士去幫忙他封船了，你還跑上岸來幹什麼！」

「我就是……呃！我就怕他……」縣長太太一時想不出理由，就焦急地乾叫着：「……而且我那船上衛隊太少，那些軍隊真是惡透了，所以我要你多派兩名兵！」

「那麼，你出去叫吳秘書或是孫大隊長派人好啦！……」

「但是，我進來的時候，……呃……好囉，不說囉，……真是氣死人！一下子有起事情來，簡直就是全縣署都是飯桶……飯桶！」縣長太太嘮嘮叨叨地一面罵着，就跑出去了。

縣長的腦筋才剛剛安靜下來，他一面想到如果將米運到柳大爺那裡，以後如何分配的問題。柳大爺雖然在城裡見過幾次面，但是否可靠，到那時，他是否會硬不認賬；他想這些事，都還得同吳秘書談談。唉，吳秘書這人，雖然很多花頭詭計，但有起事情來，倒還是很能幹的。

電話鈴聲響起來。那是鄭團長打來的。

「喂，他團座嗎？」

「是的！現在前方軍情很緊，因此城裡的存糧，通通你要負責封存，不得運去！」那是鄭團長的聲音。

「但我們在這裡，正是在搶運物資呀！……」

「普通物資可以運，但米糧不能運走，我們要準備守城的時候用……」

「好的，我明天一早就把佈告貼出去！」

「不，今天晚上就要貼出去！」

「……好……好的！」縣長沒奈何的答應了一句，把電話掛了上去。「他媽的，明明大家都準備逃，他還要說『死守！』這是說什麼鬼話！不管他！……」縣長興奮地抱着手臂在房子裡來回地走着，他又自言自語：「唔！這件事，真是麻煩，還得請老吳來商量一下……是的，什麼烏命令，我們都是武裝搶運！難道只有他才有槍！」想到這裡，他立即就在案頭寫下一張「立即將本縣大隊二、

三、四、三月薪金清發！」的樣子。

電話鈴聲又响了，縣長以戰戰兢兢的心情，上前去接電話，但電話裏的聲音却清晰得像銀鐘一樣，原來是李夫人打來的。

「你是縣長嗎？」

「是的！」

「忙嗎？」

「啊……有一點……你呢？……」

「我？……我不做官有什麼會忙的？」

「你不走嗎？……」

「暫時還用不着走，前方消息，又說敵人有退出的模樣呢！」

「你聽誰說的？」

「你猜我是聽誰說的？」

「那一定是團座」

「喂，也許是……你有空請來坐呀……」

「好的好的……但是你不走嗎？」

「吓，大老爺，你這樣急幹什麼？敵人是不會來的，就即使會來；我這裡有車子，如果要走的時候，我駛車子來接你好啦！」

「呵，好的，好的！」縣長聽了這些甜甜蜜蜜的話，一身都好像溶化了。

「你的太太走了嗎？」

「走了，走了船啦！她走了，我才真是快活呢！」

「真的？……嘻嘻，嘻嘻，她走了，我亦覺得快樂呀！……好，再見有空請來坐，我這裡有酒，可以替你壓驚呀……」

「啊，好的，好的！……」

「喀啦啦」電話鈴給掛上了。縣長如醉如癡的站在電話機旁邊，他彷彿不是在撤退中的城市，而他自己也不是縣長，而是在大學讀書時候，第一次同情人通話的情景。他的心頭迫促地跳着，但他不知道這是由於歡喜，抑是由於驚惶。

遠處隱隱地有沉雷般的砲聲，於是他驚了醒來急忙叫着，「啊勤務兵，你去請吳秘書來……」

馮縣長獨自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面，口裏在念着阿爾陀佛。

辦公室靜悄悄的，桌子椅子的位置完全變得十分凌亂，滿地都撒滿着紙片，從前放在內室的定光菩薩，現在已被移到縣長的辦公椅上坐鎮着，菩薩面前香煙繚繞。

砲聲比昨天打得更近了，他一時起來在房子裏走了一走，一會又停下來站在房子的中央，翻着自眼睛看看天花板，吁着氣。他心裏在埋怨着。上頭有命令叫我不準走，也並不是叫我死守在縣衙裏，只要我不出縣境，比方搬到柳家村去也是可以的，唉，那混蛋，就是叫我死守在縣城裏面，這不是完全故意同我搗蛋嗎？唉，這一軍老，完全是不講道理的，不要說，我還不過是一個縣長，就是做一個國府主席，也不必要用命令來賭博呀……你說鄭團長本人，我馮某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他的事情！真是太豈有此理……如果不是定光菩薩說還有勝利的希望的話，我不跑掉那才是編孩子！誰要聽他的命

令，見到鬼……縣長幾乎要自言自語起來。

吳德祕書倉皇地走入，只一天一夜的工夫，他顯然是瘦了許多，額上的綉紋更加深干，面上好幾縷過了一重灰，舉動也變得沒有那麼靜悄悄的了。

「怎麼樣？……」縣長扭轉身來向他問，聲音都有點發啞。

「我已經佈置好了，唉，佈置好了，我和大隊長……敵人如果來，總是從南門來，我們在那裡佈置一個排槍，城東是隔着一條河，所以我們在城東門只派了兩名監視哨，監視着對岸和河上，如果一發現敵人，叫他們馬上鳴鑼，城西門留一班人，縣署裏也留一班人，兩頂轎子那是準備掩護我們走的，城北我也派了兩個人去，那是準備向城西撤不了的時候，就只得向北走上山去了……」

「唉我的腦筋簡直亂啦……你想想這樣一定可以靠得住嗎？……」

「我想這樣東西南北都有佈置，總不至於成問題罷……」

「唉，這簡直是用命來賭博啦！」

「唔，那個鄭富國真是混蛋透了，我們又不是武官……」吳祕書一面搖頭，一面抹着額上的汗。

「真是，我越想越恨，爲什麼要我死守這裡！難道他要死守，我們要在這裡陪……真是沒有道理的！」

「唉，一個人做人總有點難就是……」吳祕書全身倒在椅子上長歎了一聲。

「難道我們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

「就是呀，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唉，我看他還是因爲那次米的事情有點……」

「唉，不要去提米的事情了，那反正……現在完全要靠柳老爺那裡藏起來的米了。不過我所擔心

的，就是安全，安全……原來我是準備把縣府，和縣府的警衛大隊也帶去的……但是那個鄭團……」

「那老先生，是很講究孔學的，總不至於成問題的……」吳秘書又安慰着他。

「噫，」縣長若有所失的口裏啞了一下。沉思了一會……我看，事情一急，我們還是把隊伍拉到柳莊去……管他的，鄭團長命令不命令……」

「不過我們已有了佈置，……還有七十多里有了消息再走不遲……呃不要說我們文人就一定胆小！」

「唉，我們文人是一碰見打仗就沒有辦法！我早就不願意做這羈淪陷區附近的縣長的！唉，真是命！」

「不要說我們文人，你看武人，像鄭富國那混蛋，還有那個孫大隊長，又說他學過軍事，一到了有事情，完全是手脚都亂的，剛才那個軍事佈置，都還是我的計劃呢！」吳秘書很自負的說。

「唉，都是飯桶飯桶，一有了什麼事，都是那樣的，那位孫大隊長，臨聽了出事的時候，還來向我鬧餉，真是豈有此理，將來事情定了一定要……」

砲聲又轟隆隆地响了兩响，比以前還更近了。

「你打電話去問團……團長沒有？……」吳秘書，從椅子上微微抬起了身子。

「我打過啦……剛才才打……他說是打得很好，沒有問題……但他是一個炮，我就不十分敢相信他……所以我又問過了一次定光菩薩呢……」

「他怎麼說呢？……」

他說不僅沒有事，而且還會升官……」

「唔，只有希望如此啊！」吳秘書露着祈禱的神氣

大家沉默了一會

「你想現在太太他們到了嗎？」因為砲聲又沉寂下去，縣長的心也就又安定下來。

「到那裏，塔下？……他們是下午六點半鐘開船的，船如果是星夜趕，雖然上水七十里，大概也已經趕到了，」

「貨呢？」

「貨船是九點半鐘開的，船伙多，也許能夠趕得上太太的船。」

「但是我很担心，到下縣，要給那個唐優縣長扣留起來，他是優裏優氣的……」

「我早就同他們縣裏的紳士聯絡好了，叫他們派武裝來接……」

「但是不要又給他們吞掉了……唉，現在的世界……」縣長發着愁，到了現在，他簡直覺得到處都是荊棘。

「不會的！還是早就同我們有聯絡的，要那個傻子才這樣蠢，有錢不會賺……」

「呀，那個優縣長到什麼地方去啦？我簡直把他忘了」

「早就回去了，唔，一聽見風聲不好，什麼革命也是假的，屎滾尿流跑了……」

「呀，這一次想不到你能够這樣得力……唔，像那些傢伙，通通都是膿包的，一有起事情只顧逃命……」

「……連逃命都不會呀……船都僱好給他們，說好上午十一點鐘開船，可是亂七八糟，這個說行李沒有搬齊，那個說忘記了什麼，簾料長又還去包了人家的貨足足鬧到晚上九點鐘才開船……本來我

的意思，是要太太在塔下等他們這一條船，讓顧科長鄧科長可以給太太沿途照料一下，唔，誰知……

「都是飯桶……我這個官如果還做得下去，叫他們全部滾蛋……」

轟、轟、轟……一連三響的排炮，這一回可比以前不同地皮都微微地有點顫抖，縣長和吳秘書都沉默着。吳秘書起來走到天井邊望了一望，又跑回房子裏坐下，大家心裏都有點驚惶，但大家都不願表示出來，房子裏靜悄悄的，一個紅頭蒼蠅嗡嗡的一聲，投向玻璃往外鑽，鑽不鑽去都還是鑽不出去，定光菩薩尊然不動的，低眉微嘆，對於這樣緊張的局面，完全不以為意，好像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大的事變，他面前的香煙照舊悠悠的縹緲着，過了十幾分鐘，又是一點聲，都沒有，窗子外面的草，在陽光下面發着燦然的青色，他們兩個人漸漸的又恢復過來。

「剛才的大炮，似乎是近了一點啦，……」

「沒有什麼，這完全是風呀、順風，聽起來，聲音都會大一點……」吳秘書壓抑着自己的心裏拍拍亂跳的心房，向馮縣長安慰。

「炮聲如果响得太厉害了，亦够受啦，……」

「不要緊……大炮完全是一股聲嚇人，其實並沒有什麼，牠不像飛機有眼睛，直指着從上面炸下來……而且我們四城門都守着呀！」

「唉，真是要命——他們還以為給了我一個縣長，了不起呢——其實早知道，送我亦不要呀！」四面還是靜悄悄的，那個紅頭蒼蠅安然找到了出路，噙然一聲向外面飛去，馮縣長看着定光菩薩那麼安定的容顏和想起了他今天早上說的那麼吉利的預言，他心裏又比較安定下來。

「噢，李夫人現在不知道怎麼樣啦！——縣長突然想起了她。」

「李夫人，我昨天晚上才看見了她呢！」

「唔，她還沒有去嗎？」

「沒有！她說她要和這個P縣共存亡！她要等着鄭團長呀！」

「人家說你常常到她那兒呢……」因為時局的緊張，縣長說起話來也比較隨便一些了。

「那裡……都是她打電話來叫我去的呀！」

「這個女人真是……」縣長的話還沒有說完，轟隆一聲大炮打了過來，接着就是「呼虛，呼虛」

「轟！」縣長本能地蹲伏在定光菩薩的案下「唔，好近啦……」縣長啞着聲音喘喘着，兩隻手按在地
上，他感覺到兩隻腳完全失去了氣力。

吳秘書站了起來，又想跑，又不想跑，心裡在躊躇着，脚步雖沒有擺動，但身子在不自然的扭動

最後也牽着縣長的手……「請你打電話給團長問問吧！問問他……」

「唔，我不會打，不會打，你打吧，你打吧！」縣長蹲在那裡就不敢起來。

「我要出去看看，山頂上有什麼動靜，你，你去打……」

「不，你不要走，你打……」縣長堅持着，不肯出來，更把頭縮進到裡面去。

吳秘書頓着足，急急踏前兩步，拿起了電話筒。

「喂，接六七九團部……六七九……我要鄭團長，鄭團長……」

電話筒裡「的零零的」一陣，接着就是很粗的幾幾加加一陣。

「喂，我要鄭團長，我是縣府……」吳秘書一個字，一個字說着，但牙齒都在打戰。

「你是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筒裡突然來了一個字粗的聲音。

「我——縣府！」

「什麼？」

「我是縣府、馮縣長！」

「你要找誰？……」

「我要找鄭團長。」

「鄭團長？我就是鄭團長，你有什麼事？」

「我想問問前方的戰況怎麼樣？」

「戰況？很好呀……你們怕嗎？哈哈……不要怕，我們快要把敵人趕走啦！哈哈……」

「那剛才炮聲爲什麼這樣利害？……」

電話加魯一聲斷了！

「怎麼，他說？……」縣長從桌底下伸出半個頭。

「他說我們打贏啦！」吳秘書自言自語，「唔，不像……不像……我出去看看山頭的情形怎麼樣？……你再試打一個電話給李夫人……」吳秘書拔腳就走。

「啊，你不要走……」

「我出去看看就來……」吳秘書跳了出去。

吳秘書一走，馮縣長只一個人在房子裏，他頓然感覺到很大的恐怖，他覺得他現在完完全全是一個孤孤單單的人。

「鈴鈴鈴鈴」電話鈴突然響着，唔，這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呢，他戰慄着，他使勁地喊着吳秘書。但他的聲音竟得不到點兒的回響。連勤務兵都跟着他走了。

他拚着平生的氣力，跑出去拿起了聽筒。

「喂……是……誰——呀？」

「喂，你是馮縣長嗎？我是李夫人哪……」電話裏嘎然作一股悶墩的聲音。

「啊，是你！怎麼有，有什麼好好……消息嗎？」縣長好像遇見了觀音菩薩，但聲音還是發抖。

「好消息？當然有啦！我軍打贏了，就要凱旋回來呀……」

「鄭團長，鄭團長呢？……」

「他？嘻嘻，嘻嘻，他就要回來呀，我今天要同你喝杯喜酒呢……你不要走啦……砰砰……我們就來！」

「什麼什麼喜酒？……」

咕嚕一聲電話又斷了。

縣長手裏拿着聽筒，茫然站着，他不知道是好還是壞，是快樂還是恐怖，但他覺得他那顫抖着的

腳似乎比較有點氣力可以站得住了。

這時，他又瞥見定光菩薩的安閑的樣子，他急忙走前去，抓住他旁邊的象牙製的箴筒，撲通一聲

跪下去，正想求箴，可是又是轟隆一聲。縣長跪着的地，都跳了起來，炮彈呼嘯呼嘯的好像正從他的

身旁飛了過去，他駭怕起來，他把象牙箴筒一丟，牙箴瀉了滿地，他一骨碌地爬了起來，伸出手把長

不滿五寸的定光菩薩的坐像從紫檀做的寶座上摘了下來放在腳下，拔步就走。

—— 103 ——

外面一陣裂帛般的步槍聲，但是縣長沒有聽見，還是向外衝。

剛轉出了大堂，他遠遠望見三四個穿黃衣服的人走進來，他眼睛有點模糊，他滿以為是援兵到，他揚着大手呼着：「你們來保護我……保護我……」

但是一排槍掃了過來，縣長倒了下去，他的後腦袋裏留下了兩個窟窿，噴着鮮血，定光菩薩給他拋到丈來多遠，滿面都蒙着了黃色的塵泥。

一個多月以後，在一個省會裏的小報登出了一篇P縣淪陷記，P縣馮縣長還被描寫成一個英雄

陳國瑞先生的一羣

當陳國瑞張眼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八點二十分鐘了；但是照慣例他還躺着。根據他自己粗淺的衛生學說起來，每天早上睡醒了以後，閉着眼睛再躺二三十分鐘是比吃鹿茸和人參還要更有益於健康的。

不過今天他雖然閉了眼睛，心裏却並不無忿忿。他很懊悔，他昨天不應該錯打出了一張紅中，至賭輸十塊錢零五角給夏湘帆。其實十塊錢零五角也還沒有什麼關係，最該死的是在他和下去的時候，還敢得意地高叫着，「這就是抗戰必勝……」並且還露着滿口都是骨的牙齒這樣高興地笑！這完全是故意來糟塌我！他說：「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是在演說會中所引用的神聖的口號，但是他公然敢在麻雀場上用起來，這的確說他是那個，都不會有甚麼過份！接着，他越想越氣。後來他索性不惜花費腦力去想湊足他的十大罪狀。

當陳國瑞第二次張開眼睛來的時候，時鐘既是指着九點，他頭腦有點昏，但這已經非起床不可的時候了。他雖然不很忙，但他總得到部裏去規規矩矩簽到。「簽到」，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正足以證明陳國瑞先生的重要，簡簡單單的在鏡子上劃幾筆，每個月就換來國幣二百四十，他要養活自己的妻兒子女，他要維持自己一百八十磅的體重。

他不慌不忙的坐了起來，最先低着頭看着自己兩隻腳上的十隻腳趾的蠕動，然後他一手把案上的鏡子拿來，仔細端詳了一下自己的面孔。

「唔，怎麼弄的，瘦了呀！……」他心裡忽然打了一個突兀，屈指一算，他的確已有一個星期沒

有過磅了；他是以永遠維持一百八十磅爲原則的，「如果這樣繼續瘦下去呢？……」他想。這裏的有點使他發愁。

「凡是一種結果必然有他的原因，」他是讀過論理學的大學生，所以他知道，他之所以瘦自然不會沒有原因的。

他背着手在房裏繞了幾個轉，一手抓着頭髮，心裏在排列着他已經思索出來的原因；第一國難期間，精神過勞，如到各方面去探聽消息，躲飛機，担老婆子女的安全等；第二，營養不足，如自從家眷回去以後，就沒有吃過米粉肉，豬蹄，紅燒魚頭之類；第三，現在每天晚上的確也鬧得太利害了。

他想到這裏，就不願意想下去了，於是他放開喉嚨高聲叫道：

「茶房，打洗面水來！」

他帶着渴睡的眼跑進了辦公廳。

他在簽名簿上端端正正簽了一個名，然後把他的頭向左歪一歪，又向右歪一歪，仔細端詳一下自己寫的字。他自己覺得十分高興，因爲他自負這三個字沒有一筆不渾雄而有勁，合乎美學的原則，他常常因之覺得驕傲；我陳國瑞沒有什麼所長，就是靠這三個字吃飯，養孩子。

他剛剛要打轉身，突然覺得右手邊好像有人，他回頭一看，原來是李秘書，他是一個矮個子，他那細小的眼睛裏露着狡獪的神色。鼻孔一咻一咻的在仰望着他，他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大家微笑一下，會意地點了一個頭，然後一聲不響地一同跑出走廊。

——怎樣？你聽倒有什麼消息麼？

——唔，你知道，英國大使這次來漢是想出面調停中日的爭端呢！

——啊，那怎麼樣？

——但領袖不贊成，……其實說一句良心話……如果大家停了戰，我們這些人的生活，總比較舒服呵！

陳國瑞先生搖了搖頭，表示他不能同意他的高見。但是心裏却感到一種微妙的愉快，他想，「這才是確切的真理呀！」

但李秘書給他頭這麼一搖，顯然有些惶惑起來。因此他趕快聲明。

——這不過是我個人的私見！……也許不對……怎麼，你不贊成麼？

——沒有什麼。陳國瑞先生陰沉沉地答了一句，你再沒有聽見旁的消息了麼？

——沒有了，就是這麼一點……李秘書忸忸怩怩地再搭訕了兩句閑話，於是把頭一點，揚長地去了。

陳先生今天有點感覺失望，因為這一點消息實在太不夠了。照例，他每天總要向朋友們說些大家還沒聽見過的最新的消息，這裏來表示他在政府裏面地位的重要。當然，這一點消息實在還是不足以表示自己的卓越的。因此他不得不另外去想法。

他在辦公廳打了一轉，有些科員們在低頭抄寫些什麼，有些則三四個人低聲耳語，有些則面前攤着一張紙，眼睛發呆，他對其中的某些人微微點了一點頭。畧畧表示一下招呼的意思。走到部長辦公廳，一聽，原來部長在會客，於是就躡足走進科長室裏去。

古科長正在拿着一枝筆在紙上劃着許多阿拉伯數字，他一看見陳國瑞先生進來，馬上就用另外一張紙把這張紙片掩住了。

——怎麼樣？好罷？

——還好。古科長點了一點頭。

——最近有什麼消息嗎？

——消息嗎？沒有什麼……他眼睛望着遠方。只是英大使想來調停中日事件，不過這件事恐怕你也已經知道了，因為李秘書一定告訴了你了。

——這我已經知道了，還有旁的消息嗎？

古科長回頭看了他一眼。

——聽說九江戰事不大好，因為都是新兵，損失了不少人……還有××要運來的飛機，直到現在還沒有到……

——啊，難怪，這幾天敵人的飛機老是來騷擾我們呀……怎麼的，你的精神爲什麼這樣差啊？陳國瑞生突然注意到這位古科長，眼睛老是注視到遠處，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哦，國難其間，誰不是這樣神經衰弱！古科長陰沉地笑了一笑。

桌子上的電話機忽唧唧地響了起來，陳國瑞覺得他已經多少達到了採訪的目的，如××飛機沒有到之類，所以也就却一聲打攪，跑了出來。

在走廊裡，他碰見李世芬也挾着皮包出去。他是一個高個子，上唇上，留有一撮日本鬍子，走起路來直挺挺的八面威風。但其實他也是同陳國瑞一樣的簽名吃飯的同志。而且因爲他對於部裡每個人

的私生活都有深切的研究，所以人家給與他一個「消息之總匯」的頭。

李世芬一看見陳國瑞先生，連忙打了幾個躬，笑吟吟地說。

——陳委員，你也回家去罷？……我們一道走。

「隻脚才踏出了大門，李世芬就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然後低聲對陳國瑞說：

——你知道嗎？一個很有趣味的息消呢……

——什麼消息呀？陳國瑞很高興的以為這一次有了什麼意外的收穫。

——你知道古科長的太太是住在香港的……

——這我早就知道，怎麼，是關於她的消息嗎？……

——前個星期古科長接了一封古太太的航空快信，說小孩生了病，要寄五百塊錢；星期一照數寄

去了；但是昨天又接到一個電報要寄一千，說古太太自己也病了，要進醫院開刀……但是據人家說古

太太現在正同另一個男人住在皇后酒店呢！……

——這也許是別人造謠的……

——這是千真萬確的，我是非有確實的根據不肯隨便說的呀……

——難道古科長自己會不知道？

——唉，「大丈夫者最後知道其妻者也！……」世界上的事，常常就是如此！李世芬說到這裏似

乎是十分感慨！

——現在的世界，連夫妻之間也好像做戲一樣，你騙我，我騙你！當大家要分路的時候，陳國瑞也不覺慨歎了一聲，一面肚子裏想著自己的心事。

一到家，茶房就送來了一封信，這是他的太太寫的。關於古太太的傳說忽然在他腦筋閃了一下。哦，一定是又要錢呀！他想。

信上是這樣寫的：

「國瑞，親愛的，

現在我們所過生活的痛苦，實在使人難於想像的。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又暗又濕，據你母親說是從前堆柴草的。你看，從前老母鷄生蛋的地方，現在就做了我們母子兩人的狗窩。

關於飲食。這裏的井水是鹹的，河水是濁的，白天吃着蒼蠅吃膩了的菜飯，夜裡，就做了蚊蟲的犧牲品。前幾天我床頭發現了一隻五寸多長的蜈蚣，自此以後，我每天晚上都神經衰弱，睡不着。小寶寶因天氣熱，滿頭都生瘡，你的母親只知求神問卜，一點也不能幫助我照顧孩子，想僱用一個老媽子，但一看見那些鄉下女人，手髒腳髒，我就心頭作嘔。我每天都在生氣，這樣的生活真是地獄呀！

我真不了解爲什麼要有國難，爲什麼要抗戰？

錢早已用光了。請趕快寄錢來。你現在一月二百四十雖然比以前減少了些，但是每月三份分開你也得寄我母子一百六十。李太太劉太太她們才潑氣呢，自己家裡不住，另外租過洋房子來住，還從外面帶回一個當差，一個老媽子，你總喜歡在我們面前誇嘴，但是比起她們來，我還是十分寒酸呢，十分寒酸呢！

海狗鞭丸，現在夏天來了，不要再服食了。無聊的時候，打打麻將是可以的，但不要同那些無聊的朋友們到外面去胡鬧呀！

「快快寄錢來，小寶寶整天都在問爸爸呢！」

祝你健康！

妹麗霞七·十五

真是該死，陳先生一面脫衣服，一面想，我有二百四十，她就要一百六十，難道她想同我分家還是怎的！她住在地獄裡，那麼，我就……真是該死，只是向我要錢，一點也不來安慰我……陳先生躺在竹床上，使勁地搖着芭蕉扇，眼睛直望着天花板，似乎是在生氣。

但是當他喝了兩杯冷茶，心裡一涼以後，他又似乎覺得一切都是可以原諒的了。真的，難為她呢，他想。一向都是在城市裡住慣了的，現在要回到鄉下去受罪，沒有好吃，沒有好住，還要受母親的嚙噬，又要帶小孩子，不，她一定不會像古太太般的，你看，她對我還是多麼體貼啊！於是他又把那封信重新打開來再讀一遍，他忽然覺得這裏面每個字都充滿着愛。他舉眼張望了一下房子的四週，除了幾件刺眼的傢俬以外，他覺得他簡直給空虛和寂寞包裹着。他不自覺的在眼角裏流下了兩滴瑩瑩的淚來。

唉，現在才知道老婆之可愛呢。他自己好像恍然大悟似的了解新的真理。

這種新的靈感使得他不能不振起了他疲勞了半天的精神提起筆來寫信。

「麗霞·我所最親愛的；

自從你走了以後，我簡直就不知道怎樣活。我現在公事十分忙碌，每天這會那會，總要鬧到半夜才得回家，同時還要應酬，自然錢也花得比平時多。

你走了才半個多月，我的體重已經減少了八磅，你看這樣瘦下去，將來真不堪設想！所以會瘦的

原因自然是因工作過勞，營養不良之故，所以你說你受罪，其實我也是正在受罪的呢！

錢，我總是想法，能寄多少就寄多少，至於一定要一百六十那恐怕很難做到，海狗鞭丸早就不吃了。我現在很忙，絕不會去胡鬧你儘管放心好了。

希望你好好照顧小孩子，如果生瘡還不見好，可買一點高麗參來給他吃，那一定會很有見效的。我事忙不能多寫，祝

你們母子健康！

國瑞八。八」

寫完，他重新再讀一遍，他覺得一切都寫得十分忠實和委實得體。他一向就有着這樣的美德，就是當他用誠懇的態度來說謊話的時候，他也就忘記了自己是在說謊，而說的却是道地的真理了。當然這封信在他看來也是十二分的忠實的。

他把信慎重的疊好，又注視一下自己指甲上的泥垢，然後，歎息一聲，才把信放進信封裏面去。等到一切事情都辦完以後，他覺得肚子裡似乎有一點空空洞洞的，於是他知道把豬排牛排填進肚子裡去的時候到了。不過西製的豬排是無論如何不及家製的米粉肉的。他總是有着這樣一個確切不移的信念。

午飯以後算是陳國瑞先生畫癡的時候了。他脫開了鞋襪，聞了一聞自己的腳臭（這算是他每次就寢前的一種娛樂）當他正想把整個充滿着疲乏的身體攤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房門外却有人在敲起門來。

——進來呀！國瑞先生有點耐煩地叫了一聲。

門慢慢的推開，一位身體頗長的穿西裝的青年跑了進來。

——陳先生，你在休息嗎？……他必恭必敬地點了一點頭，脫去了帽子。他有一頭像冰塊般那麼光亮的頭髮，從頭髮裡蒸發出一股微帶着汗臭的香氣。

這位同鄉之子詳是一位才從大學裏畢業出來不久的學生，所以一舉一動都帶着學生氣。不過最近爲適應環境起見，他也正在向「學習老練」這條路上走。

——啊，請坐，請坐。陳國瑞先生起來招待這位青年客人，同時却緊繃着眉頭。

——陳先生，近來一定是很忙的？……

——哦，還好，還好，……

——真是，現在國難利害，只要有一分力量也是應該爲國家盡一分力量的。

——哦，哦。陳國瑞先生無精打采地點着頭。

——最近，陳先生聽見有什麼消息嗎？

——還不是在報紙上所看見的那些。陳國瑞腦筋裏雖然藏着有一些今天所探聽得來的消息，但是他覺得在這個小孩子面前還沒有表示自己的才能的必要。

——陳先生對於目前張高峯的事件，有什麼意見？

——哦，……他最初搖了搖頭，但後來一想，覺得對於這樣重要的事件似乎是非說幾句不足以維持自己的面子。所以他趕快就接着說：

——哦，其實呢……這要看它們兩國的國內情形……還有，要看國際情形……我看也不會什麼的……說到這裡，陳國瑞先生打了一個呃，洋蔥的氣味一直衝上喉嚨，這使他對於這位新客的問題，

起了一種憎惡的心情，不願意再說下去。

——據小姪的意思這次戰爭是非擴大不可的。李子詳覺得這正是他發揮『偉論』的時候了。他決意把從各處聽來的一切言論搜集起來像小學生背教科書似的一直背下去。

——現在日本的陸軍大臣正是少壯派的板垣而蘇聯遠東軍領袖加倫也正是主戰派的健將。還有據說最近蘇聯遠東軍的人將盧西可夫送到日本去，曾供給日本軍部很多秘密，所以這次日本突然向蘇聯進攻也不是偶然的。再從蘇聯方面看來，現在各工人團體紛紛通電政府採取強硬態度，這也正表示蘇聯政府有應戰的決心。……說到這裏，李子詳作了有力的一頓。

陳國瑞先生表面雖然好像是在注意傾聽，但其實他腦筋裏只聽見嗡嗡的一片聲音，眼睛裏只看見他的嘴唇一開一合，他完全不知道他講了什麼，但現在給他這麼一頓，反而驚了醒來，他知道現在又是輪到他發表意見的時候了，因此他除了連連點頭之外，又加上一點敷衍，把聲音拉長。

……其實呢；你的話是很對的……

——還有從國際環境看起來，西班牙的問題鬧得這樣兇，英法均無力解決，德奧合併以後，東歐形勢一天天緊張，英法也無法東顧，所以這正給予了日本以自由活動的機會……至於從我們中國抗戰的立場說來，日蘇衝突，正好把日本的主力牽掣在東北，而給予我們以一個反攻的機會。所以我們說現在是我們中國反攻的千載一時的機會！說到這裡他把檯一拍，提高着嗓子怒吼起來。他好像覺得自己簡直是一位大演說家，正面向着幾千人演講。

——哦，怎麼？……陳國瑞突然張開了一對湯碗的眼睛，驚異地看着那青年演說家的激昂的態度。他忽然感覺得十分生氣。怎麼！這小子敢在我面前拍桌打檯，數訓起我來！叫他滾出去罷，這混蛋

，他一打定了主意就踏前一步，舉手一揮，猛然地對他說：

——李先生，我勸你還是回家去安靜一些好。我想你這樣說十分鐘的空話，倒不如我做一分鐘的工作。我昨天做工作做了一晚都沒有睡，就是你如果不要休息，那也讓我休息呀！

——唔，什麼？……休息……李子詳嚙嚙地說，他真好像是受了一個晴天霹靂。他萬萬料不到他的「偉論」才背誦出三分之一就受到這樣的腰斬。他最先不禁十分氣忿，因為這位陳幽瑞先生顯然不是他的知己。但當他一想到他這次來拜訪的目的時，他又不能不把湧上來的氣一連吞了幾吞，面孔上裝成了一副笑容低聲地說：

——真是對不起，太打攪了！陳先生既然這樣疲乏那就改天再來請教罷！……不過……他一手拿起了帽子，口唇邊却噙噙着這個「不過」二字。

——你有什麼事那你就趕快說呀……陳幽瑞先生挾着優勢，把肚皮一挺，完全自覺着自己的偉大。他心裡想，怕你說話說得這樣漂亮，只要我一發威，你就發抖得像一枚雞般這麼小。

李子詳先把腰一灣，連髮際也屈了一下，然後低聲下氣的說，

——我現在已失業了三個多月……所以……請陳先生設法替我找一個救亡的差事……

——啊，差事？難……難……而且還要「救亡」的……陳幽瑞先生歪着嘴「咄」了一聲，然後眨起眼睛搖了搖頭。

——那就不是救亡的……也可以……

——也還是難……現在一方面機關裏要設員，一方面……唔……許多從各地來的難民都來要差事……何況你從學校裏出來才不久……說完，他就用眼尾斜睨了青年一眼，它的意思就是說，「你

的資格還太淺啊！」

——但是陳先生是老前輩，只要肯替小姪想法幫忙，總不至於……因為我……我現在……

——以後總可以想辦法，你現在先回去好了；有辦法時我來通知你……陳國瑞先生因為恐怕他還要「現在」出什麼下文，如借錢之類，因此趕快送客。

——那就只好請先生費心了——

——……那曉得，那曉得……

當李子詳戴着歪帽子轉過了一個灣以後，陳國瑞趕快把門一關，使勁地伸了一個腰。他心裏想，這個混蛋就誤了我不少睡覺的時間啊！

天色漸從黃昏轉成了暗夜，這時陳國瑞先生睡眠已經是十分充足，肚子裏也裝滿了八分，他刷亮了頭上的頭髮，換過了必挺的西裝，他把鏡子週身照了一照，然後用手指在襟上和袖口彈了又彈。現在已是他出門的時候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口裡念着。他全身輕鬆得像一團彈過了的棉花。

他用愉快的脚步走出大門，然後使勁地一腳踏上海洋車，用尖尖的手指朝東一指：

「到××飯店去！」他的語氣的堅硬簡直像將軍對小兵下的命令。

當陳國瑞先生推開三百二十一號的房門進去的時候，張志明參議正伴同月英和月娥圍着一張小圓桌喝酒。張志明先生有着一副土紅色的臉孔，兩張嘴唇突出，好像一隻扁嘴鴨。一看見陳先生進來，大家都一致地站起來歡迎。張志明躬着身子，從喉嚨裡吐出了像婦人般的聲音：

——你來得這樣快，真可把月娥等急了，我們正要叫茶房去請你呢！

月娥笑嘻嘻地迎了上來，用手撫摩着他的西裝的上襟。

——你看，你約好了我們七點半，你八點鐘才來，要不是張先生先來開好房間，我們來到這裡簡直就找不着人。……說完，她就將櫻紅似的嘴唇一努，頭向右一偏，那隻頭很自然的就靠在陳國瑞先生的肩上。

陳國瑞先生一聞到她頭上的香氣，全身已經感到了莫明所以的微醉。他左手抱着月娥的渾圓的屁股，嘴唇却在月娥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真的，對不起，我遲到了十五分鐘啊！……寶貝！

陳國瑞先生剛拿起酒杯要喝第二杯酒，一位面孔生得像白板似的，滿身帶着香氣的青年，走了進來，他首先「嗒」的一聲向陳先生立了一個正，然後鞠了一躬笑吟吟地說：

——陳委員，久見，久見……同時伸出了他的手。

——啊，我忘記了……告訴陳委員，這是第x軍部的李雲軍需，因為他……他說他認得陳委員，所以我……就約了他來了。張志明趕快起來介紹。

——啊，是的，是的，……從前在軍部……陳國瑞先生勉強招呼了一下，但心裡總是感覺得有些不快，因為同這個下屬一道，總未免有點這個……。

但這位李雲既然能够做五年的軍需，自然也就有他的一手。一看見風不是向這方面吹，他就馬上來一個「順風駛船」。喝一口酒是陳委員長，食一口菜又是陳委員短，這樣一長一短，於是就把陳委員說了開心，兩杯，三杯，四杯酒灌到了肚，竟也就不分彼此你我起來。什麼下屬和上司也早就放

在腦後了。

月娥慙慙地把菜夾到自己湯匙裡，然後又把湯匙送到陳國瑞先生的嘴裡，陳國瑞先生的心因此也就不由得變成了融化在春風裡的雪塊般的愉快得一場糊塗。話匣子一打開，什麼話都好像水龍頭裡面的水一段兒傾瀉出來。

首先，他就把今天聽來的消息生龍活虎似的敘述一遍。用他的食指在空中不斷地在打着圓圈，正如一位巧妙廚司務，在燒好了菜以後，他還得加上一些作料和醬油，同樣，陳國瑞先生也不會忘記在他的消息上面加上一些作料和醬油，他說：「……只要××飛機一到，我們的空軍馬上又要第二次遠征東京，前一次發些傳單下去，不過是警告性質，但這一次却真的要丟炸彈下去，炸毀她東京，粉碎他的心臟了。……而且還有空中坦克，這東西有這樣的妙處：就當飛機一撞它，自然會成粉碎，這不久大概也就快要到來……」末了，他還用手掌掩着口唇的右邊，用最秘密的神氣說明，這都是×部部長親口告訴他的消息。要他們千萬不要傳給別人。

張志明和李軍需於傾聽之餘，未免表示十分的景仰，消息可以從××口中傳來，也足見他是一個親信。李軍需於空中坦克更是聞所未聞，不過因為他急於要說出心裡的一層問一，所以也就沒有功夫研究其中的究竟了。

——我是從前邊回來的——他劈頭第一句就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我這幾個月來那一天不是跟軍長在火線上？滿頭滿腦都是飛機炸彈大砲轟隆隆地亂叫。但是我們都還是照常做事，連眼睛都沒有睜過，可是在這樣的當中，還有人來講我的閒話，其實我那一件事不負責，至於金錢的事情更是做到「涓滴歸公」，從來沒有剋扣過公家一個錢，我敢指着這個電燈說……說到這裏，他忽然呆住了。因為

他突然考慮到在這個地方發這樣的牢騷是不是合乎時宜的問題。停了好幾秒的功夫，好容易才把話頭掉了轉來！……我從前纔回來，常常看見有些青年，手裏拿着旗子，口裏高叫着什麼什麼「抗戰到底」，但這小孩子，從來也沒有聽見過大砲的聲響，躲在那裏高叫抗戰，真是好笑！李軍需說到這裡不等別人先笑，以自己先嘻嘻地笑起來，一吸一我是從前纔回來——的勁兒，在他的面孔上放射出輝煌的光彩。

張志明先生是一個哲學家，他不十分喜歡說話。他的一雙筷子從口到碗，從碗到口回來往得十分急促。有時他滿口飽含着東西只嚼嚼幾句。直到他肚子裡已裝得有數，於是他才用手巾揩一揩口唇上的油膩，喟然歎息一聲；一字一句的慢慢地說起來。他那面孔上的莊嚴，顯然給他的女人似的聲音所破壞了。

——其實，我們在後方住着的人們，也不見得……得怎樣快樂，這幾天敵人的……的……飛機老是夾空……空襲。死還沒有什麼打緊，就是那種聲音，討厭，唉，好好的一個人，一個炸彈掉……掉下來，就什麼也沒有了。想起來人生真是有點空虛。……所以還是找尋快樂……酒和女人……他舉起杯來隨即喝了一杯酒，頓了一頓，——喂，怎樣？陳委員，我們約……約……夏……帆來又四圍好不好？他嘆着氣。

——啊，不，這個姓夏的……唔，是頂……頂無聊的人，賭贏了他他又回國就走，賭輸了呢。他可拉着人，非到天亮不行……總之他是怪無聊的。我很不願意……我很討厭……

月娥覺得對於這件事情，她也覺得發表些意見：

——本來像我們這樣的人，無論對於誰也沒有什麼，何況還是陳委員的朋友，不過我對於這位夏

先生，的確總是覺得有點什麼不……其實我也不知道怎的……說完她的頭向右一側，由食指和中指按着自己的右頰，眼睛向陳委員一瞟，又微微地笑了一笑。

這時月英還是在張志明先生身旁，像一個蹲在架上的鸚鵡似的，木然地坐着。她有月亮般圓的臉孔，扁平的鼻樑的兩側，安放着一對不時閃動的細小的眼睛。她的嘴唇翹起，看起來永遠是在笑着，她的雙頰，總是若穩若現地露出兩個笑渦。張志明先生常常翹起大拇指，指着她的笑渦說，「我就愛上她這……這個！……而且她還有像太太般那麼的溫柔……的德性」……今晚他爲了再一次提醒人們注意到她這個唯一的美點，所以他提議，

——喂，月英，人家都說有梨渦的人會……會喝酒，你今晚就替我向陳委員奉敬三杯酒罷！

月英的眼珠子，在細小的眼睛裏轉了一下，茫然地奉令站了起來，向陳委員敬了二杯酒，微微地笑了一笑，然後又無表情地打轉身，回到自己的坐位裏去。但張志明先生却又呵呵大笑起來。

——啊，月英，你真老實，你……你看見陳委員這樣好的酒量，不妨再多勸兩杯呀！……

月英奉了令，剛又要提起酒壺，但滿口都充塞着肥肉的陳委員，却趕快搖着手啣唔不清的說，

——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夠再多喝了，酒對於我的健康很有妨礙……你知道近來我的體重減輕了十幾磅……而且我的太太寫信來再三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陳委員頰上的骨在蠕動着。

——哎呀，還老是這麼太太長太太短的！……你既然是這麼愛着太太，那你不應該同我們往來呀！月娥把上嘴唇的兩邊向下一壓，上唇的中央微微一翹，眉頭一縐，你說她是生氣却不是生氣，說他是笑又不是笑。這是她積三四年的經驗所學習得來的拿手的「嬌嗔」，她有把握知道，她這種作態一定能够在陳委員心裏生出一個微妙的快感。

——你看，月娥在吃醋呢……

——啊，小寶貝，你不要生氣，我總是你的啊！陳委員趕快安慰她一句。

一杯一杯的喝下去，大家的話也就越來越多，到了後來，大家都忘記了自己在說些什麼。張志明先生的右襟淋滿了一身酒，李軍需在他的手舞足蹈的時候，無意中打破了兩個蓋碗。

時鐘已敲了兩點，張志明先生的手臂上給月英用指甲插了幾下，最後才算比較清醒過來，努着鴨嘴，嚴地起身告別。因為他得回到月英家裏去了。

李軍需也跟着要告辭，他得意洋洋地伸出了右手好像一個軍官拿着指揮刀，高聲宣言「我今晚不到那位姨太太家裏去過夜的，就不是姓李！……」不過他雖然醉，他却沒有忘記在他臨行時對陳委員的立正，和低角度的鞠躬。

——明天見，五點鐘……我在此地請客！……你們通通都來！他走到門邊，回頭向月娥提起笨重的舌頭叮囑了一句。

這時陳委員已躺在長沙發上打起「呼盧」來了。月娥好容易才把他扶起來，扶到床上去睡。唔，這傢伙真活像一個肥豬呀，她想。看了看自己的手錶，時針已指到二點二十分。她一面坐在床上脫襪，一面想：「唔，這毛虫的確有點醉了，不過也好，樂得做一晚清閒生意呢！」但是當她躺下去的時候，她又忽然想起，「唔，明天一定要他替我買一雙高跟皮鞋呀！十八塊一雙的！」

天快亮了，但這些人才開始沉睡。

作者附記，我這篇小說，是在抗戰第二年閏月在漢口時候寫的，經過了幾年抗戰，有許多情形是不同了，但腐化的官僚機構，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所以這篇文章還是沒有失去他的現實的意義。

一九四六，一，廿九日於廣州

暗影

這是上自修課的時候了。A學院，靠宿舍旁邊的一個小小的臨時自修室是由一個教室挪用的。那裡擺着三張長桌。其中只有兩張桌子上各放有一盞油燈，六七個青年學生正各圍着燈光讀書。黃澄澄的燈光照射到壁上映出了許多模糊而巨大的半身影子。

廖國宜低着頭正打開了筆記簿，拿着一把小刀在那裡削紅鉛筆。坐在他對面的陳一謬輕輕地用脚尖在他的腿上踢了一下，廖國宜仰起頭來向陳一謬看了一眼，然後又朝着陳一謬努嘴的方面看過去。兩個黑影正從自修室門外飄過。

廖國宜把眼睛收回來，又釘住了陳一謬，意思是問：「那是什麼一回事呵！」

陳一謬把中指翹起，而用其餘的四隻手指放在桌上裝作爬的樣子。眼睛向那門外一瞟，口唇邊悄悄地漏出了一聲「狗」！

「是誰？……」廖國宜低聲地問。

「劉明……」

「呵，那是老劉了！」廖國宜老資格的說。

「不，還帶有一位沒有開眼的！」

「那是誰？……」廖國宜想了一想問。

「那是小乳狗呵！……」陳一謬把嘴唇扁起，鼻孔裡吐着一股冷氣。

「那是誰嗎？你說！……」廖國宜一時還沒有觸悟到。

「柳碧峯！」陳一謬勝起了兩道濃眉用很小的聲音答。

「啊，這傢伙也……」

「怎麼不！前天你看他這樣積極的樣子……真是恨不得屁股上生出一條尾巴來呢！只可惜他天生一副蠢材總是不靈，」陳一謬說的時候眼睛向臨牀的桌上斜也過去，他看見胖子蕭衍慶正面朝着燈光兩隻手指在那裡揩眼屎，教育系一年級生——楊樹祥則正在很注意的看一本書，丘煜早已出去了，所以才又安心說下去。

「昨天這樣說幾句話，也不見得就是罷！……」坐在廖國宜右手旁的吳子暉這時也停下了筆來參加談話。他的近視眼鏡在燈火旁邊閃亮了一下。他的下頷幾乎要觸到書本。從他的樣子和表情看，也就不愧為以哲學家自命的人物了。

「唔，你還不相信，難怪人家要說你是道學……你知道那傢伙現在整天和劉明混得和糯米糍一樣呢……」

「你說劉明？……他不是常常讀這種書的嗎？……」吳子康左臂動了一動。

「吓！你真是書呆子！……那正是他的工作！鈎人上鈎的、你得小心啊……」陳一謬帶着警告的口吻。

「劉明，你說他是那個系統裡面那一幫的？……」廖國宜口裡含着鉛筆頭，眼睛注視着燈火帶着懷疑的神氣問。

「這個……」陳一謬挺起一隻大拇指。

「又有人說他是『千字頭的』」廖國宣天真地問。口唇微微地張開，兩隻手掌夾在自己的大腿中間磨擦着。

「你怎麼知道他是屬於這個的？……」吳子康面孔很小，兩隻眼睛却在很深的近視眼鏡裏順視在一邊聲音很像女人。

「他是這個的小舅子呀！……」陳一諤照着比着那個太指拇。自然他是和千字頭分不開的。」

「唔，想不到小柳這樣的人也會給他們勾上去了……」廖國宣坦白的國字面上拂過了一重陰晦，他腦筋浮起了小柳那種愚蠢而木訥的樣子。

「還不是爲了這個……」陳一諤把食指放在口唇上一黏，然後比着數鈔票的姿態。

「那麼這個……」吳子康也比着一隻大拇指說：「……爲什麼有這樣多錢來養着他們呀？……」

「吓，你又是書呆子……你想沒有好處，他會來武裝接事嗎？……」

「唔，聽說修一次宿舍就賺了六七萬……」廖國宣眼睛一翻兩邊的嘴角微微下沉。

「現在聽說又有人要來『打倒』了呀！……」吳子康說時窄額上綳起了幾條紋。

「嘶！」陳一諤翻轉頭左右看了一下。

「所以現在他要找一批人來擁護啊！……而且他們上頭還有津貼呢……」

「這真是鬼世界啊！學校給弄成這個樣子……」廖國宣拿起了紅鉛筆側着頭在紙上一連寫了六七個鬼字。

「你們不好好自修在講些什麼話……」蕭主任嚴厲的聲音從窗口外投擲了過來。

自修室裡的學生們，都給嚇得一跳，面孔通通朝這邊看。廖國宣他們三個人急忙低下頭裝作十分

用心讀書的神氣。

過了好一會，陳一鵬才把舌頭一伸，眯着眼睛對他的同伴說：

「精！今天晚上碰見閻羅王嘍！……」

窗子外面一對眼睛像貓眼般，向裡面閃了一下，就在暗中隱去。

自修課下了，各人都回自己的房裏去。宿舍裡的許多學生們都像穿梭一樣。穿來穿去，有的去洗臉漱口，有的去找朋友，有的到校場上去散步。這時廖國宜正在自己房裏整理床舖準備睡覺，口裏哼着無名小曲，心裏正想着明天星期六和吳屏例會時所要談的話，但從黑影中忽然伸出了一隻手臂把他拉住。

「你這樣早就想睡嗎？……外面月亮清，我請你去吃點心去……」陳一鵬早就笑嘻嘻地站在那裏了。

「你這傢伙嚇了我一跳……」

「你爲什麼這樣胆子小呀！」陳一鵬狡獪地笑着。

「你請他爲什麼不請我呀？……」旁洪轉出了一個矮矮胖胖的丘煜。他的臉孔作赤紅色，他笑的時候，面上突起了兩股豐厚的肉，他是和廖國宜同班教育系二年級的學生，有名的馬虎主義者。他說話、讀書、做事、都是亂拉亂扯。他的床上東放一本書，西放一本書，而他的床前小桌上却又老是放着許多綉紗般的衫褲。抽屜裡花生米雪花膏和臭襪却常放在一堆。他有着一切缺點，但他的長處是什麼人他都一樣可以混得津津有味。「我這個人做事向來就是這樣的……」他自己常常這樣誇耀着。

三個人一道出了宿舍，天上只淡抹着一些微雲，月亮很清從屋脊上射了過來，在校道上投下了很

清澄的樹影，男男女女同學們，就在這樹影下走來走去，劇癢了的頭髮上閃着晶光，在穿白衫的同學們身上移動着玲瓏的枝影，飛燈和紙煙的火頭到處在浮動的閃爍着，在宿舍旁邊的石橋上有人在慢聲歌唱。校外的一條小巷裡，啾啾啾地傳出一陣胡琴聲，彈着秦瓊賣馬。

陳一諤很例外的，一直都保持着矜持的態度，他低着頭好像有什麼心事。

「今天月亮真好，就可惜我沒有燃到了自熱度的愛人……」丘煜最先開口，他微微走在他們兩的稍前一點。

「那你爲什麼不找一個呀？」廖國宜笑着說。

「唉，我丘煜袋子裡就是缺一些Money……那裡能够這樣大的本事。」

「你從前不是同蜜司李很好嗎？……」陳一諤說時暗中同廖國宜睨了一下眼睛。

「唉，不用去說了，那時我家裡寄了我二千多元，我請她去下茶樓，去游泳，用了我不少錢，可是後來她就同我冷淡了，把我寫給她的信也拿去公開，說我文章不通，說我穿得拖拖拉拉……噫，現在的女人……」

「那就穿得整齊一點好啦！反正你有錢！」陳一諤心裡知道丘煜說的話完全牛皮。

「唉，我丘煜，父母一生下來就是懶散慣了的。我有錢！我一個月只有 One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丘煜一面說，一面拖長着脚步。這使得他的木屐聲拖得格外响起來。

「老陳，你剛才說，又有人要想打倒校長，究竟是誰呀？……」廖國宜伸着瘦長的腿說。

「啊，那是林樹人教授他們提的，我早聽到了……」丘煜隨口揀着答應了一句。他要賣弄自己的

消息靈通。

「不過有此一說……」陳一謬慎重地補充了一句。

「那他的背景是誰呢？」

「呃，你還不知道，一部份老教授，一部份地方勢力，一部份學生！」丘煜又搶着說。

「呃，也有這樣的傳說！」陳一謬等了一會，才補說了這一句，他似乎對於這個問題，並不十分熱心反應。而有意要使牠冷淡下去。

「喂，你想好笑不好笑，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那個商學院教授姚僕，他在西舍附近開了一間小飯館，你們都知道罷，說起來真是笑死人呀！……」丘煜說到這裡，自己就光笑着。

「……」廖國宜和陳一謬都還沒有來得及答，丘煜已經又是咕啦啦的續談下去了。

「唔，商學院的學生都說他做起生意來比上課還要認真，前天我因為有事到商學院去，順便就跑到那兒去試了一下。吃完一碟炒麵以後，我就故意拿出幾張舊票子給他，他繃起眉頭坐在櫃台上。一張張選擇，後來退回一張破票子給我「不，這張不行！他說。『姚老師，馬虎一點好罷！』我故意大聲說。「不，太破啦！這是……」他噤噤着說。他的太太這時正蹲在那裡洗碗，聽說以前還是什麼學校的校花呢！我丟給他一張新票子，一跑出店門，真是肚皮都笑破啦！真是儼然一個小飯館的老板呢！……」丘煜放聲笑着，對於這一次的舉動感到十分的得意。

「唔，笑話真是鬧够了！」陳一謬淡淡地說。

「呃，你沒有聽見理學院的同學說嗎？數學系的呂什麼教授專門是賣西藥，同學們如果有什麼教學上的難題，到他家裡去請教他，他一定繃起眉頭，帶着愛理不理的神氣，擺起老師的架子，說不上十句話就說「你回去自己想想呀！……可是你假如到他家裡去，要買西藥，一入門就對他說「呂老師

你這裡有大健風，獅牌六〇六嗎？……」「啊！有的，有的，請坐，請坐。」他立即滿面春風。他們理學院的同學也說得對，你去買西藥的時候，你是以僱客的身份去的，自然他對顧客們客氣客氣呀……」廖國宜本來還想說下去，但陳一謬用手肘一連觸了他兩下，他才停止下來。

「呃，剛才不是說到鬧風潮的事情麼？我又可告訴你們兩位一件妙事」，丘煜突然又想起了剛才說的話。「你想，我就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會跑來找到我……」丘煜伸出一只肥厚的短手攤了一攤，今天下午劉明和柳碧峯特別跑來問我，他說：「聽說有人要推翻校長你贊成不贊成？」我說：「我丘煜一向是馬虎慣了的，誰來做校長我也還是一樣教育系二年級學生！」後來他又問，「假使有人擁護校長，又有人反對校長，你要站在那一邊？」我說：「我也不贊成，我也不反對！」後來他們罵我一句「滑頭」就走了。其實他們是很想要我說，我是擁護校長的。但擁護校長我有什麼好處。平時太平無事的時候都不來請教我！」

「我知道你老兄是難得的一個最純潔的人呀……」陳一謬說，一面他又用右手肘觸了一觸廖國宜，低聲地說：「不要亂說話！我們後面有人在跟着啊！……」

廖國宜回頭一看，果然看見柳碧峯低頭跟在他們的後面，他剛想翻過頭來，但丘煜已經又在那裏叫起來了。

「哈囉，密司志柳！……到那裡去呀？……」

「啊，我去買點東西，買點東西……」柳碧峯驟不及防的給人一問，有點不好意思就急忙追了過去。一面走一面答，在月下看起來似乎他已比以前胖些，而且一套舊中山裝也已換上了新的了。

「道柳碧峯是老實人！不過，可憐他家裡很窮，前幾天還借了我百多塊錢……剛才他還和劉明一

道跑來運動我呢。」丘煜看看他走遠了，就指着他對陳一講說。「……他的妹妹柳碧雲，那個試讀生是他的堂妹妹，才來到學校裡不到一個星期，就同劉明達到自熱度了……哈哈……真是一九四二年的特別快車！……」

「那大概他是有特別本領罷！……」廖國宣冷冷地說。丘煜好像聽見廖國宣的話，又把話頭拉到別的地方了。

「喂，老廖，你同密司吳的事情怎樣啦？……我看也應該快一點，女人的東西，蓋了鐵才是自己的，你看吳子康那書呆子，自己整天在那裡抱着一本哲學書，而自己在C大學的愛人却給一個商學院的學生鈎了去……他還不知道！哈哈……」

丘煜的哈哈的笑聲，不知什麼緣故使得廖國宣心裡十分難受，他想起了最近吳屏的冷淡而憂愁的面孔，和爲了她繼續讀書的問題，大家鬧得不十分愉快的事情。他默不作聲。

大家吃了一碗麵回來，他們一面吃着花生，一面走，在校場上兜了一個圈子，就跑回到宿舍裡。

胡公俠從自己的臥室亂匆匆地跑出來，一看見丘煜就同接到親人般，拉住他的手臂。

「我正要來找你，老丘，我有兩句話要問你的……」

「……哈哈……你問我，我是I don't know！……」丘煜刁浪蕩的唱着，接着又哼着流行的小調，向廖國宣他們舉一下手就走進胡公俠的房子裡去。

「你看這傢伙怎麼樣？」廖國宣問。「他不是劉明一幫的？」

「他是那一派都是一樣的，真是標準的糊塗蛋，他什麼都隨便亂說，簡直就是一個破銅錢，邀密司李去逛了兩次公園就公然寫信給她要同她去開旅館，鬧了一場大笑話……」

廖國宜陳一謬回到自己的房子裡，看見有三四個人在房子裡坐着。

「唉，難得，原來是劉淙大哥駕到！」廖國宜說。

「呃，劉淙在這裡，那一定又有新聞呀……」陳一謬一半開玩笑地說。

在暗淡的火光中，劉淙的臉孔，有一半是背着光，不過他的頭很大。這時他正和楊樹祥坐在床沿上談着話。他濃鬱的眉毛下深藏着兩隻銳利的眼睛。給陳一謬一說，他稍稍移動一下位置。

「我不是世界消息的總匯呢。……」他佻皮的說了一句。

「不，這裡不要緊，你先說說你聽來的，我們也有我們的呢，大家可以交換一下消息呀……」陳一謬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劉淙開始用很慢的語調說：「不過現在×戰場戰爭吃緊，我們學校裡又有人提出改慮選校的問題了……」

「真是糟！……書本都還沒有打開，又說要搬家了……」吳子康憤慨地把書本在桌沿上拍了一下。

「媽的……牠如果再這樣撥，我是索性不讀書了！昨天，我父親來信說，我每月的學膳費就幾乎佔去了他每月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直不得了……」陳一謬說。

「你還好，你的父親做工程師，至於我的家裏那就糟啦！我的父親做中學教員每月三千八百元薪水，我家裏還有兩個弟弟，一個母親，光是米就花了一千五百，所以我讀書恐怕也只能維持到本年暑假……我對於學校裡的功課不知怎的，真是越來越不感興趣呀……」廖國宜很陰鬱地說。一隻腳的膝頭在桌沿擺動了幾下，就在凳子上坐下去。他茫然看着桌上的燈光。

「家庭環境最好的，要算是吳子康了。難怪他這樣拚命用功學哲學。」陳一謬帶着笑說。

「唔，不要去說用功了，我看這間學校，也真是太糟哪！真是想用功而不可得，教授們都在鬼打鬼！互相揭發着陰私，有一個心理學的教授公然說那位經濟學的教授是靠賣老婆得來的位置，大家都做生意，但每個人都說別人做生意賺了多少……講文化史的，上課的時候總是拿着英文課本在那裡念，講了一個學期，羅馬還沒有講完。我真不知道這樣讀下去會有什麼益處了……我打算暑假以後轉學到教會大學去，我要好好的研究哲學一下，」吳子康用女人的聲音說。他的眼睛一本慣例的顧視着。

「那麼你的局長父親怎樣答應呢？……」陳一謬打趣的問。

「他當然不赞成我跑得很遠去，而且在這裡讀總比較便宜點呀！」

「你父親有局長做，一切都是好辦的！」廖國宜說。

「唉，在沒有進大學以前，我總以為大學裡是一切都了不起的。但進來以後……才知道！唉！」楊樹祥低着頭，初次發表他的意見。說完了以後，他的眼睛怯懦地向各人的臉上試探一下，他很小心那些老前輩對於他的意見表示不能同意，當他看見大家都沒有特別表示時，他才安心。

「呃，我還有一個消息告訴大家」劉淙說：「就是前天胡公侯說的校長利用公款，做囤積生意。這件事，我曾經去仔細打聽過，的確是真的。他和總務主任團了一批黃豆，但一連下了一個多月的雨，豆子都長芽了，賣不出去，所以直到現在上個月的教授們的薪水和學生的貸金都還沒有發下來！」

「唔，現在連大學校長也做起奸商來啦！……」陳一謬冷笑地說。

那怎麼辦，許多同學都是靠貸金的；我昨天還寫信給我父親想法到縣府裏去領一張家况清貧証，準備下學期設法弄貸金，……如果弄不到的話，就只好和你們暫別啦……」廖國宜說。

「唔，但你如果同那些狗們弄不好，那你休想，明明有貨金的，他還把你取消把別人的名字頂上去呢……」陳一謬帶着不大贊成的口氣。

廖國宜低頭沉默着，他明知陳一謬這句話是對他說的一想到劉明和柳碧峯的那種行動，他心裏就感到受了侮辱般的難過。

「喂，我倒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陳一謬用着嚴重的口氣說；「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還是這樣讀下去……老是做國寶……」

大家都沒有做聲，涼夜的空氣在室內流蕩着，室外的木屐在來聲，彈着人們的耳朵。

「……書總是要讀的？不過這裡的空氣太使人不安了！」吳子康雙手撐着床沿好像兩根柱子，「整天都是這個和那個的矛盾，這派和那派的鬥爭，亂七八糟的謠言，攪得你簡直無法安心……我最討厭的是劉明這一類的人物，他們不讀書，專門像陰影般跟在人後面，偷拆人家的信件……以前是敲簫衍慶的竹槓，那南洋伯的兒子，但是現在南洋的錢沒有來了，他却在我的身上來打主意了，前天他要向我借五百塊錢呢……」

「那你借給他沒有？」陳一謬問。

「我沒有……我爲什麼要借給他！」

「唔，那提防他要送你一頂帽子呀……」

「什麼帽子？快到夏天還戴什麼帽子！」

「哈哈，又是書呆子！提防他要加上你一個罪名呀……我說……」陳一謬註解了一下。

「唔！我是專門讀書的，我怕他們什麼……」

「……剛才老陳提出來的問題……」劉涇開始用很鄭重的語調說，他這時整個臉孔都出現在火燈的光中了，只是他的一對眼睛還是深藏在前額投下來的陰影下面。他口唇薄薄的，說話時候不時露着晶瑩的牙齒，「我想這要看各人的家庭環境的，環境好的，自然不妨繼續讀下去，獲得更多的智識，準備更多的力量，不然，那就不必讀下去，因為不在大學畢業也不見得就不能做事，而且一切能力都是要從奮鬥中去鍛鍊的！……」

「……但像我們這樣的人，能够做什麼事呢？……現在到處都是人浮於事……」廖國宜深深地感到前途的渺茫。

「當然你要想賺錢做官，那是不容易的，不過，你如果想做事業，想為民族國家服務，不怕吃苦，那是到處都有你的工作的，就是沒有工作，你也可以創造出工作來！」劉涇的聲音漸漸的激揚起來。

「話雖然是這樣說……」廖國宜遲疑地答。

「對的！對的！能够讀下去，就儘量的讀，比方學理工科的……但讀到不能讀，無法讀的時候，那麼他媽的，我們就脫下衣服幹他一個痛快就是！……你看，我們學校裡的那些孤羣狗黨！賣豬仔的……賣淫的全有……」陳一謬掠起了袖筒，好像準備就要打的樣子。

「老劉，我想你還是說一說學校內部的情形罷！……因為我得趕快決定是否要轉學呢！……如果老是這樣鬧風潮，那我們還有什麼書好讀呀！你的意思怎樣？是不是主張我轉學……」吳子康所關心的倒是學校內部的問題。

「學校裡的事情，我看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整天是鬼打鬼的！校長是一派，老教授他們又一派，L學院又一派，學生的份子更是亂七八糟！有些是照地方分，有些是照系派分，但有些是莫名其妙

的有奶便是娘主義者，一時打倒，一時擁護，毫無一定的主張的！小的風潮是天天都有，不是反對教授和學生自己打架，就是要打倒校長，再不然，就是學生……，但是大的風潮，一時又爆發不起來，第一因爲上面的壓力大；第二，因爲各派與各派之間時時互相暗鬥，不能統一；第三因爲那種人物多，用一切方法來破壞……」劉淙並沒有顧到吳子康的問題，而只是自己發着議論。

「那麼別的地方的學校是不是也是如此？……」吳子康只關心到自己地問。

「別的地方的學校我沒有去過，我很難說，但我想這樣的暗鬥和混亂的情形總是大同小異的，至多不過是程度上不同。」

「唉！那真是糟！有錢都不容易找到讀書的地方啊……」楊樹祥很失望地感歎着。

「自然哪，大家都不能安心讀書，難道你就想獨自一個人例外，闖起門來讀博士嗎？……」陳一謬帶着諷刺的聲調。

「剛才說的，書自然要讀，不過目前社會已經這樣腐敗，學校是社會之一部，自然也就不能乾淨，我們如果留在學校裡要認真讀書，只好自己用功……」劉淙面朝着吳子康發表意見。

「是的，現在就是讀書也是完全靠自己的！」吳子康頗有領會的點着頭。

「……可是生活這樣困難叫人怎樣去安心讀書呢！」廖國宣說。

「不讀書就做事好啦！」劉淙用教訓的口氣說。

「淙哥是容易了，只差一年就是社會學的學士，要我才難呢，還有三年的時間，現在又物價一天天貴……」楊樹祥慨歎地說了一句。

「剛才誰說的，教授不像教授，其實我說有許多學生也不像學生」陳一謬講到興緻來了兩腳站成

一個人字，叉着手，偏着頭，面部激仰，便下顎突出。這算是他慣常的演說的姿態，「劉明這一類的人，大家是知道的了不要說，至於胡公俠他們是屬於反對派的，也不是好東西，整天製造謠言，不是說那裏開打倒會，就是那裏打校長，學校裏的佈告說要這樣，他就偏要鼓動同學做那樣；連學校裏的公物都要故意把他毀壞，他的目的，無非就是自己加一派的的人上台，還有丘煜這一類的人，是打倒擁護全無所謂的，這邊聽來的消息講到那邊去，那邊聽來的消息講到這邊來。表面是中立。但有益到手，就兩邊都要。還有丘煜那位女朋友密司李，他是M派，所以一說起話來就什麼都是M派好，一切人都是對M派有偏見，同人辯論起來，辦是滿面通紅的雌老虎一樣……至於其餘的更莫沒明其妙，做打油詩的，吃大菜的；追逐女性的，茶館裡做常務委員的，開賭館抽水的，滿口洋涇濱脫洋話的，跳舞的，整天開口上帝閉口上帝的，到甚麼地方去場趕做生意的，真是一間大學簡直就是國寶陳列所……」

門外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個很大的陰影。在房子裡說話的一些學生們都自然而然的，渾身打了一個冷戰。

「睡啦！我們改天再說罷！……」吳子康在驚惶中說了大家一句。

「唔！陳一謬！你剛才又在說些什麼！……你好小心一點啊……」窻子外面又是一股嚴厲的聲音。劉淙和楊樹祥早就在床上躺下去，藉黑暗來掩蓋自己，陳一謬在那裡木然不動，向那背着燈光

的廖國宣互相對視着。一直等到窗子外的脚步聲走了，大家才鬆一口氣。

劉淙和陳一謬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去，一路走，大家的脚步都有點慌亂，最後劉淙對陳一謬說：「我們講到興來了，竟沒有顧慮到環境呀！……」

「唔！我的命運恐怕是決定了……下學期一定是默退的，我今晚已經碰到這閻羅王兩次了啊！……」

走到陳一謬房門口的時候，劉淙忽然停住足向陳一謬回：「喂！你看老廖，廖國宣，最近很徬徨，你要好好的同他談談啊！」

「唔，是的，他人倒是個很熱情，有正義感的人。」

星期六下午了。廖國宣掠好了自己的頭髮，打開一套才洗好的中山裝，備準照例和吳屏到郊外去做禮拜。他心裡準備着要把昨天夜裡所經過的事情很詳細的告訴她，同時還想把劉淙說的意見提出來和她討論。

「密司志廖……你要去做禮拜六嗎？……」胡公俠手裡拿着一張摺好了的紙匆忙地走了進來，胡公俠，前額和兩額突出，中間的鼻子平平地傾瀉下來，下面橫着一張突出來的三角嘴，牙齒微露，說的聲音好像鐵片在地下拖着。

「唔！」廖國宣微微地點了點頭，他一看見這個別號小無常的胡公俠，肚子裡就有點反胃。

「你又同密司吳去？……我知道……」

「唔！」廖國宣帶理不理地點了點頭，一面穿着褲子。

「唔！密司志廖！我有一件事；你願意不願意同我們去參加開會呀？……」

「打倒誰？」廖國宣直截了當的問。

「打倒這個！」胡公俠用大指姆比了一比。「你知道，現在上頭對於他的辦學能力已根本起了懷疑，教授方面……也早就要一羣起而攻之」的了，……只要我們學生方面，一聯絡好！唔，馬上就得

叫他滾！……」胡公俠向來是不看人家的臉色，採取直綫的宣傳方法的，所以他就這樣一連串的傾倒下去那兩片嘴唇看起來實在是不勝其忙碌。

「唉，這些事同我有什麼關係……我自己下學期能不能讀書都還成問題呢？……」廖國宜低頭望着他自己的褲腳是不是會過低，懶洋洋地答。

「唉！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消極！」說到這裡胡公俠特別又踏前一步放低了聲音說：「只要這個傢伙滾蛋，換過一個新的，我們窮學生就可以有辦法——我們可以請頭津貼呀！」

「唔！這個我恐怕沒有希望罷！……」廖國宜用眼稍向胡公俠睇視一下，嘴角邊微微一動，顯示出一種冷笑的神氣。他一面翻轉頭提起了腳跟來縮視一下自己的鞋底。

「你這個人這樣消極就沒有辦法，這樣消極就沒有辦法……你們又恨他！但又不願意積極！……」

「沒有錢讀書的人自己的事都還管不了嘞……」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你不要生氣！昨天夜裡，我看見你的密司吳和劉明一道走，而且唧唧噥噥的還說了半個多鐘頭的話……」胡公俠簡直像背誦一部書般說得那麼快。

「什麼！」廖國宜的眼睛裡突然發着亮，他一剎那間，忽然發現出胡公俠的那張嘴巴是異常的鄙陋。「……不，你不能亂說！人家的名譽不是給你開玩笑的！」他扯緊拳頭睜視着胡公俠。

「哈哈！……你還不相信！……」胡公俠看見自己的話生了效力，就十分得意。「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告訴你，劉明不是好人，他是校長的走狗，密司吳要同他一塊走不是好現象啊！……」

「你不要胡說！我不要聽你的鬼話！」廖國宜把拳頭向空中一揮，全身抽搐着痛苦的痙攣，太陽

穴的兩條筋更不住亂跳。在他看來，室外的太陽光突然暗了一些，連四圍的牆壁都好像在那裡顫抖。

「唔！你慢慢去打聽一下才會知道的……」胡公俠很鎮定的說，眼睛裡閃着愉快的神氣。

「老胡！你還在那裡幹嗎？……Let us go！」丘煜在門外叫着。

胡公俠迅速地把手裡字紙摺好塞進袋裡。

「好。你去調查一下罷……你將來才會知道誰是你的朋友！」他兩隻腳迅速地跨出房門，陽光下面浮游着細塵，像遇到一陣旋風般急旋着。

廖國宜的腦子裡都沒有來得及有什麼回想，丘煜的半截身子又探了進來，他的赤紅的笑頰在廖國宜的眼前幌着。兩片油滑的嘴唇又在亂動了。「喂，你不要誤會，我不過是同老胡一道出去走走，完完全全是私人朋及的關係……什麼打倒擁護之類的事，我是不來的，你知道……」

廖國宜簡直不懂他說話的意思，用兩隻手掌掩着自己的臉孔往回走，他的腦子好像受了什麼東西重重的一擊。而耳朵旁邊則嗡嗡作响，似乎還聽得見胡公俠那一般刮噪的聲音。他伏在一張小桌上，經過了好一會，他漸漸的安靜下來，最先浮到腦子裡的是吳屏的憂愁而純潔的眼睛。她在罵他，不應該對她懷疑，他於是放下了兩隻手，看看四週，一切都還是很安靜，陽光照在室外濃綠的樹葉上，反映出閃爍不定的光彩，斑鳩在遠方啼着。他彷彿從夢中驚了醒來，他想起了昨天夜裡陳一謬說的關於胡公俠專門造謠的話，這在他心裡又好像從濃雲中透出了一陣光芒。「這是不可能的！……」他想「這完全是胡公俠造的謠！他看見我不願意參加他們的會，宣傳不成功，所以特別造出這樣的謠來。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自己口中喃喃，不自覺地踏出了房門。

校場裡，一個人也沒有，一雙雙的白蝴蝶在繞着階前的薔薇飛着。日光照在草地上，大地好像新

添上了一層綠色的油，草尖和草尖在微風中交頭接耳。對面女宿舍裡有人在窗口上晒着綠色的手帕。他望望吳屏住的那間房子，窻門早已關上了。「是的，她已經是失去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正如經過了一陣迅雷驟雨以後的晴天，廖國宜的心情經過了剛才一陣的暴怒和猜疑，現在又一切都復歸於明淨。他看見那明媚的陽光，和愉快的春草，他覺得吳屏也正如枝頭初雨的嫩綠一樣清新。因此他微笑了。不過他對於胡公俠有一種怨毒「真無聊！你看他那醜陋的嘴巴，他是不會從其中說出好話來的！他竟然要無中生有透出了這樣可耻的謠言。給吳屏聽見了，她是要多麼難過啊！」想到這裡，他就給一種懺悔的心情所襲擊，趕快踏進房子裡穿好衣服，他很想立刻跑到吳屏腳下去告訴她，胡公俠是如何的無恥地污穢她和自己對她的懺悔。

一個巨大的人影從房門口塞了進來，廖國宜本能地吃了一驚，他以為又是昨天夜裡所遇到的兩個影子。

「密司志廖……，你還沒有出去嗎？……」南洋伯的兒子蕭衍慶舉止顛倒的走了進來。蕭衍慶也是僑生中的特出人物。他的軀體龐大而笨重，筋肉有力而突出，他每天除早中晚運動三次以外，吃三次飯，吃三次點心，洗三次澡。對於這，人們給他起了一個名稱，叫做「蕭氏四三制」。他袋子裡有的是錢，所以上課不上課，他是從來沒有放在心上的。教授如果穿得整脚些，他就會扭起鼻子，倒翻轉他兩片厚唇說：「唔，窮鬼！誰願意上他的課呵！」因為他的腳特別大，同學們都稱他是「大脚色」，他也樂於接受這個尊號，只要他一高興，他就用他肥厚的手向同學們一招：「喂，你們來罷。我請你們！」於是飯館裡一下子就坐滿了一張桌，大家虎嘯狼吞。錢在他手裡簡直同空氣一般自由，只要一個電報打過去，馬上一個電報打回來，不是三萬就是五萬，同學們中間，大家對他都互相交換着

羨慕的神色「大脚色今天晚上又要請客了，他家裡又寄來一大批錢呢！……」

不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蕭衍慶就慢慢的連足球也懶得打了，點心由三次減到一次，筋肉一鬆懈下去，他的身體就表現得更加臃腫，他開始第一次感到沒有錢的苦惱，從前對他非常親熱的幾個女同學，現在也公然有時故意裝着沒有看見他，這使他更痛苦。他想這些傢伙真沒良心，牠們從前吃了我多少東西，唔，牠們利用我來奪取營養，他的頭漸漸的低了下去，以前他叫同學總是「喂」「阿何，阿廖！」現在他第一次學會禮貌了，在「何」字「廖」字上面也加上了一個「密士志」。

「啊！密司志蕭……」蕭衍慶之在他的房子裡出現是很使廖國宣驚異的。「你……你近來……」廖國宣一面換鞋子，一面敷衍着。因為怕他就誤了他的出門，所以心裡很不高興。

「啊，近來真糟呀！……唉，咄咄：今天星期六他們都出去了呢！……」蕭衍慶帶着笨重的舌頭語無倫次的說。

「是的……我也正想出去呢！……」廖國宣覺得這位大脚色一來，他的房子的面積都少了許多，因此、微微的有些侷促。他最後一句話特別把調子加強，目的是要使他懂事一點不要就誤他。

「但是我沒有地方去呢！……密司志廖……你可以借點錢給我嗎？二三百元！……只要二百元……」蕭衍慶的手無意識地撫摩着床沿。

「啊！二百元！……我那裡有你們這樣大的氣魄，袋子裡全部的財產都還沒有二百元呢！……」廖國宣有點不耐煩把衫腳拉了一拉，就回頭去找鎖頭。

「啊！現在的生活真太苦啦！……我今天一早起來才吃了一次點心呀！……」蕭衍慶繃着眉頭眼睛低了下去，巨大的頭顱艱難地搖了又搖。

「我們大家早上也都不吃點心的……」

「但是我餓得很……一餓我就沒有氣力……」

「現在抗戰時候，大家都得節省啊！……」廖國宣手裡拿着鎖頭打轉身來，一閃眼間他彷彿在眼前看見一個巨大的飢餓的動物。

「密司志廖……」蕭衍慶好像獲得了什麼新的希望似的「你讀報紙，你知道現在日本人打到了什麼地方了嗎？……」

「現在日本人？……他們西邊打到緬甸，南邊打到新幾內亞，你不看報紙！……」他撫弄着鎖頭。

「報紙？我看……」兩隻腳不安地踏着。「但我的家是在彭亨，我始終就沒有聽見他們說過……」蕭衍慶茫然而又有點忸怩地說。

「彭亨，那是在馬來半島，早就在新加坡失陷以前淪陷啦！……」

「啊……」蕭衍慶張着那張巨嘴，絕望的歎了一聲，兩顆眼淚從他的眼眶滾了出來，「啊，我的爸爸媽媽都全在那裡哪！」

「這樣大的個子竟會學小孩子般流淚！」一股墮墮的心情，從廖國宣腦子裏閃過。他看了看錶，已經走正兩點了。

「密司志蕭，你不要悲傷呀！我得走了！廖國宣很不客氣的下着逐客令。」

蕭衍慶站起來，蹣跚地拖着長腳跑了出去，同時用哭喪着的調子說「我知道……你是要去做禮拜六的……俱，但是，那些女孩子都是沒有良心的傢伙，從前騙了我多少錢呀……」他完全像是有神經

病後自言自語

那是嶺南四月初的天氣。經過了兩個多月的雨季，天才開始放晴，太陽晒在大地上蒸發出一股水蒸氣，柚子的清香在空中浮蕩着，林叢裏百靈鳥，黃鶯，八哥都在雜奏着牠們婉轉的歌聲，就是鴉鴉，小麻雀也在竹籬邊或屋簷前唧唧地逞着牠們的曉舌。

南方的春天，淡青色的天幕上總是浮泛着一重乳白色的微霧，這使得遠山好像在半空中浮起，削筆似一峯巒格外顯得秀麗和縹緲。一叢叢的濃綠壓着樹枝，遠看起來，好像一團團的綠絨球在地平綫上重重層疊。草是那麼青碧，就是山石也長滿了蒼苔，把大地染成了一片綠色，而一條無盡長的路就在這綠色的海中起伏明滅。黃土牆的屋，隱伏在叢林中，驕着起來好像秋日的丹嵐。

一條碧綠而深湛的小溪，從那遙遠的山腳下紆緩地流來，到了將近城郊，給一座滿身披着蒼苔的蒼蒼的小山擋住，轉了一個弓形的灣子。小溪的右邊，山腳下的一片草地上，幾條閃着金光的栗色的野馬，在那裡互相追逐，一時又交頸嘶鳴，直立起來在草地上騰躍。就在這轉灣的地方，豐民們用石頭築成了蓄水的坡頭，坡頭上有十多塊四方的大石頭，排成一行浮在水面。人們都把這些石頭當作橋在這小溪上面往返。小溪的左邊溪流突出的地方，生着幾株雜樹和楊柳，那婆婆的綠葉，低垂到碧澄澄的水面，給微風一吹，交柯的枝葉發出蟋蟀的細語，嫩葉在水面上輕輕地吻了一下，於是就泛成了微渦，泛成了漣漪的細紋。游魚在岸邊悠然自得地嚼食着水草，偶然間一二片樹葉或落花從枝頭掉了下去，六七頭小魚就都跑來爭食着，但一會又驟然駭散，沒入到長着青苔的石底，日影從樹叢中篩漏下來，使那些游魚都好像在空虛中浮動。

這半年多以來，在這溪邊雜樹下的石階上，廖國宜和吳屏曾度過了不知多少次美麗的黃昏。他們曾細數着浮在水面的石頭，傾聽着水流的聲音。他們曾用手指蘸着溪裡的水，在彼此的手掌上寫了許多詩句。他們曾伏在樹下，偷聽着樹梢的鳥語。他們曾在這裡吹口琴、唱歌、曾和牧童野老閑談。有時他們曾沿着小溪一直走到金色的黃昏隱去，山尖上吐出了明月的清輝的時候，廖國宜和吳屏，都陶醉在無聲的愛情裏面，對着這朦朧的淡霧，明媚的遠山，無盡長的道路，發着青年人所特有的奇異的幻夢。

這一天廖國宜和吳屏還是並肩的坐在溪邊雜樹下面的老地方。但是大家都好像很不愉快，說話中斷了許多。

吳屏生得很纖細。她好像是瘦小的山花，另具有一種細膩的吸人的風緻。她那餛飩形的面孔，她那小型的希臘式的鼻子，自然的流露着一股秀氣，他穿着淡青色的花格子的旗袍，額上的右邊捲着兩個渦形的髻髮。她那新月形的長眉下面，很勻稱的一對細小的眼睛，老是注視在那小溪對面的草地上。小小的嘴唇的尖端，好像微微翹起，那是因為她過份的塗着唇膏的緣故。她斜斜地靠着草地坐在那裏，她左邊的膝蓋上放着一把紫紅色的小傘。她左手拿着一塊紅色的小手帕，放在右手的食指上纏了又纏，她好像有許多的心事。

「唉！……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廖國宜忍不住沉默先長歎了一聲，然後說。

「……」她的嘴唇畧動了一下。她的眼睛還是沒有變換她的注視的方向。她把手帕塞進口裡，讓緊湊而整齊的牙齒把她咬着，耳邊的頭髮又微微抖動了一下。

「你說說你的意見罷！……」廖國宜用懇求的語氣說，他眉頭緊繃，把草葉放在自己的嘴裡，鼻

孔禽張着。

「我有什麼意見！……你老是叫我奮鬥，但奮鬥也該有個奮鬥的方法呀……」

「我想，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敢幹，我們是不愁沒有方法的！……」廖國宜手裡還存着劉涼說話的印象。

「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幾句空洞的老話……現在問題是擺在面前，我父親生意失敗，我家裡是沒有錢給我讀書了，貸金也是沒有希望的，同學們都這樣說，那麼現在我要讀書，誰能夠供給我？如果不讀書，那我又應該怎樣生活，同你談了半天，你一點也不能解決我的問題……」吳屏非常生氣，胸部漲起，好像其中塞滿了氣，本來很青白的耳根下的皮膚，現在也泛起了一層紅暈。

「我不是早告訴過你，我讀到這個暑假，我也不能……不想再讀了嗎？到那時我們就痛痛快快快不讀算了，還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事情呢？……」

「但是誰來負擔我們的生活呢？……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唉，你爲什麼這樣……現在中國有多少人小學沒有畢業，中學沒有畢業的，他們都要活下去。難道我們就不能夠有什麼辦法嗎？……」廖國宜嘴裡是這樣說，但心裡却也有些胆怯。

「唔！辦法！還不是空想！那天我和柳碧雲談論了一夜！……我們能夠做什麼呢？做生意，我們不在行，又沒有資本，做工我們沒有氣力，做公務員我們沒有在大學畢業！只能夠做小職員！那麼學教育的……做小學教員……啊啊！那不是我所有的希望都沒有了嗎？我不願意想啦，我不知道……」

「吳屏把頭伏在自己的膝蓋上亂搖着頭，雙腳亂踏着地，她已嗚咽地哭起來了。」

廖國宜一聽見柳碧雲三個字就舉着頭上的樹枝，忽地站了起來，他兩隻手插在腰間，他的牙齒咬

着下口唇，兩個額骨上的肌肉突起，他是十分震怒，很艱難的等着吳屏說完她的話。「唔，柳碧雲！你同柳碧雲去討論這問題，那你就遇到鬼！你去告訴她……我們既然窮沒有錢讀書，我們難道就沒，別……」

！他們有了武裝的頭腦，我們還有兩隻健康的手，什麼事不可以做！」說到這裏，他有力的伸出了兩隻手。由於柳碧雲三個半激怒了他，使他對於他自己的話發生了自信。

「淪陷區！做日本的順民誰會願意！游擊區！那多危險！多苦呀！吃也吃不飽的！……」吳屏仰起她帶淚的眼睛，看着廖國宜，那小孩子般的悲慘的樣子，的確有點使他吃驚。

「啊！你……」那就沒得說的了……」廖國宜好像頭上給人冷水淋了一般，重新坐到他原來的地方，把原先在口裏含着的草莖，拿在手裏亂撕成碎片。

大家沉默着，廖國宜把面孔翻了開去，吳屏則沉思地注視那小溪的水面。口唇微張，手上重新絞扭着那塊小手帕。一個牧童牽着一頭水牛從對面草地踏着那一塊塊的石橋走過這邊來。牧童和水牛瞪着很大的眼睛睜視着他們，好像對他們的生氣表示奇怪，但他們並沒有同他招呼。

兩個輪盤形的水車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周而復始的轉着，這在從前，牠們是爲他們唱着快樂的歌，爲他們的愛情增加了不少美妙的感覺，可是現在，牠們已經變了調子，只發出艱澀的咕咕嗶嗶的聲響。

「那你的意思是一定要繼續讀下去，是不是……」廖國宜的臉孔並沒有翻轉過來，含着有反問的意味。

「是的！」這是從齒邊迸出來的聲音。

「那你就有什麼具體的辦法嗎？……」廖國宜回轉頭來注視着她，看見她那後頂的短髮一根根豎起，不覺引起了從未有過的憎惡。

「我還可以設法去請求貸金……」她沉着聲音說。

「你剛才不是說，貸金已沒有希望了嗎？……」

吳屏揚起了眼睛先偷偷地看了廖國宜一下，然後把頭格外低了下去。用很不願意說下去的神氣，努着嘴說：「劉明……答應我替我設法，……並且還可以找一點事情做做，半工半讀的……」

「劉明！……你說那個……」廖國宜簡直跳了起來，好像在面上給人擱了一掌般那麼痛楚，全身發熱，黃豆般大粒的汗從額上蒸發出來。他的口唇裏面，牙齒在作响。他忽然想起了胡公俠告訴他的話，他覺得這是一個莫大的耻辱，他很想把她像隻小雞般一把抓起來投到水裡去，可是一股聲音又在他自己耳鼓裡啊了：

「……他還說，你如果願意的話，他也可以替你設法呢……」

這些話在廖國宜聽起來，簡直好像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他不能相信吳屏會說出這樣的話，如果他不是親眼看見吳屏的口唇在動。

「唔……你不要再說了，你不準說！我的事情我不要他來幫忙，我不要！唔，我恨他，恨他這個狗害了多少人，……」廖國宜簡直要狂呼起來。

「你不要他幫助，唔！你也用得着這樣生氣嗎？老實拆穿一句話，一切都是利用，現在是他利用我，我也利用他……」吳屏這時反而冷靜下來，她對廖國宜的暴躁，嘴角微微露出蔑視的態度。

「你也利用他」

「自然，我利用他可以繼續讀書。……這是唯物論，你也是很知道的……」吳屏很自信地點點頭。

「嗯，這是唯物論！你知道你替他做事，你會變成怎樣一個人？……」

「那有什麼！他騙我，我也騙他，我騙他到畢了業再說……」

「畢了業又怎麼樣？……」吳國宜追問。

「畢了業再說呀！」吳屏拉着長聲音說。

「我問你，你過去的思想你不見了嗎？……」吳國宜最初是憤激，後來漸漸覺得震驚，最後，他突然被悲哀襲擊着，他好像看見劉明張着勝利的眼睛注視着他，而自己則匍伏在地，讓耻辱像螞蟻般，咬着他的全身。

「爲什麼不要！……」吳屏緊鎖着嘴唇，沉思了一下回答。

「那你的思想和行動不是矛盾嗎？……」

「在我們的書上不是說過，世界萬物一切都是矛盾的嗎？……自然我也是矛盾的……」吳屏把它習藝的話，作抵抗廖國宜的利器，一面她用手背揩着自己眼睛的餘淚，她的心好像止水般平靜下來，她覺得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從自己的眼前向遠處移去。什麼花，什麼月，什麼細雨，輕雲，那都是小孩子玩的把戲。她好像眼着自己的愛情和美麗的幻夢都一直沉淪到深淵，水底，對於這，她心裏雖然是有點愛惜，但同時對於廖國宜的無能却感到一種鄙棄的心情。「……唔，你以爲柳碧雲就真的會愛劉明嗎？……她還不是同我一樣……騙一騙再說……」吳屏不知怎的，又接續了一句，好像她已知道她剛才說的話，完全是柳碧雲教的，所以她不能不特地爲柳碧雲洗刷一下。

「啊！你還要把自己同柳碧雲比起來！那個賤貨！專門做暗探的！請你不要再說了罷！……不費……」廖國宜用兩隻手掌掩住自己的耳朵，面孔發青，急急從吳屏的身邊離開了幾步，然後有氣無力的背向着她坐上來，抱着頭一動也不動。他腦筋裏是一片混亂，他不知道這是恥辱是悲哀，是酸苦。他全身都好像失去了知覺，他不知道爲什麼他要到這裡來，爲什麼這樣的女人會成爲了他的愛人，他不知道爲什麼一提劉明和柳碧雲的名字，他全身的筋肉都要起一種憤怒的顫慄。

四週漸漸的昏暗起來，連那山尖上僅餘的夕輝都已漸漸地給颯風吹去。黃土牆的屋頂上，吐出一縷縷的炊煙，吹散下來使空氣裏面有着一股烟火的氣息。從小溪的水面也浮起了一重薄霧，遠方的樹木逐漸朦朧起來，那曲折在綠叢中的小路上的行人現在只變成灰黯的斑點。四郊充滿着黃昏的薄寒。

廖國宜和吳屏大家還是沉默地坐着，吳屏雖然回轉頭看了兩次廖國宜，但是誰也不屑去邀誰回去。

這時，吳屏心裏正來了一個突變，「唉！你不愛我也就算了，我還年輕，美麗，而且美麗也就是一種力量，劉明說的：一切都要有力量！」

一直到天已入黑，廖國宜才突然的跳起來，兩手機械地拚命拍打着自己臀部的褲子，好像想藉此來拍去心頭的一切憤怒和悲哀，同時用着匆促而命令的口吻說：「走罷！」那女的也好像是彈簧受了打擊般，一躍而起，默默的跟在他的後面。

廖國宜心裡有許多問題在那裡上下。「唉，這是什麼呢？她是可恥的女人！讓她留在那溪邊給野獸帶走罷，我爲什麼要把她帶回來呢！」他一面這樣想，然而他的脚步却一直朝着歸途！

吳屏努着嘴脣的樣子，劉明，碧雲嘲笑的眼睛，胡公俠的破爛似的聲音，這一切，都在咬着蠶他。他雖然是張着眼睛，但週圍的一切，他都沒有看見。

星期日廖國宜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七點多鐘了，他覺得腦壳非常之沉重，心房拍拍地亂跳，他閉着眼睛，昨夜惡夢裡面所看見的許多影子好像正在他的前腦裡面亂跳亂舞，他聽見同房的吳子康和楊樹祥在那裡談話。

「密司志吳，你說的做筆記的方法真好，現在我把所有看的書都拿來筆記……不過這樣讀，太慢……」這是楊樹祥的聲音。

「如果真的好書，有價值的哲學書，讀慢一些不要緊，正是要慢慢咀嚼，不過我看你連報紙雜誌也在做筆記，那可不必……」吳子康的女人聲却微微帶着老大哥說話的神氣。

「你從前不是說有一位教哲學的李教授教得很好嗎？爲什麼他又耍辭職？……」楊樹祥停了一會，就連帶問到哲學教授的問題上去。

「……唉！還不是因爲對學校裏的事情多說了幾句話！所以什麼公道，正義，我看都是假的，好好的教授偏偏立腳不住……」

「你昨天告訴我的「宇宙的存在和目的」的問題，我覺得很有趣味，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但是都沒有想出結果，究竟你的意思以爲怎樣呢？是心的還是物的？……」

「……我看唯物的主張也未免是太偏，心的原素也是很重要的！」吳子康沉吟了一會才答。

「由這個問題，我又聯想到你所說的人生問題，就是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樣整天忙忙碌碌

的，過了幾十年由老到死，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究竟爲了什麼。我現在正是爲這個問題而煩惱着。」

「啊，老弟，你現在已經敲到了哲學的大門呀！老實說，我現在正集中全力來研究這個問題，我看他們整天你爭我奪，實在無謂得很，我想，在我出去做事以前，必須把人生的意義研究清楚。這是一切一切的基礎……不過這個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怎麼樣？我請你到外面去吃點心，順便到坡裏去散步，慢慢的來討論好不好？……」吳子康顯然是得意而且興奮。

他們兩個人拖着木屐跑出去，臨走的時候，吳子康還特別低聲說了幾句，「前天晚上劉淙他們說的不讀書也不要緊的話，我完全不贊成，讀書不僅是增加智識，而且也是最高尚的娛樂……」話沒有說完他們兩人已經跑出去了。現在房裡完全復歸於沉寂。廖國宣耳朵裡聽着他們的說話，但他對於這些話的意義却感到有點茫然。有時他也偶然抓住了其中一二句話，自己在那裡咀嚼着。「什麼是人生意義嗎？」他想「人生的意義就是殺絕那些狗種，那些無耻的東西！人生的意義決不是讀書，我不要讀書，讀書的都是……」他忽然舉起拳頭猛烈的在自己大腿上打了過去，肉體的疼痛使他愕然醒來。他聽見房內外一陣木屐聲在响，胡琴聲又在宿舍的角落裡彈奏起來，日影從門外一直照到他的床前。他知道這已經是八點半鐘左右了。

一陣靈感驚醒了他，他立即爬起來，趕快穿衣服。他心裡在想，唔，太遲了，也許他們又一早跑出去了呀！……劉淙和陳一諤的面影在他腦子裏像電一般閃了一下。

「密司忒廖！Good Morning！」宏大的聲音在門外响着，蕭衍慶一手托着一大包的雞蛋糕，一面笑嘻嘻地走了進來，嘴唇和牙齒上都糊着許多麵屑。

「……」廖國宣兩手摸着袋子，裝着找尋什麼，故意不理睬他。

「密司志，我昨天簡直給胡公俠那混蛋嚇昏呀！他說優待僑生的辦法，這學期不能實行，但我剛才遇到劉明，他告訴我優待僑生的款，他可以替我想辦法，明天星期一就可以領出一部份，而且將來的僑匯也還可以想辦法……」

廖國宜眼皮紅濕，失神地望了他一下，他的冷淡的表情，從他口唇邊的一個痣表現得特別清楚。

「密司志吳不在嗎？……」蕭衍慶伸長着頸探視着室內。……「唔，你知道，我想同他借兩百塊錢呢，明天我的津貼一發下來，我就可以還他……他是局長的兒子，一定不會沒有錢的……」

「不知道呀！」廖國宜慢應了一句。

蕭衍慶呆頭呆腦地在那裏站了一會，希望從廖國宜口裡還可以得到更多的回話，但後來，他只得口裡「咄，咄！」幾聲，搖着他那笨重的後臀像船般跑了出去。

廖國宜出去找陳一謬和劉淙，都沒有找到，他只得又跑回到自己的寢室裏，獨自一個坐着，他感到異常的孤獨，他實在不願意出去見人，他看見許多人都直視着他表示着驚奇和窺視。他一走過，就有不少的人在交頭接耳，他們都好像知道了他和吳屏的全盤秘密。他在路上走的時候，他是很不願意去看女宿舍的，可是他却又明明看見吳屏房子的門還是緊緊關着。他突然幻想到吳屏無恥地投到劉明的懷裡撒着嬌嗔的樣子，他一個腦壳都昏起來，他喉嚨裏乾燥得好像有火燒着。

忽然有人在輕輕地觸着他的手肘，他回轉頭來一看，他覺得幾乎要跳了起來，柳碧峯正笑吟吟地站在他的眼前。柳碧峯個子很大，木訥得像一個鄉下佬，不過他比以前不同了；他蓬鬆的頭髮梳得像女人的鬢子那麼光滑，一個竹節鼻，端端正正的掛在狹長的臉孔的中央。

「密司志，哈哈……你爲什麼這樣？劉明要請你去一下呢？還有陳副主任……」他笑的時候，露

出口腔內兩邊的紅肉。

「什麼劉明……」廖國宜全身好像給電流燒着。他好像看見眼前的地突然裂成了一個深淵，而自己也則正向這個深淵墜去。

「是的，他要請你去商量，商量一點事情呢……不要緊的，不要怕……」柳碧峯說話的態度格外的謙和，但在廖國宜看來，這顯然並非故意的侮罵。他從他閃爍不定的瞳仁裡面，看出他內心的狡猾，於是他激怒起來，他覺得現在一切都是決定了，所以他反而覺得胆壯。

「我怕！哈哈。我怕你們這些人物……」廖國宜狂笑起來。

廖國宜這樣狂狷的舉動。使柳碧峯十分驚異，他一時覺得有點手足無措，他的喉頭骨上下稍稍移動一下，似乎想說出一句什麼話來，右手的兩隻手指在大腿的側旁輕輕地彈着，眼睛惶倉地向週圍兜了一個圈子，最後他才從喉嚨裡咕嚕咕嚕說出幾個字：

「這關我什麼事……這……這是劉明說的，他在蕭主任房子裡等着你呢……」他拖長着頸，帶着伸辯的語調說。

「好，走罷！」廖國宜手指指着他，下着命令。

柳碧峯橫着眼睛睜視了他一下就回後轉，口裡在低聲地不知咒罵些什麼，廖國宜一直看着他的那雙腳，賊着他笨重的上半身走到門口，才毅然決然的跟着走出去。

主任室裡放着三張桌子，陳副主任，一個背陀的中年人，坐在離門較遠的窗前，和一個面生的人低聲談話。劉明坐在房門邊的小桌上。

當廖國宜進去的時候，劉明正用他的手指在他的一本小筆記簿上敏捷的翻了一下。

「請坐罷！」劉明一看見廖國宜，就起來把小桌左邊的小凳子讓給他坐。他繃着眉頭在小筆記簿上又仔細地看了一下。他頭髮上散佈出一股香油的氣息，臉孔像剝淨了毛的狗皮般那麼慘白，兩道疏而亂的眉鬚在額上，眼皮則在下垂着，很少抬起來。

廖國宜悶着一肚子氣，準備受着生平最嚴重的打擊，他注視着對方，有力的注視着對方，他看見他面上一根根的細毛，一粒粒的毛孔，他幻想着他面前坐着的是最兇狠的白色的狼。

「我們請吳屏代達的意思她告訴了你嗎？……」他出乎意外的柔和的問。

「沒有！」廖國宜很斬截的說。

「沒有？……唔，你知道，她現在很好，她答應同我們在一起，所以我們已同學校當局商量好批准她的貸金……她說她很愛你！」他微微帶着笑容，眼皮還是下垂着。

「愛我？……但是我不愛她……」

「你不愛她！吁，是不是……你看，你爲了她的事情，你已經是弄得又瘦又蒼白啦……」劉明並沒有抬眼看他，但他的話好像一直刺進他的心窩。

「那關你什麼事……」

劉明微笑了一下，含着深意的眯着眼睛注視着廖國宜。「你知道我們都很關心你呢……我們都希望……你說你經濟上很苦……」

「我不苦！」廖國宜壓着滿胸的怒氣，只輕輕地迫出了三個字攔住他的話！

「唉，那何必呢！」劉明漸漸有點不耐煩起來，把坐在椅子上的屁股扭了一下。「我們知道你很能幹，所以都希望你出來做一點事！」

「做事？……我來做你們的事！……唔……你以為你們做的那麼好事我不知道……」

「唉！你這是什麼脾氣呢……好好的同你說……」劉明的嘴唇閉得緊緊的，「而且我們要你做的又並不是什麼嚴重的東西，只要你稍稍留心一下同學們的思想、行動，只要稍稍留心一下……隨便你要做公開的，或是秘密的都可以……讀書可以免費而且還可以津貼，密司吳的愛情的可以重圓……」劉明一直低着頭說下去。

「你胡說！我要同你做事！……你放屁！」廖國宜一時好像一切都從他口裡暴發出來，扭着拳頭，牙齒在上下打戰。

「什麼！你想打人！……」劉明驚叫着。

陀背的陳副主任也跳了起來，臉上一粒一粒的疙瘩也像橘子皮般全漲紅着，他倒提着手杖，趕過來準備一擊，歪吊着上嘴唇，頓聲罵着，「唔，你這傢伙胆子真大！你不怕殺頭！……哼，開除他，開除他！……」他那凹凸不平的臉上繃成了許多劈褶，眼睛絡滿了朱絲，一時口唇又向下垂落。由於過於憤怒，他伸出來的手一連抽搐了幾下，最後他又無力的坐到他近旁的椅子上。喘着氣。

那位生客也站了起來，挺直着腰，翻着激怒了的眼睛，「哼！這太不成話了，太不成話了，開除他！把他抓起來！」

廖國宜回頭就跑，主任室的門轟然响了一聲。

「這傢伙是不是那種壞蛋？……」那生客問。

「……這傢伙真是壞極啦……完全和那個姓陳的和姓劉的一夥……」

「唔，如果是壞傢伙，我們不必客氣，把他抓起來送到警備司令部去！……」

廖國宜從主任室出來，他沒有回宿舍，就一直向校外衝去。他看見許多頭頭和眼睛，都向後退去，他很願意儘速地離開他們，這些愚蠢的面龐，和嘲笑的眼睛。他走到校門口撞到了了一條狗，那條狗嘩然一聲拖着尾巴走入到暗巷裏去，然後又向他吠。他走到街上，他看見一個面孔像黃昏時候的日影般那麼黃的警察，抓住一個穿一件破爛短灰布衣的鄉下人，那鄉下人漲紅着臉噙着喉嚨大聲的伸辯着，頸旁的靜脈突顯出來有筷子那麼粗。但廖國宜沒有注意這些，一直從買小茶的主婦們，叫賣的小販們，在街上閑步着的學生們中間擠了過去。

「廖國宜……」有人在人叢中喊着，但廖國宜沒有聽見，照舊向前面急奔。

「老廖……」另外一個人又在人叢中喊一句。廖國宜還是茫然沒有目的的向前跑着。

過了一會，他自己又忽得然驚覺，好像想起了有人在喊他，回轉頭來一看，原來劉淙和陳一諤正在他的後面趕來。

「老廖，怎麼樣？我們已經給學校裡警告了……你看，你這樣會懂幹什麼？失了一個愛人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陳一諤拍着廖國宜的肩頭笑嘻嘻地說。

「我……我正要找你們談談」，廖國宜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我已經給學校裡開除了！……」

「開除？怎麼會開除你？……」劉淙眯着嘴表示深思遠慮的神氣。

「因為我同劉明……同陳副主任吵了架！……我，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廖國宜好像是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驟然遇到了親人，聲音都不由得暗啞下去，眼角裡含着淚。

「那還要好些！我剛才同老劉談了一下，我和他決定不再讀書了，你如果也加進來，那就有三個……」陳一諤伸出三個手指。他那個圓臉是永遠都那麼愉快的。

「不讀書？……」廖國宜繃着愁苦的臉孔，茫然地問了一句，其實連他自己也沒有明瞭他問道這句話的意義。

劉淙把眼睛向週圍掃了一下，捉着廖國宜的手臂說：「讀書不讀書，還不是一件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肚子餓了，我們到館子裡去解決肚子問題，吃一頓飽飯再說罷。」他同時指着對面的館子。

「我不想吃，我不要吃……」廖國宜撐着脚不肯走動。

「……不想吃，亦不妨進去坐坐，大家好談談呀！……」劉淙說。

陳一諤脚步很快，早就在店裡樓下的右側旁找到了坐位。

「你不要這樣想不開啊！……這樣的女子，你還有什麼捨不得她嗎？……」劉淙向廖國宜安慰着。

「那真是壞東西……見錢眼開！」陳一諤幫着罵了一句。

「……就是那些狗太欺負人，太欺負人……」廖國宜真的哭了。

「既然說他是狗，他怎麼會有人性呢！吓……你來就把他狗當打好了……」陳一諤笑着說。

「剛才我同一諤商量一下，我們決意不再讀書，我們去找房子，房子一找到我們就搬出來，暫時住過一月再說，……自然你也可以同我們一道……」

「但是將來呢？將來做什麼呢……」

「你不要怕，我們會去想辦法，到你搬出來以後，我才來詳細告訴你……我們想索性走遠一點

「我告訴你……老劉想做生意。我們都同他做夥計，挑挑貨物……他現在已經寫信回家裡籌款去了呢……你如果有錢，不妨來湊湊股……」陳一謬說到挑貨的時候，兩隻手放在肩膀旁邊比着挑東西的姿態，他說的時候很正經，但廖國宜他又笑了。

「你不要聽他瞎說！人家在痛苦的時候，你還要說笑話，不過我相信你如果怕不吃苦，總不會不願意跟我們一起的？」

「我不跟你們一起，我能够跟誰走呢？……」

「好，那就一言為定呀！」陳一謬伸出手猛烈地在廖國宜的背上打了一打。

店門外，幾個青年跑了進來，一面大聲談笑，當頭的一個高個子回頭對他的同伴說，他不要這還要好，我替她介紹一個新的，介紹一個新的……」

劉明、柳碧峯、柳碧雲，挾着兩三個別校的學生一擁進來。

四個面生的人在後面，跟着劉明他們一擁上樓，吳屏忸怩地落後了幾步，她穿着惶紅色的短外套，面上很濃密的塗着脂粉，她一面上樓，一面把紛披的頭髮掠向腦後。一股雪花膏和香粉的氣味在飯館裡散佈着。

廖國宜面色慘白，口唇微顫，失了魂似的站了起來。

「糟糕！真是冤家路狹！冤家路狹！」陳一謬喃喃地說。

「他媽的！我們走罷！我們走罷！……」劉淙很機敏地一面提議一面起身。

廖國宜踉蹌地跟着他們兩個人的後面走。

一出店門，就看見胡公俠挺着那張無耻的三角嘴巴，活潑地搖着兩手，得意洋洋地走來。丘煜那

懶矮子則盡量跨開了他的矮腳，他的頭像鯉魚噓水般，一步一點的，拼命想同胡公俠保持着同一的速度。

丘煜一看見他們三個，馬上笑逐顏開舉起右手叫：「哈囉，密司志劉！」他趕緊儘量的跨開腳步走到近前，然後又用低抑的聲調問：「怎麼？你們又是在這裏開會嗎？……」

「開會？哈哈……我們有什麼好開呢！我們去吃飯呢！」劉淙大笑着。

丘煜用眼睛向他們三個人畧畧窺探了一下，然後自己也笑了，「哈哈……呢，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好笑的事情，楊學誠文學院的教授，上了吊呀！……哈哈，這樣酸溜溜的窮教授去愛上一個文學院的密司，香港小姐自然只好失戀上吊了……哈哈……真是笑死人笑死人……」

「真的吊死了嗎？……」

「閻王註定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自然死啦！」丘煜一時故意收斂了笑容嚴肅地說，「昨天晚上……你想，現在當大學教授的太太，要燒火劈柴……香港小姐那裏會吃得消呀……哈哈……真笑死人……」

這時胡公俠向陳一謬丟了一個眼色，招呼他走開了幾步。

「喂，密司志陳，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文學院的同學因為要求換教授的事情，又去包圍校長了，近來學校裡的事情真是越鬧越不成話，沒有一個同學滿意的！」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眼睛釘住陳一謬「呢，現在這混蛋是非走不可的了，他同黃豆的事情，也是沒有一個同學不知道……詳細的情形我想回頭再來同你談，大家商量一個辦法……」胡公俠簡直把陳一謬看成爲自己的同志。

「唉，混蛋去了，可是新的也就未必不是混蛋呀！……」陳一謬沉吟着。

「不，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新的校長是一個有國際地位的人物……不過，這個人的名字暫時還不能宣佈。」

「哈哈……你們的校長我一猜也猜得到的……」陳一謬忽然仰面大笑著。

「呃，校長是大家的，還分什麼你們我們……噢。你們都是消極派……沒有辦法……消極派……」胡公俠因爲陳一謬道破了他心裡的心事，不滿地嘴裡嗚嗚著。

這時丘煜也開始離開了劉淙，一面說，一面笑，「他們文學院的同學已經有人冒充記者去訪問楊學誠的那位 Lover，要她發表感想呢……哈哈嘻嘻……真是太 Romantique！……」

他們三個人眼看著丘煜和胡公俠向學校那條路跑去。劉淙回頭對站在那裡發呆的廖國宜說，「我們還是跑遠一點去罷，這裡真是人少畜牲多啊！」

「明明是爭地盤，却又要拿出許多大道理來……真是耍命，」陳一謬冷笑地說。

廖國宜對於剛才丘煜說的話，完全沒有聽見，他腦子裡還是充滿着吳屏的可憎的影子，特別是她那紅到發紫的，而微微翹起的嘴尖。他想：變得真快！完全是像一個妖精呀！他一面走脚步都有點虛浮。

「怎麼的？你還在想嗎？你不要中了他們的計，你越這樣垂頭喪氣，他們就越覺得得意！你還是振作起來！你瞧，誰我們將來自己用手來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陳一謬牢牢地扭緊着拳頭伸給廖國宜看。

「是的！我們總有一天要和這些傢伙算賬啊！……」他低頭走了幾步以後，才用低沉的語調說了

那麼幾句。

影 暗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一九四六年八月初版

每册定價港幣三元二毫

著 者 黃 藥 眠

發行者 中國出版社

總經售 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三樓

7.82

44.8046